

第二册 應用文集

中學生文學讀本

蔡元培題



MG
660213
44

中學學生讀本

第二冊

應 用 文 集

蔡元培題
柳亞子校
洪超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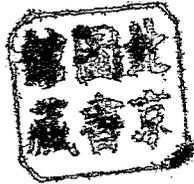
3 2173 5724 7

中學生文學讀本目次

第二册 應用文集

致文學青年.....	夏丐尊
考試與文憑.....	舒新城
談讀書.....	朱光潛
苦雨齋尺牘.....	周作人
歐遊道中寄書.....	胡適
上海通信.....	魯迅
廈門通信.....	魯迅
通信.....	冰心
給沫若.....	郁達夫

中學生文學讀本 目次



與宗白華書	郭沫若
兩封書信	俞平伯
與周作人書	孫伏園
馬上日記	魯迅
勞生日記	郁達夫
伏中日記	許欽文
山居日記	寒星
旅歐日記	冰心
我的旅行記	胡愈之
旅居印象記	李石岑
劍橋瑣記	李宗武
金陵記遊	鐘敬文
皖江見聞記	高二適

愛的教育譯者序言.....	夏巧尊
少年維持之煩腦序引.....	郭沫若
西線無戰事序言.....	馬彥祥
談龍集序.....	周作人
跋白屋文話.....	胡適
倪煥之作者自記.....	葉紹鈞
達夫全集自序.....	郁達夫
前夜序.....	耿濟之
吳虞文錄序.....	胡適

—完—

致文學青年

一

夏丏尊

××君：

承你認我爲朋友，屢次以所寫的詩與小說見示，這回又以終身職業的方向和我商量。我雖愛好文學，但自慚於文學毫無研究，對於你屢次寄來的寫作，除於業務餘暇披讀，遇有意見時復你數行外，並不會有甚麼貢獻你過，你有時有信來，我也不能一一作復。可是這次卻似乎非復你不可了。

你來書說：「此次暑假在××中學畢業後，擬不升學，專心研究文學，靠文學生活。」壯哉此志。但我以爲你的豫定的方針大有須商量的地方。如果許我老實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青年的空想，是所謂「一相情願」的事。你懷抱着如此壯志，對於我這話也許會感到頭上潑冷水似的不快吧，但你既認我爲朋友，把終身方向和我商量，我不能違了自己的良心，把要說的話藏匿起來，別用恭維的口吻來向你敷衍，討好一時。

致文學青年

你愛好文學，有志寫作，這是好的。你的趣味，至少比一般純袴子弟的學漂亮，打牌，抽烟，嫖妓等等的趣味要好得多。文學實不會害了你。你說高中畢業後擬不再升大學，只要你畢業後肯降身去就別的職業，而又有職業可就，我也贊成。現在的大學教育，本身空虛得很。學費，膳費，書籍費，戀愛費（這是我近來新從某大學生口中聽到的名辭）等等耗費很大，不升大學，也就罷了。人這東西，本來不必一定要手執大學文憑的。愛好文學，有志寫作，不升大學，我都覺得沒有甚麼不可，惟對於你的想靠文學生活的方針，卻大大地不以爲然。

靠文學生活，換句話說，就是賣字喫飯。（從來曾有人靠書法喫飯的，叫做「賣大字」，現在賣文爲活的人可以說是「賣小字」的。）賣字喫飯的職業（除鈔胥外）古來未曾有過。因文字上有與衆不同的技倆，因而得官或被任爲幕府或清客之類的事例，原很多很多，但直接靠文學過活的職業家，在從前卻難找出例子來。杜甫李白不會直接賣過詩，左思作賦，洛陽紙貴，當時洛陽的紙店老板也許得了好處，左思自己是半文不會到手的。至於近代，似乎有靠文學喫飯的人了。可是按之實際，這樣職業者極少極少，且最初都別有職業，生活資糧都靠職業維持，文學生活只是副業之一而已。這種人一壁從事職業，或在學校教書，或入書店報館爲編輯人，一壁則鑽研文學，翻譯或寫作。他們時常發表

等到在文學方面因了稿費或版稅可以維持生活了，這纔辭去職業，來專門從事文學。舉例說罷魯迅氏最初教書，後來一壁教書一壁在教育部做官，數年前才脫去其他職務，他的創作，大半在教書與做官時成就的。周作人氏至今還在教書。再說外國，俄國高爾基經過各種勞苦的生涯，他做過製圖所的徒差，做過船上的僕役，做過肩販者，挑夫。柴霍甫做過多年的醫生，易卜生做過七年的醫舖夥計，威爾斯以前是新聞記者。從青年就以文學家自命想掛起賣字招牌來維持生活的人，文學史中差不多找不出一個。

你愛好文學，我不反對。你想依文學爲生活，在將來也許可能，你不妨以此爲理想。至於現在就想不作別事，掛了賣字招牌，自認爲職業的文人，我覺得很是危險。賣文是一種「商行爲」，在這行爲之下，文字就成了一種的商品。文字既是商品，當然也有牌子新老，貨色優劣之別，也有市面景氣與不景氣之分。並且，文學的商品與別的商品性質又有不同，文字的成色原也有相當測度的標準，可是究不若其他商品的正確。文字的銷路的好壞，多少還要看世人口胃的合否。如果有人和你訂約，叫你寫甚麼種類的東西，或翻譯甚麼書，那是所謂定貨，且不去管他。至於你自己寫成的東西，小說也好，詩也好，劇本也好，並非就能換得生活資料的。想以此爲活，實在是靠不住的事。

你的寫作，我已見過不少，就文字論原是很有希望的，但我不敢斷定你將來一定能靠文學來生活自己，至少不敢保障你在中學畢業後就能靠賣字喫飯養家。最好的方法是暫時不要以文學專門者自居，別謀職業，一壁繼續鑽研文學，有所寫作，則於自娛以外，不妨試行投稿。要把文學當作終身的事業，切勿輕率地以文學爲終身的職業。

鄙見如此，不知你以爲何如？

一一

謝六逸

「被墨水污了的過去，」我執着筆時，常想到這一句話。諸君是青年，又在「青年」的上面加上「文學」兩個字，不久也會感到這句話的滋味。

愛好文藝或有志於文藝的青年所急欲解決的問題，就是「怎樣讀書，」「如何寫作」等等。現在我避免空泛的議論，只就這兩點貢獻一些具體的意見。

關於讀書，我是主張「立讀」或「行讀」的。能夠「躺在沙發上」讀書，有「佳茗一壺」或「淡巴菰一盒」讀書，那是很好的。可是你們的親長還沒有替你們預備「沙發」和「淡巴菰」時，不

如「立讀」或「行讀」的好。或者你們還沒有「富於版稅」之時，也依然是「立讀」或「行讀」的好啊。日本商店裏的小夥計，騎在腳踏車上面，一隻手駕駛着車柄，一隻手拿着口琴，吹奏着嘉爾曼中的小曲，這樣的「吹口琴的藝術」移用爲「讀書的藝術」，才是真正的讀書的趣味。還有在散學歸來的中途，站立在書店的雜誌攤旁邊，「揩油」翻閱兒童雜誌的日本小學生，才是真正懂得「讀書的藝術」的人。

在修養的時代，只讀國內名家的創作是不夠的，還得多讀在世界已有定評的各國作家的作品。我們欣賞一種偉大的作品時，就無異和作者的偉大的人格，豐富的素養相親近。不單在藝術方面獲得益處，同時對於如何觀察人生社會，如何思維，也能叨惠不少。讀外國著名作家的作品，最好是先讀一二個作家的全集（例如托爾斯泰全集，易卜生全集等）。讀時尤貴一字一句的慢慢地吟味，尋繹它的佳勝處。「政治青年」「科學青年」們也會看小說，但他們有的看起小說來，恐怕只是看看書中的故事，走馬看花似的看過就算。想我「文學青年」們決不會如此的。

其次是如何寫作的問題。柴霍甫說過，願意自己快點老了，好彎着背坐了下來，寫點什麼。日本的德富蘇峯今年六十九歲了，他現在住在東京附近的大森，名其寓居爲山王草堂。每天五點鐘起床，就

寫日本國民史（現在已寫到第三十七卷，逐日在大阪朝日新聞發表），寫完每天的稿子，然後才喫朝飯。我們要有柴霍甫（你們看柴霍甫的書翰是多麼可愛啊！）德富蘇峯的毅力與決心，才配稱「寫作」。我們應該十分地忍耐與審慎，必須要寫壞了十幾冊的筆記簿，將幾百張的稿紙寫了又撕，撕了又重寫，始可發表一篇作品。關於實際的寫作方法，我勸諸君用「卡片制」。讓我們買了若干厚紙片放在抽斗裏。把我們每天的見聞感想，都寫在卡片上。凡是五官所感觸的，直覺所想像的，都得寫上卡片，每天不論寫完幾張，隨手把它放在抽斗裏。日積月累之後，所積的卡片應該不少。在星期六的晚上，把卡片慢慢地整理，真有一種樂趣。如果要計劃寫一種巨大的長篇，用這個方法蒐集資料，也是頗適用的。我在上海教了五年的書，一向就用「卡片制」。蒐集教材並記錄我自己的研究與意見。在整理卡片時，應該捨棄的陳舊資料，便隨時捨棄；有新穎的資料，便時時加以補充，自問能幸免於「留聲機器」的譏評。這個方法用來練習寫作，在蒐集、整理諸點上，是有效的。不過，卡片制只是寫作的準備。材料準備好了，還得寫在有格的稿紙上，我們雖然沒有錢來買「沙發」和「淡巴菘」，卻不可不買一些稿紙，以作「寫了又撕，撕了再寫」的用途。

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會發明什麼新的指導原理，我能貢獻給你們的就只有這一點意見。謹祝你們的筆硯多祥！（中學生）

考試與文憑

舒新城

——致中學生的一封信——

中學生諸君：

我現在要和諸君討論的是一個現成的題目。這題目見於生活週報第五卷第四十七期，並且一直到五十一期，都繼續有人討論。諸君之中想有許多已經是看見過的。可是今日我還要再提出與諸君討論。第一是因爲我的見解和他們有些不同，第二是這問題與諸君的關係特別重要。

生活週報討論這問題的原因，是教育部在去年有一個命令，不許無高中畢業文憑的人投考大學，遂致發生許多假文憑，持有這些假文憑的人，雖經考取入學多時，但是查出之後，也得取消學籍。社會人士很有抱不平的，乃不約而同有許多人在生活週報發表意見。當這問題最初提出來的時候，我便注意到，且有一些意見，但因爲職務的忙繁，始終未曾用文字發表。可是去年在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講演時，曾略有提及。並以此爲原因之一而專力於寫成我和教育的一本書。最近夏丏尊先生向

我索中學生未發刊前的文憑，且指定這個題目，要我說話，我得從忙碌之中抽點時間來寫這篇。

未入正文以前，還得向諸君申明兩事：第一我素來不重視學校文憑，我的學校文憑也從來未爲人重視過。這就是說：我從前辦學校和現在主持中華書局編輯所，在引用同事方面，從來不會以文憑之有無，高低，爲去留的標準，而我自己服務社會十四年，也從來不會以文憑爲進身之階。所以我對於現在的學校文憑，常看作可有可無的東西。今日和諸君所談的，當然不會出乎我平常的見解之外的。第二，我對於現在的教育制度，尤其是中國的現行學校制度，非常懷疑，我從前以至現在，都主張厲行考試制去改革中國的教育，普及中國的教育，現在和諸君所討論的，不過是我對於教育的根本見解之一部分，並非專對此問題的偶然感想，更非專對某項意見的一種辯難。

以下「言歸正傳」。

生活週報上所說的只是諸君升學時與文憑有關係的一部分，這是由於他們立言的動機，是爲着教育部的一個命令。我則以爲文憑問題與諸君之關係很大，除了升學而外，還有求學與就業的兩問題。而且這兩問題，在我看來比第一問題還重要許多。

照現在教育部的規定，沒有高中畢業文憑的人不能投考大學；就是假造一張文憑考取了，查出

之後，也得將已得的學藉取消。這裏顯示一個最大的矛盾，就是考試與文憑不能兩立。這就是說：文憑若果可以代表學行，則大學入學便只要驗文憑就夠了，若嫌投考的人過多，儘可立定標準，專收高中畢業前幾名的學生；然而現在一定要舉行考試，則明明對於文憑所代表的東西——不論其知識、品性、是德行——發生疑問，而要藉考試以甄別之。這樣，對於考試似認為可靠了，可是事實上經過考試而且已經入學若干時日，只因爲無文憑之故，又得把由考試所得的結果取消。這種論理學的新奇，當然不是我們局外人所能懂。而事實上真正受其賜的，就是你們中學生。

僅就大學入學講，文憑對於你們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因爲你們之中的最大部分，有錢能畢業中學，當然可以得到文憑。所不能得到文憑的，大概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現在在初中畢業或在高中讀過一兩年，而無力繼續讀高中三年的；第二類是從前在舊制四年中學畢業，而無力繼續入大學的；你們這兩類人所處的境地自然不同，但是大概都可列入貧苦青年的總類裏面。你們過細想想，現在的大學是不是需要比中學更多的費用，第一類的人，在中學尚不能繼續讀畢，第二類的，在從前尚不能繼續進大學，難道你們的家庭或自己的經濟，會忽然充裕起來，能供給你們進大學的費用嗎？你們經濟的命運，終於不能讓你們在大學畢業，也許沒有高中畢業文憑不能考進大學反是幸事。

因爲現在的大學，除了所謂養成士大夫的風度，教給半生不熟的若干名詞，和提高生活程度而外，所能給予你們實用方面的知識與技能，實在有限得很。與其在大學讀書幾學期之後，失業而爲高等遊民，多累社會，不如作中等遊民少累社會之爲愈。所以我以爲在升學方面，文憑之對於你們，並不是一個頂重大的問題。

諸君要知道，無論有無高中畢業文憑，在現在經濟制度之下，能升大學的總是少數之少數，但職業則爲人人生存上所不可少，職業預備更是在有機會求學的時代所不可不注意。現在教育部規定大學非有高中畢業文憑者不能應考，政治化的某種職業，也非持有高中畢業文憑者不准就——現在有些職業機關的薪金與職務之支配，就有這樣規定的。如此，則諸君力能在中學畢業的，對於求學的方針，當然以得文憑爲目的。爲文憑而讀書的動機好不好且不管，只怕一心專注於文憑之取得，對於文憑上所不要的真實技能，社會知識，都將棄而不顧。畢業之後跑到社會上會將如無舵的船，不知要飄泊到什麼方。同時若果你無力在中學畢業，則這張文憑便會先天地將你一生的發展斷喪。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固無甚於此者，而社會上所受的損失，也將無所底止。所以大家很起勁討論這問題，絕不是一個偶談，實是有關國計民生的一个大問題；而最有關係的你們更當注意。

我是非常懷疑現教育制度的——對於中國的現行學校制度，尤其懷疑。別人以為文憑不能代表真實的學行，我則以為就使牠真能代表，牠所代表的東西是否合於社會，合於人生的需要還是一大問題。而在事實上，則同等的學校，甲校的程度和乙校相差很遠，而同校的甲班與乙班也是如此，就是同年級同科目目的程度也。因教師能力與學生天稟之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由於個性差異所生之差別，我們還可以歸得起類來，而在中國漫無標準的教育行政之下，對於學校教師及學生各方面無詳密考察所生的差異實無法比量。這不是一個理論或一種偏見，凡屬從事社會事業而有相當「用人之權」的，都能舉出實例來作證明。所以我對於現在學校的文憑絕不把牠當作一種量度人之學行的標尺，總是以實際的工作為試驗的資料。同時我還覺得現在中國的學校制度，是間接直接從西洋工業革命而後的教育制度中模倣來的，於中國的農村社會經濟不相應。所以照着西洋整批生產（Mass Production）的方法，辦了三十多年的新教育，結果還只能替都市製造多數遊民，於中國的社會經濟之改進，並無何種益處。你們在中學校所習的種種科目，在工業社會中也可以說是一些人生的國民的基本知識，但在中國則未見得如斯。譬如中國以農立國是人人所常說的，可是中學校除了農業分科而外，有什麼關於農業改進的科目嗎？就是商科，中國內地完全是硬幣時代，而學校所教

的東西都是些匯兌，銀行，票券的資料，無怪乎商店不要商科學生，而情願用學徒。講到這裏，我們更可提出重視文憑者的理由來加以分析了！

重視文憑的人，大概就是現在學校制度的驅歌者，也大概可以說是經濟的優勢者；因為他們感不着經濟的壓迫，看不見「學校重地窮人免入」的事實，便以為入校讀書是青年應盡的義務，文憑就是他們盡了義務後所得的權利，其重視自然是沒有疑問的。可是事實上，現在的學校絕不是無恆產的人所能進的；然而絕不能說無恆產的人不該有知識。國家縱不能廣備大廈千萬，盡收天下寒士，給以學校教育；他們在社會上，家庭中自己從辛苦中所求得的知識，也不承認，不使他們與學校畢業生受同等待遇，未免太無道理！

此外還有重視學校文憑的學者，以為現在的社會複雜，文化更複雜，種種學業，絕不能如閉關時代之可以寒窗自修，——尤其是自然科學與合羣習慣——非以學校為傳授之地不可。這對於文憑的重視，自然是一個理由，然而不是唯一的理由。這就是說：學校有許多人人與人之間接觸，自然較寒窗苦學者之機會為多。然而從實際社會服務所得的人間經驗和人事關係是否也可以算作團體生活的訓練，又如從實際生活與自然接觸之各種關於自然界的種種知識，是否也放在「全無是處」

或「全無用處」之列。我也知科學系統的研究，要學者指導，然而科學知識之獲得，卻以環境的刺激爲主，而不盡在紙上的空論。姑不論現在都市化的中學校，其設備不足以供科學常識的試驗之用。就從標本上知道幾個如「十字花科」「單子葉植物」的名詞，或從實驗室中知道幾種如「絕緣線」「或「光波」的現象，可是在農村中看見蕁蟲不知牠的子可以榨油，看見櫻櫚不知道牠底莖可以做繩，或遇着家庭的電燈有毛病，非請電燈工人來無法醫治，看見肥皂泡散在水面而呈異彩的油而視爲神奇。諸如此類的事實，可以說是現在中學畢業生中最普遍現象。這樣地在學校中學習自然科學，除了爲裝飾門面而外，於個人，於社會，於國家，於世界又有什麼用處。至於說學校中人數多，可得較好的團體訓練，這話也還得重行檢查：因爲團體的訓練重在生活的有規律，若無規律，便不能名爲團體，更無所謂訓練。在現在商業時代的學校制度之下，與階級化的學風之下，集合若干青年於一堂，互不相關乃至於互相敵視地過生活，果真也能算作團體，算作團體的訓練嗎？若果學校的團體訓練而有效，改行新學校制度三十餘年的中國社會，其無秩序無規律的現象當不至於如斯之甚罷！大家都知道游泳要到水裏去學，我不知道大家何以對於從實際生活得來的真實學問如此輕視，而反重那與中國現社會需要不相應的學校教育，以及學校文憑！

以上是說現在的學校與現在的社會需要不相應，學校的文憑不足以代表真實的學問。我們再退一步，承認學校的標準一樣，學生的程度也相同，可是職業的要求，絕不只是某種學校中的一點教科知識，必得於學校教科之外，更有人生的，國民的，以及職業的知識。這些知識最正確的來源，是建築在隨處隨時留意於社會實際活動中的習慣上。俗話所謂「做到老，學到老」就是此意。所以爲文憑而求學固然只能學些皮毛，有了文憑而自滿，更是自阻進步。諸君能進中學，在現在的中國可稱幸運，社會上一般人都把你們看作中堅份子，你們的責任，也就匪輕。倘若你們求學是爲文憑，升學及就職靠着文憑，那真是危險萬狀。所以我以爲文憑問題關係於你們中學生者爲至要。

文憑之不能重視與不足重視既如此，所以我勸諸君不要爲文憑而求學，靠文憑去就職。講到這裏，諸君一定要問：求學爲什麼？就職靠什麼？我的很簡單的答復是求學爲生活，就職靠能力。

諸君也許聽過見過「爲學問而學問」的話。這話自然可以存在，但絕不是我們忙於生活的人所能辦。與其爲說冠冕堂皇的門面話而貽誤自己，不如老老實實地說是爲生活。不過我所謂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非人的生活。這句話恐怕又得略加解釋了。

我以爲人是介於神與物之間的一種機體，他有物質上的需要，同時也有精神上的要求。一般極

端的唯心論者把人當作神，以爲只要精神生活能滿足，物質上需要可以不問；而極端的唯物論者則以爲人間的一切都是物質的關係，根本上無所謂精神。我則以爲人是物體而具神性的個體，其生活的高下，視他對於物質慾望與精神要求的比例以爲斷。若他專重物慾，他的生活等級自然很低，可是絕不能過全無精神的生活，而儕於物的地位；反之，若他特重精神的發展，他的生活等級當然較高，然而他也不能全無物質的需要，而完全過神的生活。同時我更以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與神者，在於有無限的自覺創造性；就是時時不滿足於現實，時時在理想的追逐中過生活——禽獸只知現實生活，沒有理想的追逐，神則已達完滿境地，無須理想的追逐。

人的生活特質明白了，諸君求學的方針便可依此而定。因爲人有物質的需要，所以對於現實生活的各種知識，各種技能，都應當留意。假如你的志願在習商，而所進的分科又是商科，在不明白生活意義的人看來，以爲學校教科中有許多關於商業的科目如商業概論、商業道德、商業地理等等，只要把課本讀熟就夠了。可是你得知道這些課本，其取材大部分來自外國，未見得真能與中國的社會——尤其是內地商業社會——需要相合。譬如說中國商業對於文書與珠算最爲重視，而銀行匯兌的種種學問，在內地商店竟完全用不着。所以你對於學校中所有的科目，固然當學習以擴充你的職

業常識，或等社會經濟制度改變的時候應用；而目前敲門磚的文書與珠算應特別注意。其他爲學校課程中所無的商業習慣，商人生活等等更不可不留心去調查研究。所以爲謀滿足物質的需要計，不可不注意於學校科目以外的社會現象與社會需要。但是人的生活絕不只是物質需要的滿足，同時更有精神的要求。——也可以說剩餘勢力的引伸。這精神要求的出路大體可以分爲兩條：第一條是事業的改進與製造，第二條是學術的研究與發明。若果你知道人的特質是在於有無限的自覺創造性，則你於維持物質生活外，一面努力於創造你的職業的改進理想，一面本你個性之所近，於業餘研究一種科學或藝術，以利用你的剩餘時間。這種研究是超物慾超利害的；當進行的時候，固不會預存何種實用的目的，可是到了相當的時候，牠在你底事業或學問上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效用。愛迪生之成爲發明家，就是一例。所以你在求學的時候，於物質生活的知識與技能獲得而外，同時要注意你的個性的要求與發展，以寄托你的精神生活。簡單說，在實際生活中繼續不斷所獲得的學問才是真學問，把所得的學問應用到生活上，而能使生活日新月異地改進，才算學問的真價值。也可以說：從生活中得來且能應用到生活上去的學問才是真學問。這是求學爲生活的簡要說明。

我說就業靠能力。諸君或者要問：中學生到底有多少能力？倘若僅僅就現在學校所給與你們的

教育講，你們的能力比大學生和留學生的自然要單薄一點；但是也不盡然。第一，社會的事業很複雜，需要處理牠們的能力的方面很多。從表面上看來，販夫走卒所作的事情似乎遠不如文人學士的高。但是販夫能盡其質，選有無的責任，走卒能無虧於酒掃清潔的職守，其對於社會上的貢獻，比之吟風弄月的文人學士們還要大。所以能力不怕小，只要善用牠，使牠對於社會有益。第二，能力之大小並不以學校教育的等級而有限制。孫中山先生講考試制度引用美國博士不如車夫的例，是一般人所熟知的。就是本誌第十一號出了中學校以後，幾位先生所自述的能力與所作的事業，又豈是一般學畢業生和留學生所能盡有，所能盡作。我以為現在的學校教育，姑不論其是否合於現在社會需要的根本問題，就是假定牠的一切都是與現在社會情形相應，也只能使諸君在學問研究上略識門徑，在治事方法上薄有基礎。走什麼路，造什麼房子，還得靠出了學校以後永久不斷的繼續努力。中國讀書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學校當作學問的源泉，同時也把牠當作匯流；以為求學問非在學校不可，出學校便無學可求，因而養成一種學校即學問的謬誤觀念，遂致社會上輕視學校以外的真知識，真學問。同時更使有機會進學校的人，將在學校中所得的門徑與基礎，於出校門時一律斷喪。這阻礙個人及社會進步的惡習，諸君應當於自己不渲染而外，同時要負改造之責，努力於實際生活中求真實的學

問，以爲那些抱殘守闕的大學生和留學生倡。

講到這裏，諸君或者又要說：就業靠能力，求學爲生活，話是不錯。但是事實上有能力的人，在社會上未見得能生活，而無能力有資格的人，倒可以踞高位，操大權。則這兩句話，不要成爲不兌現的支票嗎？這問題自然是現社會中的一部分事實。但是我以爲這事實是暫時的，諸君萬不可以此而自餒。我可以分兩層來說明：

有能力的人不能生活，沒能力的人反可舒服，可以歸納爲兩原因：第一是知識界的失業問題。這問題從去年已成爲世界上不能解決的大事情，不是一國所能解決，更不是我們所能解決，我們姑且略而不談；第二是國內的政治紊亂：中國二十年來，因爲社會經濟制度發生劇烈的變化，所有社會思想，社會倫理，社會習慣，均因之發生動搖，新的標準在短時間不能建立，而舊的又已崩壞，於是政治上的用人行政一切失所依據，遂以執政者之個人勢力與其好惡爲準則，而演成「論事惟好惡，用人論情面」的惡現象。然而這是暫時的，中國而欲立國於世界，此種現象決不會長此下去的。所以我以爲求學爲生活，就職業能力的兩句話，實在是一張可以兌現的支票，其所以暫時不能兌現者，並不是牠本身的價值有問題，乃是社會的偶然現象妨害牠的價值的實現。

我們再考察現在的時代，是否可以容許這張支票能充分表現其價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這支票兌現的機關只有一個，就是考試。考試的含義有廣狹兩種：廣義的考試是由實際專業上所給予各種事業者的甄別；社會上無論什麼事業，只要牠不是乾薪機關而真正可以算作職業的，都得有一種能力去應付。也許在某種時期，你的職務和你的能力不相稱，若果這職業機關的目的是在發展牠的事業，主持的人員便不能不有「爲事擇人」的決心；只要你的能力能在專業上表現，終會有使職務和能力平衡的時期。倘若你自己獨立去創辦一種事業，事業的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試驗資料。你的成功與失敗絕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和你的能力有最密切的關係。你不必因偶然的不幸而灰心！狹義的考試是由政府舉行的各種試驗：這是能力兌現的普通機關，由此可以使無錢守購文憑——我以爲現在學校的辦法，於納費之外，且須畢業，實在是以前錢守購文憑——的人，能自己表現，同時也把所謂學問的範圍擴大，實在是很好而很重要的辦法。這辦法之能通行與否，在從前雖不敢說，現在則可以加以肯定。因爲在民國二十年的年頭，四分五裂的國家總算統一了。政治也漸入軌道了；同時國民政府是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所產生的，在民生方面要人盡其才，非以考試爲工具不可。而五權中之考試權，尤爲近代政治學說之特創而爲中國歷史及國民黨所最重視者。在事實上，且設考試院

專理其事。各種考試之實施，當然是可以「拭目以待」的。所以我以為只要你有能力的支票，不怕不能兌現的。則現在那不能兌現的所謂學校文憑，除了在教育部的某種命令之下，於經濟佔優勢的青年入大學時稍有效用而外，在求學與就職的兩方面都是廢紙。

至於考試要怎樣才無流弊，這自然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但是這些事情在國家方面，其權操之政府，在社會方面，其權操之職業機關，我們當然不能爲之代謀。不過我相信：若用新的方式根據職務上的需要，將試驗的時間加長，從各方面分別予以文字及實驗的考試；在必要時，更可採實際試辦的方法。其結果比之驗看一張無標準的文憑，要可靠得許多。此外現在的學校制度完全資本主義化，遂致演成「學校重地窮人免入」的現象，而使學校教育權爲有產者所獨佔，更使「才」與「財」成正比例的進展，實是最不公平的事情，也得根本改造。這改造的方法，我主張各地設科學、圖書、體育三館，各請導師指導，聽人民自由學習研究，而以考試方法驗其成績。其詳細辦法，我在十六年的全國教育會議提有一個改革學校制度案曾經說及——現在收入我的中國教育建設方針單行本中，由中華書局出版——而且不在本題範圍之內，所以略而不談。好在這些事你們還可以暫時不問，不詳說也沒有什麼要緊。

初意本只想和諸君略略談點我對於考試與文憑現成題目的意見，不料一動筆又寫得這麼多，而且牽涉到求學與就業兩方面去了，致有費諸君寶貴的光陰，抱歉之至。敬祝諸君學業猛進，身體健康。

你們不相識的朋友舒新城。

二十年一月十五日（中學生）

談讀書

朱光潛

朋友：

中學課程很多，你自然沒有許多時間去讀課外書。但是你試撫心自問：你每天真抽不出一點鐘或半點鐘的功夫麼？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點鐘，你每天至少可以讀三四頁，每月可以讀一百頁，到了一年也就讀四五本書了。何況你在假期中每天斷不會祇能讀三四頁呢？你能否在課外讀書，不是你有沒有時間的問題，是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

世間有許多比你忙得多。許多人的學問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國有一位文學家科學家和革命家弗蘭克林，幼時在印刷局裏做小工，他的書都是在做工時抽暇讀的。不必遠說，你應該還記得孫中山先生，難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還要忙些麼？他生平無論忙到什麼地步，沒有一天不偷暇讀幾頁書。你祇要看他的建國方略和孫文學說，你便知道他不僅是一個政治家，而且還是一個學者。不讀書而講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祇是竄頭亂撞，終難成功。這個道理，孫先生懂得。

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學說特別重「知」。

人類學問逐天進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後，這固不消說。尤其要緊的是養成讀書的習慣，是在學問中尋出一種興趣。你如果沒有一種正當嗜好，沒有一種在閒暇時可以寄託你的心神的东西，將來離開學校去做事，說不定要被惡習慣引誘。你不看見現在許多又麻雀抽鴉片的官僚們，紳商們乃至於教員們，不大半由學生出身麼？你慢些鄙視他們，臨到你來，再看看你的成就罷！但是，如果在讀書中尋出一種趣味，你將來抵抗引誘的能力比別人定要大些。這種興趣你現在不能尋出，將來永不會尋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現在已比不上三五歲的小孩子們那樣好奇，那樣興味淋漓了。你長大一歲，你感覺興味的銳敏力便須遲鈍一分，達爾文在自傳裏曾經說過，他幼時頗好文學和音樂，壯時因為研究生物學，把文學和音樂都丟開了，到老來他再想拿詩歌來消遣，便尋不出趣味來了。興味要在青年時設法培養，過了正當時節，便會萎謝。比方打網球，你在中學時歡喜打，你到老都歡喜打。假如你在中學時代錯過機會，後來要發願去學，比登天還要難十倍。養成讀書習慣也是這樣。你也許說，你在學校裏終日念講義看課本不就是讀書嗎？講義課本著意在平均發展基本知識，固亦不可不讀。但是你如果以為念講義看課本，便盡讀書之能事，就是大錯特錯。第一，學校功課門類

雖多，而範圍究極窄狹。你的天才也許與學校所有功課都不相近，自己去在課本研究，發見自己性之最近的學問。再比方你對於某種功課不感興趣，這也許並非由於性不相近，祇是規定課本不合你的胃口。你如果能自己在課外發見好書籍，你對於那種功課也許就因而濃厚起來了。第二，念講義，看課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藉此培養興趣，頗是難事。比方有一本小說，平時自由拿來消遣，覺得多麼有趣，一旦把牠拿來當課本讀，用預備考試的方法去讀，便不免索然寡味了，興趣要逍遙自在地不受拘束地發展。所以為培養讀書興趣起見，應該從讀課外書入手。

書是讀不盡的，就讀盡也是無用，許多書都沒有一讀的價值。你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所以你須慎加選擇。你自己自然不會選擇，須去就教於批評家和專門學者，我不能告訴你必讀的書，我能告訴你不必讀的書。許多人嘗抱定宗旨不讀現代出版的新書。因為許多流行的新書祇是迎合一時社會心理，實在毫無價值。經過時代淘汰而巍然獨存的書纔有永久性，纔值得讀一遍兩遍以至於無數遍。我不敢勸你完全不讀新書，我卻希望你特別注意這一點，因為現代青年頗有非新書不讀的風氣。別事都可以學時髦，惟有讀書做學問不能學時髦。我所指不必讀的書，不是新書，是談書的書，是值不得讀第二遍的書。走進一個圖書館，你儘管看見千卷萬

卷的紙本子，其中真正能夠稱爲「書」的恐怕還難上十卷百卷。你應該讀的祇是這十卷百卷的書。在這些書中間，你不但可以得較真確的知識，而且可以於無形中吸收大學者治學的精神和方法。這些書纔能撼動你的心靈，激動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學大綱，科學大綱，以及雜誌報章上的書評，實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與其讀千卷萬卷的詩集，不如讀一部國風或古詩十九首；你與其讀千卷萬卷談希臘哲學的書籍，不如讀一部柏拉圖的理想國。

你也許要問我，像我們中學生究竟應該讀些什麼書呢？這個問題可是不易回答。你大約還記得北京京報副刊會徵求「青年必讀書十種」，結果有些人所舉的十種盡是幾何代數，有些人所舉的十種盡是史記漢書。這在旁人看起來似近於滑稽，而應徵的人卻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來這種徵求的本意求以一個人的標準做一切人的標準，好像我祇歡喜吃麵，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種錯誤見解。各人的天資，興趣，環境，職業不同，你怎麼能定出萬應靈丹似的十種書，供天下無量數青年讀之，都能感覺同樣趣味，發生同樣效力？

我爲了寫這封信給你，特地去調查了幾個英國公共圖書館。他們的青年讀品部最流行的書可以分爲四類：1 冒險小說和遊記，2 神話和寓言，3 生物故事，4 名人傳記和愛國小說。就中代表的書

給是幽爾汎的八十日環遊世界記 (Julis Verne,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和海底二萬哩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德平的魯濱生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 仲馬的三劍俠 (*Three Musketeers*) 霍爽的奇書和丹谷閒話 (*Hawthorne: Wonder Book and Tanglewood Tales*) 鑾斯來 (*Kingsley*) 的希臘英雄傳 (*Hercules*) 菲伯爾的鳥獸故事 (*Fabre: Story Book of Birds and Beasts*) 安徒生的童話 (*Andersen: Fairy Tales*) 羅德的納爾遜傳 (*Southey: Life of Nelson*) 房龍的人類故事 (*Van Loon: The Story of Mankind*) 之類。這些書在外國雖流行，給中國青年讀，卻不甚相宜。中國學生們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學時代就歡喜像煞有介事的談一點學理。他們——你和我自然都在內——不僅歡喜談文學，還要研究社會問題，甚至於哲學問題。這既是一種自然傾向，也就不能漠視。我個人的見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歲以後的教育宜注重發達理解，十五六歲以前的教育宜注重發達想像。所以初中的學生們宜多讀想像的文字，高中的學生纔應該讀含有學理的文字。

談到這裏，我還沒有答復應該讀何書的問題。老實說，我沒有能力答復，我自己便沒會讀過幾本「青年必讀書」，「老早就讀些壯年必讀書」。比方在中國書裏，我最歡喜國風、莊子、楚詞、史記、古詩源、文選。

中的書牋，世說新語，陶淵明集，李太白集，花間集，張惠言詞選，紅樓夢，等等。在外國書裏，我最歡喜漢茲 (Keats) 雪萊 (Shelley) 考老芮基 (Coleridge) 布朗寧 (Browning) 諸人的詩集，蘇菲克里司 (Sophocles) 的七悲劇，莎士比亞 的哈孟列德 (Hamlet) 李耳王 (King Lear) 和奧塞羅 (Othello) 哥德的浮士特 (Faust) 易卜生的戲劇集，安格列夫的新田地 (Virgin Soil) 和父與子 (Fathers and Children) 安斯套夫斯克的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nt) 福洛伯的布華里夫人 (Madame Bovary) 莫泊桑的小說集，小泉八雲關於日本的著作等等。如果我應北京京報副刊 的徵求，也許把這些古董洋貨捧上，湊成「青年必讀書十種」。但我是知道這是荒謬絕倫。所以我現在不敢答復你應讀何書的問題。你如果要知道，你應該去請教你所知的專門學者，請他們各就自己所學範圍以內指定三兩種青年可讀的書。你如果請一個人替你面面俱到的設想，比方他是學文學的人，他也許明知青年必讀書應含有社會問題科學常識等等，而自己又沒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兩種拉來湊數，你就像問道於盲了。同時，你要知道讀書好比探險，也不能全靠別人指導，你自己也須得費些功夫去搜求。我從來沒有聽見有人按照別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讀書十種」或「世界名著百種」讀下去，便成就一個學者。別人祇能介紹，抉擇還要靠你自己。

關於讀書方法，我不能多說，祇有兩點須在此約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讀的書至少須讀兩遍。第一遍須快讀，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與特色。第二遍須慢讀，須以批評態度衡量書的內容。第二，讀過一本書，須筆記綱要精采和你自己的意見。記筆記不特可以幫助你記憶，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細，刺激你思考。記着這兩點，其他瑣細方法使用不著說。各人天資習慣不同，你用哪種方法收效較大，我用哪種方法收效較大，不是一概論的。你自己終久會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別人決不能給你一個方單，使你可以依法泡製。

你嫌這封信太冗長了罷？下次談別的問題，我當力求簡短。再會！

你的朋友，光潛。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苦雨齋尺牘

周作人

(一) 苦雨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滬杭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擔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浪間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驛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

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驟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築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暑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島君『佗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佗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為消除『佗們』的不安起見，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為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竹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着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垂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

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着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不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與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最是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爲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爲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器，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欲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

大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也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會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的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二) 郊外

懷光君：

燕大開學已有月餘，我每星期須出城兩天，海淀這一條路已經有點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卽十五分高亮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菴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莊，十五分海淀北，雙斗橋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別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風中，坐洋車下，遠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樹林後的古廟，以及沿途一帶微黃的草木，不覺過了二三十分的時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樹南村與白祥菴南村之間的一段S字形的馬路，望去真與圖畫相似，總是看不厭。不過這只是說那空曠沒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門外或海淀鎮，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淀爲尤甚，道路破壞，浮穢，兩旁溝內滿是垃圾，及居民所傾倒出來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沒有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見灰色的人們，學校或商店的門口常貼着一條紅紙，寫着什麼團營連等字樣，這種情形以我初出城時爲最甚，現在似乎少好一點了，但是還未全去。我每經過總感得一種不愉快，覺得這是佔領地的樣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國走路。我沒有親見過，但常常冥想歐戰時的比利時等處或者是這個景象，或者也還要好一點。海淀的蓮花白酒是頗有名的，我曾經買過一瓶，價貴（或者是斯梅城裏人也未可知）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歡喝他。我總覺得勃蘭地最好，但是近來有什麼機製酒稅價錢大

漲，很有點買不起了。——城外路上還有一件討厭的東西，便是那紙烟的大招牌。我並不一定反對吸紙烟，就是堅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至少也要不醜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醜陋的。就是題名也多是粗惡，如古磨坊（Old Mill）何以要譯作『紅屋？』至于勝利女神（Victory）大抵人多知道她就是尼開（Nike）却叫作『大仙女』可謂苦心孤詣了。我聯想起中國電影譯名之離奇，感到中國民衆的知識與趣味實在還下劣得很。——把這樣粗惡的招牌立在佔領地似的地方，倒也是極適合的罷？十月三十日，溝沿。

(二) 烏篷船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裏，但是因爲在那裏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的。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裏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裏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的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

但是我的故鄉那裏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騾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是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Symangoa) 小的爲脚划船(划讀如 Dog, 一亦稱小船。但是最通用的還是在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間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着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檣，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着打馬將，) 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攔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

裏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遊山的態度。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傍的烏柏，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擊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遊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于你很不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掛着薜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橈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由，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佛山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裏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歐遊道中寄書

胡適之

(一)

懋慈：

車上讀了 Morgenthau 的 All In a Life Time 很受感動。此人是一個「錢鬼子」(Money Maker) 中年以後，決計投身於政治社會的服務，爲「好政府」奮鬥，威爾遜之被選，很靠他的幫助。

前次與你談國中的「新政客」有二大病：一不做學問，不研究問題，不研究事實；二不延攬人才。近來我想，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理想主義。

我們不談政治也罷。若談政治，若幹政治，決不可沒有一點理想主義。我可以做一句格言：「計畫不嫌切近，理想不嫌高遠。」

適之。

(二)

歐遊道中寄書

慰慈：

這是莫斯科的第三晚了。

在一個地方遇見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 Merriam 與 Harpers。今早同他們去參觀監獄，我們都很滿意。昨天我去參觀 Museum of the Revolution，很受感動。

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畫，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批評蘇俄！……

今天我同 Merriam 談了甚久，他的判斷甚公允。他說，狄克推多向來是不肯放棄已得之權力的，故其下的政體總是趨向愚民政策。蘇俄雖是狄克推多，但他們却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我看蘇俄的教育政策，確是採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學說，作大規模的試驗。可惜此時各學校都放

假了，不能看到什麼實際的成績。但看其教育統計，已可驚歎。

適之。

(三)

慰慈：

我這兩天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覺得我前日信上所說的話不爲過當。我的一個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試驗與淺嘗不同。試驗必須有一個假定的計畫（理想）作方針，還要想出種種方法來使這個計畫可以見於實施。在世界政治史上，從不曾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烏託邦』計畫，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求之中國史上，只有王莽與王安石做過兩次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試驗；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們的失敗應該更使我們了解蘇俄的試驗的價值。

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爲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我

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畫，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試驗正與我們試作白話詩，或美國試驗委員會制與經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樣的正當。這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

至於這個大試驗的成績如何，這個問題須有事實上的答案，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還有許多不可避免的困難，也應該撇開；如革命的時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災，皆不能不撇開。一九二三年以來的成績是應該研究的。我這回如不能回到俄國，將來回國之後，很想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作一較長期的考察。

總之，許多少年人的『盲從』固然不好，然而許多學者們的『武斷』也是不好的……

適之。

(四)

忘感。

我在火車上寄你的長信（由眉轉）收倒了沒有？我在 London 住了十幾天，委員會的人都散了，沒有事可做，所以來巴黎住幾天。還想到瑞士去玩玩。

我這回去國，獨自旅行，頗多反省的時間。我很感覺一種心理上的反動，於自己的精神上，一方面感覺 Depression，一方面却又不少新的興奮。究竟我回國九年來，幹了一些什麼！成績在何處？眼看見國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裏着實難過。去國時的政治，比起我九年前回國時，真如同隔世了。我們固然可以自己卸責，說這都是前人種的惡因，於我們無關，話雖如此，我們種的新因却在何處？滿地是『新文藝』的定期刊，滿地是淺薄無聊的文藝與政談，這就是種新因了嗎？幾個朋友辦了一年多的努力，又幾個朋友談了幾個月的反亦化，這又是種新因了嗎？

這一類的思想使我很感覺煩惱。

但我又感覺一種刺激。我們這幾年在北京實在太舒服了，太懶惰了，太不認真了。前年叔永說我們在北京的生活有點 Frivolous，那時我們也許以此自豪。今年春間你們寫信給我，叫我趕緊離開上海，因為你們以為我在上海的生活太 Frivolous。但我現在想起來，我們在北京的生活也正十分 Frivolous。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裏的人有一種 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種『認真

「發憤有爲」的氣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門愧死。我想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

我們應當學 Mussolini 的「危險地過日子」——至少至少，也應該學他實行延長工作的時間。

英國不足學；英國一切敷衍，苟且過日子，從沒有一件先見的計劃；名爲 Voluntary，實則得過且過，直到雨臨頭時方才做補漏的工夫。此次礦工罷業事件最足表現此民族心理。

我們應當學德國；至少應該學日本。至少我們要想法子養成一點整齊嚴肅的氣象。

這是我的新的興奮。

你們也許笑我變成道學先生了。但是這是我一個月來的心理，不是一時偶然的衝動。我希望北京的幾個朋友也認真想想這點子老生常談。

傅孟真幾天之內可以到 Paris。我在此等他來談談就走。

見着 Walz，我很愛他。在此見着 Pollot，我也很愛他。昨天在 Bibliotheque Nationale 裏看見

敦煌卷子，很高興。今天去遊凡賽野，到傍晚方歸。

庚款會大概要到十月初才續開。我十月底到 Frankfort A. M. 去演講一次。十一月須回到英國，到各大學講演，約有十處，由 British and Irish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布置。以後的行止，尙不可知。如身體尙不甚健壯，擬往瑞士可過冬處去住一個冬天。以後便要作歸計了。

我預備回國後即積極作工。很想帶點外國脾氣回來耍耍。帶些什麼還不能知道。大概不會是跳舞。

適之。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五)

志摩：

謝謝你的長信。

讓我先給你賠個罪。我在八月底寫了一封長信給你，信裏說了許多『拉長了面孔』的話，寫成了我有些遲疑，我怕這是完全不入耳之言，尤其在這『坐不定，睡不穩』的時候，所以我把這信攔起

了，這一擱就是一個多月。今天取出前信來看看，覺得還可以不必改動，現在補寄給你，並且請你想想那時對你一點的懷疑。

你對於我關於蘇俄的意見似乎不很能贊同。我很高興，你們至少都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但你們要『進一步』問：

第一，蘇俄的烏託邦理想『在學理上有無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

第二，他們的方法對不對？

第三，這種辦法有無普遍性？

第四，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不成？

我在蘇俄可算是沒有看見什麼，所以不配討論這些問題。但爲提起大家研究這問題的興趣起見，我也不妨隨便談談。

第一，什麼叫做『學理上的充分根據？』他們根本上就不承認你心裏所謂『學理』。這却也不是蠻勁。本來周公制禮未必就恰合周婆的脾胃，我們也就不應該拿周公的『學理』來壓服周婆。平心說來，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制度是『在學理上有充分的根據』的？記得前年獨秀與天仇討論，獨秀

拿出他們的『辯證的邏輯』來做武器。其實從我們實驗主義者的眼光看起來，從我的歷史眼光看來，政治上的歷史是紅樓夢上說的，『不是東風壓，西風，便是西風壓了東風。』資本主義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國家主義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政黨政治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

至於事實上的可能，那是事實的問題。我本來說過，『至於這個大試驗的成績如何，須有事實上的答案，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

其實這個世界上的大悲劇還只是感情與成見的權威。最大的一個成見就是：『私有財產廢止之後，人類努力進步的動機就沒有了。』其實何嘗如此？許多科學家把他們的大發現送給人類，他們自己何嘗因此發大財？近年英國醫生發現了一種醫肺病的藥方，試驗起來，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成績，但他不肯把藥方告人，所以英國醫學會說他玷辱科學家的資格，所以把他的會員資格取消了。試問，難道今日的醫生因為科學的尊嚴不許他謀私利，就不肯努力去發明新醫術或新方子嗎？

最明白的例就是我們在國內辦雜誌。我做了十年的文章，只有幾篇是賣錢的。然而我自信，做文章的時候，決不因爲不賣錢就不用氣力。你做詩也是如此的。

無論在共產制或私產制之下，有天才的人總是要努力向上走的。幾百年前，做白話小說的人，不

但不能發財做官，並且不敢用真名字。然而施耐庵曹雪芹終於做小說了。現今做小說可以發大財了，然而施耐庵曹雪芹還不會出頭露面！

至於大多數的『凡民』（王船山愛用這個名詞）他們的不上，不努力，不長進，真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私產共產，於他們有何分別？

蘇俄的政治家却不從這個方向去着想。他們在這幾年的經驗裏，已經知道生產（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的問題是一個組織的問題。資本主義的組織發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所以有極偉大的生產力。社會主義的組織沒有完備，所以趕不上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生產力。今年 Proiskozhenie 『俄國往那兒走』（Whither Russia?）一書說，蘇俄的生死關頭全靠他能不能製造出貨物，比美國還要便宜還要好。他承認，此時還做不到，但他同時承認此事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也許笑他痴心妄想，但這又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我們不能單靠我們的成見就武斷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能有偉大的生產力。

第二和第四都是方法。方法多着咧！你們說的是那一種？你們問：『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不成？』這是孩子氣的問題，你沒有讀過『Funan Nature in Politics』嗎？你爲什麼

不問問前回參加世界大戰的那些文明國家，你爲什麼不問問英國今日罷工到一百五十多天的煤礦工人，你爲什麼不問問吳佩孚張作霖馮玉祥孫傳芳誰說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但是有誰肯這樣平和靜氣地去想呢？

去年我有幾次向幾個朋友說說我的『協商的割據論』，他們都笑我是書生之見，『行不通！不通！』可是『機關鎗對打』就行得通了嗎？然而他們却不笑了！

認真說來，我是主張『那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爲簡單說來，近世的歷史指出兩個不同的方法：一是蘇俄今日的方法，由無產階級專政，不容有產階級的存在。一是避免『階級鬥爭』的方法，採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逐漸擴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共產黨的朋友對我說，『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這是歷史上不能成立的話。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次擴充的。十七八世紀，只是貴族爭得自由。二十世紀應該是全民族爭得自由的時期。這個觀念與自由主義有何衝突，爲什麼一定要把自由主義硬送給資本主義？

美國近來頗有這個傾向。勞工與資本之爭似乎很有比較滿意的解決法；有幾處地方尤其 *Do not*，是很可以使英國人敬羨。最近英國政府派了一個考察團去到美國實地調查工業界解決勞動問題的方法。我這回到美國也想打聽打聽。只怕我這個書生不配做這種觀察！

英國是不足學的。英國鐵業的危機是大家早已知道的；但英國的苟安政治向來是敷衍過日子的，所以去年到今年，政府津貼鐵業，共費了二千三百萬金鎊，一比退還庚款的本利全數多一倍多！只買得一年多的苟安無事。這二萬多萬元的錢是出在納稅人的頭上的；納稅人出了這麼多的錢，到今年仍舊免不了這一場大亂子。罷工以來，五個多月了，還沒有一個根本救濟的方法。上個月，工人代表願意讓步，情願減去一成工資，要求政府召集三方會議。鑛主見工人有屈服的傾向，遂拒絕會議。（其中內容我前回給慰慈信上略提及。）現在政府仍是沒有辦法。政府提出的辦法是：（一）各鑛區自定辦法；（二）政府設仲裁法庭，以處理之。現在工人拒絕「地方解決」，即使工人承認此法，而「仲裁法庭」之案未必能通過這個保守黨佔多數的議會。也許終於「以不了了之」而已！

這種敷衍的政治，我最反對。我們不幹政治則已，要幹政治，必須要有計劃，依計劃做去。這是方法。其餘皆枝葉耳。

第三蘇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我的答案是：什麼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沒有普遍性。這不是笑話，是正經話。我們如果肯『幹』，如果能『幹』，什麼制度都可以行。如其換湯不換藥，如其不肯認真做去，議會制度只足以養豬仔，總統制只足以擁戴馮國璋曹錕，學校只可以造飯桶，政黨只可以賣身。你看，那一件好東西到了咱們手裏不變了樣子了？

※

※

※

※

你們以為『贊成中國行共產制』是『赤化』，這是根本大錯了。這樣赤化的有幾個人？

我以為今日的真正赤化有兩種：一是迷信『狄克推多』制，一是把中國的一切罪狀歸咎於外國人。這是道地的赤化了。

我們應該仔細想這兩個問題，這兩帖時髦藥，是不是對的。這兩個是今日的真問題，共產制實在不成什麼真問題！

我個人的主張，不能詳細說，只可說個大意。第一，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時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這種捷徑是不可妄想的。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況且『狄克推多』制之下，只有

順逆，沒有是非——今日之豬仔，（不限於議員）正是將來『狄克推多』制下的得意人物。這種制度之下沒有我們獨立思想的人的生活餘地。我們要救國，應該從思想學問下手；無論如何迂緩，總是逃不了的。第二，我是不肯把一切罪狀都堆在洋鬼子頭上的。中國糟到這步田地，一點一滴，都是我們自己不爭氣的結果。爲什麼外國人不敢去欺負日本呢？我們要救國應該自己反省，應該向自己家裏做點澈底改革的工夫。不肯反省，只責備別人，就是自己不要臉，不爭氣的鐵證。

第一，不要想天生狄克推多來救國，不夢想捷徑而決心走遠路，打百年計劃；第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這是『反赤化』。

※

※

※

※

關於蘇俄教育一層，我現在不願意答辯。我只要指出：（1）蘇俄並不是輕視純粹科學與文學。前天見着蘇俄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s）的永久祕書 Orlanburg 博士，他說政府每年津貼科學院四百萬盧布，今在科學上努力的有六百人之多。他說，一切科學上的設施，考古學家的大規模的探險與發掘，政府總是竭力贊助的。（2）我們只看見了他們的『主義教育』一方面，却忽略了他們的生

活教育的方面。蘇俄的教育制度，用劉湛恩先生告訴我的「一句話」可說是「遍地是公民教育，遍地是

職業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採用歐美最新的教育學說，如道爾頓制之類，養成人人之公民程度與生活能力，而同時充分給與有特別天才的人分途專習高等學問的機會。這種教育制度是不可抹煞的。

(3)我用人家的『統計』向來是很慎重的。如他們說，小學教員最低薪俸每月有二十五盧布的，做火柴的工人每月連任屋津貼只有二十八盧布，這是他們自己深抱歉的事實，這不是『說瞎話』的。

適之。十五年十月四日。

(胡適文存三集)

上海通信

魯迅

小孝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麼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却有一個穿制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往，問道：『什麼？』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裏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嘈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却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裏來演說，『使之聞之。』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爲錢爲什麼？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爲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鎗，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裏（指胸骨

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唸唸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麼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却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客窩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牠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着鎗，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羣。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纔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羣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鎗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鎗階級』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鐘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纔遇見滿口英語的學生，纔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纔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噙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閒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纔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裏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 八月三十日，上海（語絲）

廈門通信

魯迅

(一)

H M 兄：

我到此快要一個月了，懶在一所三層樓上，對於各處都不大寫信。這樓就在海邊，日夜被海風呼呼地吹着。海濱很有些貝殼，檢了幾回，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四圍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鋪，只有一家，賣點罐頭食物和糕餅，掌櫃的是一個女人，看年紀大概可以比我長一輩。

風景一看倒不壞，有山有水。我初到時，一個同事便告訴我：山光海氣，是春秋。早暮都不同。還指給我石頭看：這塊像老虎，那塊像癩蝦蟆，那一塊又像什麼什麼……我忘記了，其實也不大相像。我對於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

周圍很靜，近處買不到一種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時也覺得枯燥一些，但也看不見

灰烟瘴氣的現代評論。這不知是怎的，有那麼許多正人君子，文人學者執筆，竟還不大風行。

此時又在發風，幾乎日日這樣，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時也偶然去散步，在叢葬中，這是 Bole 講廈門的書上早就說過的：中國全國就是一個大墓場。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寫先妣某而沒有兒子的姓名的，有頭上橫寫着地名的，還有刻着『敬惜字紙』四字的，不知道叫誰敬惜字紙。這些不通，就因為讀了書之故。假如問一個不識字的人，墳裏的人是誰，他道父親；再問他什麼名字，他說張二；再問他自己叫什麼，他說張三。照直寫下來，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寫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塗……

我還同先前一樣；不過太靜了，倒是什麼也不想寫。

魯迅。 九月二十三日。

(11)

小弟兄：

語絲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許多信件一同收到，在這裏是常有的事，大約每星期有兩

回。我看了這兩期的語絲特別喜歡，恐怕是因為他們已經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罷。在中國，幾個人組織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實在是不容易的。

我雖然在這裏，也常想投稿給語絲，但是一句也寫不出，連野草也沒有。現在只是編講義。爲什麼呢？這是你一定了然的。爲喫飯。喫了飯爲什麼呢？倘照這樣下去，就是爲了編講義。喫飯是不高尚的事，我倒並不這樣想。然而編了講義來喫飯，喫了飯來編講義，可也覺得未免近於無聊。別的學者們教授們又作別論，從我們平常人看來，教書和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書，或者發狂變死地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

忽然記起一件事來了，還是夏天罷，現代評論上彷彿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說過：因爲罵人的小報流行，正經的文章沒有人看，也不能印了。我很佩服這些學者們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調查一下，他們有多少正經文章的稿子「藏」在家，「給我開一個目錄」？但如果是講義，或者什麼民法八萬七千六百五十四條之類，那就不必開，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園兄的信，說北京已經結冰了。這裏却還只穿一件夾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景象大概還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門前有一株不認識的植物，開着秋葵似的黃花。我到時就開

着花結了，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開起的；現在還開着，還有未開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麼時候纔肯開完。「古已有之，」于今爲烈，「我近來很有些怕敢看他了。還有雞冠花，很細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紅紅黃黃地，亦是這樣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來不大喜歡下地獄，因爲不但是滿眼只有刀山劍樹，看得太單調，苦痛也怕很難當。現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時皆春，一年到頭請你看桃花，你想夠多麼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車輪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時候，暫時喫驚，決不會每天做一首「桃之天天」的。

然而荷葉却早枯了，小草也有點萎黃。這些現象，我先前總以爲是所謂「嚴霜」之故，於是有些時候對於那「廩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擊。然而這裏却沒有霜，也沒有雪，凡萎黃的都是「壽終正寢」，怪不得別個。嗚呼，牢騷材料既被減少，則又有何話之可說哉！

現在是連無從發牢騷的牢騷，也都發完了。再談罷。從此要動手編講義。

魯迅。十一月七日。（語絲）

通訊

謝冰心

小朋友：

水畔馳車，看斜陽在水上潑散出的閃爍的金光，晚風吹來，春衫嫌薄。這種生涯，是何等的宜於病後呵！

在這裏，出遊稍遠便可看見水。曲折行來，道滑如拭，重重的樹陰之外，不時倏忽的掩映着水光。我最愛的是珀池（Spot Pond），稱她爲池真委曲了，她比小的湖還大呢！——有三四個小島在水中，上面隨意地長着小樹。池四圍是叢林，綠意濃極。每日晚餐後我便出來遊散，緩馳的車上，湖光中看遍了美人芳草！——真是『水邊多麗人。』看三三兩兩成羣攜手的人兒，男孩子都去領捲袖，女孩子穿着顏色極明豔的夏衣，短髮飄拂輕柔的笑聲，從水面，從晚風中傳來，非常的浪漫而瀟灑。

此外的如玄妙湖（Mystic Lake），偵池（Spy Pond），角池（Horn Pond）等處，都是很秀

麗的地方。大概湖的美處在『明媚』。水上的輕風，皺起萬疊微波，湖畔再有芊芊的芳草，再有青青的樹林，有平坦的道路，有曲折的白色欄杆，黃昏時便是天然的臨眺乘涼的所在，湖上落日，更是絕妙的畫圖。夜中歸去，長橋上兩串徐徐互相往來移動的燈星，顯顯含着涼意。若是明月中天，不必說，光景尤其移人了！

前幾天遊大西洋濱岸（Revere Beach）沙灘上遊人如蟻，或坐或立，或弄潮爲戲，大家都是穿着泗水衣服。沿岸兩三里的遊藝場，樂聲瀾瀾，人聲嘈雜，小孩子們都在鐵馬鐵車上，也有空中旋轉車，也有小飛機，五光十色的，機關一動，都紛紛奔馳高舉凌空，我看那些小朋友們都很歡喜得意的！

這裏成了『人海』，如蟻的遊人，蓋沒了浪花，我覺得無味，我們振轉車來，直到娜罕（Nahant）去。

漸漸的靜了下來，還在樹林子裏，我已迎到了冷意侵人的海風，再三四轉，大海和岩石都橫到了眼前！這是海的真面目呵，浩浩萬里的蔚藍無底的洪濤，壯厲的海風，蓬蓬的吹來，帶着腥鹹的氣味，在聞到腥鹹的海味之時，我往往憶及童年拾卵石貝殼的光景，而驚歎海之偉大，在我抱肩迎着吹入破折的海風之時，才了解海之所以爲海，全在乎這不可禦的凜然的冷意！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間，岩隙的樹陰之下，我望着卵巖（Egg Rock），也看見上面白色的燈塔。此時靜極，只幾處很精緻的避暑別墅，悄悄的立在斷岩之上，悲壯的海風，穿過叢林，似乎在奏『天風海濤』之曲。支頤凝坐，想海波盡處，是羣龍見首的歐洲，我和平的故鄉，比這可望不可即的海天還遙遠呢！

故鄉沒有這明媚的湖光，故鄉沒有汪洋的大海，故鄉沒有蔥綠的樹林，故鄉沒有連阡的芳草。北京只是塵土飛揚的街道，泥濘的小胡同，灰色的城牆，流汗的人力車夫的奔走，我的故鄉，我的北京，是一無所有！

小朋友，我不是一個樂而忘返的人，此間縱是地上的樂園，我却仍是『在客。』我寄母親信中會說：

『……北京似乎是一無所有！——北京縱是一無所有，然已有了我的愛，有了我的愛，便是有了一切！灰色的城圍裏，住着我最寶愛的一切的人，飛揚的塵土呵，何時容我再嗅着我故鄉的香氣……』

易卜生曾說過：『海上的人，心潮往往和海波一般的起伏動盪，』而那一瞬間靜坐在岩上的我

的思想，比海波尤加一倍的起伏。海上的黃昏星已出，海風似在催我歸去。歸途中很悵惘，只是還買了一筐新從海裏拾出的蛤蜊。當我和車邊赤足捧筐的孩子問價時，他仰着通紅的小臉笑向着我，他豈知我正默默的爲他祝福，祝福他終身享樂此海上拾貝的生涯！

談到水，又憶起慰冰來，那天送一位日本朋友回南那鐵（South Natick）去，道經威爾斯利，車馳穿校址，我先看見聖卜生療養院，門窗掩閉的凝立在山上，想起此中三星期的小住，雖仍能微笑，我心實淒然不樂。再走已見了慰冰湖上閃爍的銀光，我只向她一瞥眼，閉壁樓塔院等等也都從眼前飛過，年前的舊夢重尋，中間隔以一段病緣，小朋友當可推知我黯然的心理！

又是在行色匆匆裏，一兩天要到新漢壽（New Hampshire）去，似乎又是在山風松濤之中，到時方可知梗概。晚風中先摹此，暑天宜習靜，願你們多寫作！

冰心。七，二十二，一九二四，默特佛。

二

冰仲弟：

到自由（Brockton）又五六日了，高處於白嶺（White Mountains）之上，華盛頓

Mount Washington) 威叩落亞 (Choo'ra) 諸嶺都在几席之間。這回真是入山深了！此地高出海面一千尺，在北緯四十四度，與吉林同其方位。早晚都是涼颼颼，只是樹枝搖動，不見人影。

K 教授邀我來此之時，她信上說，「我願你知道真正新英格蘭的農家生活。」果然的，此老屋中處處看出十八世紀的田家風味，古朴砌磚的壁爐，立在地上的油燈，粗糙的陶器，桌上供養着野花，黃昏時自提着罐兒去取牛乳，採葇果佐餐。這些情景與我們童年在芝罘所見無異，所不同的就是夜間燈下，大家拿着報紙，縱談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總統選舉競爭。我覺得中國國民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居然脫離政府而獨立，不但農村，便是去年的北京，四十日沒有總統，而萬民樂業，言之欲笑，思之欲哭！

屋主人是兩個姊妹，是 K 教授的好友，只夏日來居在山上，聽說山後只有一處釀私酒的相與爲鄰，足見此地之深僻了。屋前後怪石嶙峋，黑壓壓的長着叢樹的層嶺，一望無際，林影中隱着深谷。我總不敢太遠走開去，似乎此山有藏匿虎豹的可能，千山草動，獵獵風生的時候，真恐自暗黑的林中，跳出些猛獸，雖然屋主人告訴我道，山中只有一隻箭豬，和一隻小鹿，而我終是心性。

於此可見白嶺與青山之別了。白嶺嫵媚處雄偉，都較勝青山，而山中遠處處有湖，如銀湖 (Silver Lake) 威叩亞湖 (Lake Choo'ra) 潔湖 (Purity Lake) 等湖，山相襯，十分幽麗。那天到威叩

落亞湖畔野餐，小橋之外，是十里如鏡的湖波，波外是突起矗立的威叩落亞山湖畔徘徊，山風吹面，情景竟是瞻依而不是賞玩！

除了屋主人和K教授外，輕易看不見別一個人，我真是寂寞，只有阿歷（Alex）是我唯一的遊伴了！他才五歲，是紐芬蘭的孩子，他母親在這裏傭工。當我初到之夜，他睡時忽然對他母親說：『看那個姑娘多可憐呵，沒有她母親相伴，自己睡在大樹下的小屋裏！』第二天早起，屋主人笑着對我述說的時候，我默默相感，微笑中幾乎落下淚來。我離開母親將一年了，這般澈底的憐憫體恤的言詞，是第一次從人家口裏說出來的呵！

我常常笑對他說：『阿歷，我要我的母親。』他凝然的聽着，想了一會說：『我沒有看見過你的母親，也不知道她在那裏——也許她迷了路走在樹林中。』我便說：『如此我找她去。』自此以後，每逢我出到林中散步，他便遙遙的喚着問：『你找你的母親去麼？』

這老屋中仍是有琴有書，原不至太悶，而我終感着寂寞，感着缺少一種生活，這生活是去國以後就丟失了的，你要知道麼？就是我們每日一兩小時傻頑笑的生活！

飄浮着鐵片做的戰艦在水缸裏，和小狗捉迷藏，聽小弟弟說着從學校聽來的童稚的笑話，圍爐

說些『亂談』，敲着竹片和銅茶盤，唱「數了一個一，道了一個一」的山歌，居然大家沈醉的過一兩點鐘。這種生活，似乎是癡頑，其實絕對的需要，這種完全釋放身心自由的一兩小時，我信對於正經的工作有極大的輔益，使我解慍忘憂，使我活潑，使我快樂。去國後在學校中，養院裏，與同伴談笑，也有極不拘之時，只是終不能癡傻到絕不用點思想的地步。——何況我如今多居於教授長者之間，往往是終日矜持呢！

真是說不盡怎樣的想念你們！幻想山野是你們奔走的好所在，有了伴侶，我也便不怯野遊。我何等的追羨往事！『當時語笑渾閒事，過後思量盡可憐』，這兩語真說到入骨。但願經過兩三載的別離之後，大家重見，都不失了童心，傻頑癡笑，還有再現之時，我便萬分滿足了！

山中空氣極好，朝陽晚霞都美到極處。身心均舒適，只昨夜有人問我，『聽說太戈爾到中國北京，學生們對他無禮，他躲到西山去了。』她說着，我淡淡的笑，『不見得罷。』往下我不再說什麼。——太戈爾只是一個詩人，迎送兩方，都太把他看重了……

於此收住了，此信轉小朋友一閱。

冰心。七，二十，一九二四，自由，新漢壽。

親愛的小讀者，

每天黃昏獨自走到山頂看日落，便看見威叩落亞（Chocorua）的最高峯，全山葱綠，而峯上却稍赤裸，露出山骨，似乎太高了，天風勁厲，不容易生長樹木。天邊總統山脈（Presidential Range）中諸嶺蜿蜒，華盛頓（Washington）麥迭生（Madison）衆山重疊相映，不知爲何，我只愛看叩落要亞。餐桌上談起來了，O夫人告訴我威叩落亞是個美洲紅人會長，因情不遂，登最高峯上墜崖自殺。威叩落亞山便因他命名。她說着又說她記憶不真，最好找一找書看看，我也以山勢「英雄」而威叩落亞死的太「兒女」爲恨。今天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叫白嶺（The White Mountains）的，看了一遍，關於威叩落亞的死因，與O夫人說的不同，我覺得這故事不妨說給小朋友聽聽！

書上說：「威叩落亞可稱爲新英格蘭一帶最秀麗最堪入畫之高山。」——新英格蘭係包括東 Maine, N. H., Mass, R. I., Vermont, Conn.六省而言，是英國殖民初登岸處，故名。

「高三千五百四十尺，山上有泉，山間有河，山下有湖。新漢壽諸山之中，沒有比他再含有美術的和詩的意味的了。」

『威叩落亞山是從一個紅人酋長得名，這個酋長被白人殺死於是山的最高峯下。傳說不一，說在羅敷窩 (Lowell) 一戰之後，紅人都向坎拿大退走，只有威叩落亞留戀故鄉和他祖宗的墳墓，不肯與族人同去，他和白人友善，特別的與一個名叫康璧 (Campbell) 的交好。威叩落亞只有一個兒子，他一生的愛戀和希望，都傾注在這兒子身上。偶然有一次因着族人會議的事，他須到坎拿大去，他不忍使這兒子受長途風霜之苦，便將他交託給康璧，自己走了。他的兒子在康璧家中，備受款待。只一天，這孩子無意中尋到一瓶毒狐的藥，他好奇心盛，一口氣喝了下去。等到威叩落亞回來，只得到他兒子死了葬了的消息！這誤會的心碎的酋長，在他負傷的靈魂上，深深刻下了復仇的誓願。這一天，康璧從田間歸來，看見他妻和子的屍身，縱橫的倒在帳篷的內外，康璧狂奔出去尋覓威叩落亞，在山巔將他尋見了，正在他發狂似的向白人詛咒的時候，康璧將他射死於最高峯下。

『又一說，威叩落亞是紅人族中的神覲，他的兒子與康璧相好，不幸以意外之災死在康璧家墓，以下的便與上文相同。

『又一說，威叩落亞是個無罪無猜的紅酋，對白人尤其和藹，只因那時麻撒出色 (Massachusetts) 百姓，憎惡紅人，在波士頓徵求紅人之首，每頭願報以百金。於是有一羣獵者，貪圖巨利，追逐這無

辜的紅酋，將他亂槍射死於最高峯下！

『英雄的威叩落亞，在他將死未絕之時，張目揚齒，狂呼的詛咒說，「災禍臨到你們了，白人呵！我願巨靈在雲間發聲，其言如火，重重的降罰給你們，我威叩落亞有一個兒子，而你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將他殺死！我願閃電焚灼你們的肉體，願暴風與烈火掃蕩你們的居民，願惡魔吹死氣在你們的牛羊身上！願你們的墳墓淪為紅人的戰場，願虎豹狼蟲吞噬你們的骨殖！我威叩落亞如今到巨靈那裏去，而我的詛咒却永遠的追隨着你們！』

這故事於此終止了。書上說，「此後續來的移民，都不能安生居住，天災人禍，相繼而來；暴風雨，瘟疫，牛羊的死亡，紅人的侵襲，歲歲不絕。然而在事實上，近山一帶的居民，並未曾受紅人之侵迫，只在數十年中不能牧養牲畜，牛羊死亡相繼，大家都歸咎於威叩落亞的詛詞，後經科學者的試驗，乃是他們飲用的水中，含有石灰質的緣故。」

威叩落亞的墳墓，傳說是在東南山脚下，但還沒有確實尋到。」

*

*

*

*

每天黃昏獨自走到山頂看日落，看夕陽自威叩落亞的最高峯尖下墜，其紅如火連那十八世紀

的老屋都隱在叢林之中時，大地上只山嶺縱橫，看不出一點文化文明之踪跡！這時我往往神遊於數百年前，思此山正是東額插羽，奔走如飛的紅人的世界，我微微的起了悲哀。紅人身軀壯碩，容貌黝紅而偉麗，與中國人種相似，只是不講智力，受制被驅於白人，便淪於萬劫不復之地！……

那天到康衛（Cowley）去，在村店中買了一個小紅泥人，金冠散髮，首插綠羽，頭上圍着五色細縑，腰間束帶，我放在桌上，給他起名叫威叩落亞，紀念我對於威叩落亞之追慕，及此次白嶺之游。等到年終時節，我擬請他到中國一行，代我賀我母親新春之喜——匆此。

冰心。八，六，一九二四，白嶺。（寄小讀者）

給沫若

達夫

沫若：

和你分手，是去年十月的初旬，——記不清那一日了，但我却記得是雙十節到北京的——接到你從白濱寄出，在春日丸船上寫的那封信，是今年四月底邊。此後你也沒有信來，我也怕寫信給你，一直到现在，——今天是七月二十九日——我與你的中間，竟沒有書札來往。我怕寫信給你的原因第一是：因為我自春天以來，精神物質，兩無可觀，萎靡頹廢，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沈沈落墜。我怕像這樣的消息，遞傳給你，也只能增你的愁懷，決不能使你盼望我振作的期待，得有些微的滿足。第二是因爲我想像你在九州海岸的生涯，一定比蘇武當年，牧羊瀚海的情狀，還要孤淒清苦，我若忽從京洛，寫一紙長書，將中原擾攘的情形，縷縷奉告，怕你一時又要重新感到離鄉去國之悲，那時候，你的日就鎮靜的心靈，又難免不起掀天的大浪。此外還有幾種原因，由主觀的說來，便是我天性的疏懶，再由客觀的講時，就是我和你共事以後，無一刻不感到的，一種莫名其妙的總覺得對你不起的深情。記得兩當

野集裏有幾句詩說：強半書來有淚痕，不將一語到寒溫，久遲作答非忘報，只恐開緘亦斷魂……我現在把牠鈔在這裏，聊當作我兩三月來，久遲作答的辯解。

五月初——記不清是那一日了，總之是你離開上海之後，約莫有一個多月的光景——我因為我在北京的生活太乾澀了，太可憐了，胸中在醞釀著的悶火，太無噴發的地方了，在一天東風微暖的早上，帶了一枝鉛筆，幾冊洋書，飄然上了南下的征車，行返上海。當車過崇文門，去北京的內城漸遠的時候，我一邊從車座裏站起來，開窗向後面凝望，一邊我心裏却切齒的作了底下的一段詛咒：『美麗的北京城，繁華的帝皇居，我對你絕無半點的依戀！你是王公貴人的行樂之鄉，偉人傑士的成名之地！但是 Bodom 的榮華，Pompy 的淫樂，我想看看你的威武，究竟能持續幾何時間？去年的皓雪，而今何處？像我這樣的無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蒼天不死，今天在這裏很微弱地發出來的這一點仇心，總有借得濃煙硝霧來毀滅你的一日！殺！殺！死！死！毀！滅！毀！滅！我受你的壓榨，欺辱，蹂躪，已經夠了，夠了！……』那時候因為我坐的一間三等車室內，別無乘客，所以幾月來抵死忍著，在人前絕不會洒過的清淚，得流了一個痛快。沫若，我是一個從來不願意詛咒任何事物之人，而此次在車中竟起了這樣的——一段毒念。你說我在這北京過度的這半年餘的生活，究竟是痛苦呢還是安樂？具體的，說我不說了，這

首都裏的俊傑如何的欺凌我，生長在這樂土中的異性者，如何的冷遇我等等，你是過來人，大約總能猜測吧！上車的第二天半夜裏到了上海，下車後，即跑上民厚里，你我同住過的那間牢房裏去，樓底下的廚房內，只有幾根柴縱橫的散在那裏。那一天廚房裏的那個電燈泡，好像特別的灰闇，冰冷的電光——雖則是春風沈醉的晚上，但我只覺得這屋內的電燈光是冰冷的——同褪剩的洪水似的淡淡地凝結在空洞的廚板上，鍋蓋上，和幾隻破殘的碗鉢上，在這些物事背後拖著的陰影，却是很濃厚的。進了前間起坐室一看，我和你和仿吾、婀娜小孩等坐過的幾張椅子，都七坍八敗的靠壘在牆邊，只有你臨行時不會收拾起的許多破書舊藉，這邊一堆，那邊一細的估盡了這間縱橫不過二丈來方的前室，前樓的兩張床上，帳子都已撒去，地板上鋪滿了些破新聞紙，校稿的無用者和許多信札的廢紙廢封。光床上堆在那裏的是仿吾的不會拿去洗的舊衣服和破襪汗衫之類。後樓上，你於送你夫人小孩上日本去後，獨自一個在那裏寫成你的『岐路』和『十字架』等篇的後樓上，正如暴風過後的港灣一樣，到處只留著些坍塌倒壞的痕跡，一陣微冷的氣味，突然侵襲了我的嗅覺，我一個人不知不覺竟在那張破床床沿上失神默坐了幾分鐘。那一晚仿吾因為等我不上，別處去消悶去了。空屋裏只有N氏一人，睡在那裏候我到來，他說，書局要他們搬家，有許多器具，都已搬走了。他又說，仿吾和他，因

爲料定我一到上海就要找上這裏來，所以是死守著不走的。末了他便告訴我說，在這裏已經兩個禮拜不舉火了，他們要喫飯的時候，是鎖著門——因爲屋內一個底下人也沒有了——跑上外邊去喫的。

在這間荒廢的屋裏住了四五天，和仿吾等把週報的結束，與季刊的稿子清整了一下，更在外面與太平洋雜誌有關的朋友商議了些以後合出週報的事情，我就於全部事務完了的那天早晨坐了滬杭早車回浙江去。

這一回的南下，表面上雖則說是爲收拾週報，和商議與太平洋雜誌合作的事情而去，但我的內心，實際上想上南邊去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使我脫離這萬惡貫盈的北京，而別求生路。殊不知到上海一看，我的半年餘的出亡，使我的去路，閉塞得比『葛羅行』時代更加絕望，不但如此，且有幾個寄生在資本家翼下，一邊却在高談革命建國的文人，和幾個痛罵禮拜六派的作品，而自家在趣味比禮拜六更低的雜誌上大作文章，一面又拉了不願意的朋友，也在這新禮拜六上作小說的方言學者，正在竭力詆毀我和你和仿吾。我看看這種情形，聽了些中國文壇上特有的奇聞逸事，覺得當上車時那樣痛恨的北京城，比卑污險惡的上海，還要好些。於是我的不如歸去的還鄉高臥的心思，又漸漸的穩

起頭來了。

到家的頭兩天，總算快樂得很，親戚朋友，相逢道故，家庭之內，也不少融融之樂。好，到了第三天，事件就發生了。

總之是我的女人不好。那一天晚上喫夜飯的時候，我在廳前陪母親多喝了一杯酒，所以母親與我都是很快樂的在燈前說笑。我的女人在廚下喫完了晚飯，也抱了龍兒——我的三歲的小孩——過來，和我們作一起。那時候我和母親手裏正捏了一張在北京的我的姪兒的穿洋服的照片在那裏看。我的女人看了照片上的姪兒的美麗的小洋服——姪兒也三歲了——讚美得了不得，便順口對龍兒說了一句笑話說：

「龍！你不要不要這樣的好洋服穿？」

早熟的龍兒，雖然話也講不十分清楚，但虛榮心却已經發達，聽了他娘的這句話，便連聲的嚷要！要！我也同他開玩笑，故意的說了一聲「沒有！」可憐的這小孩，以為我在罵他，就放聲大哭起來。我們三人——母親和我和我的女人——用盡了種種手段，想騙他不哭，但他却不肯聽從。平時非常鍾愛他的我的老母，到了後來，也生了氣，冷視了他一眼說：

「你這孩子真不聽話，穿洋服要前世修來的呀，那裏惡詐就詐得到的呢？你要哭且向你的爸爸去哭，我是沒有錢做洋服給你穿！」

講完了話，母親就走開了。我因為這孩子脾氣不好，心裏早已覺得不耐煩，及聽了母親的話，更覺得十分羞惱，所以馬上就漲紅了臉，伸出手去狠命的向他的右頰上批了兩下。粉白的小臉上立刻即脹出了幾個手指紅印來，他的哭聲，也一時狂叫了起來。母親聽了他的狂叫的哭聲，趕進來的時候，我的女人已經流了一臉眼淚，伏著背把龍兒摟在懷中，在發著顫聲的安撫他說：

「寶，心肝肉，乖寶……不哭吧……娘不好……噢：娘……娘不好……噢：總是娘說了一聲不好……」

我的女人抱他上樓去後半天，他睡着了方纔不哭。後來我上樓去睡的時候，我的女人還含了眼淚，呆坐在床沿上，在守着他睡覺。我脫下了夾衫摸進床去，抱他到燈下來看時，見他的臉上紅腫得比較打的時候更厲害。我叫我的女人拿開香粉盒來，把他的傷痕上敷上些香粉，她祇默默的含著深怨對我看了一眼，我當時因為餘怒未息，并且同時心裏又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後悔，所以就放大了喉音對我女人喝了一聲說：

「你怎麼不站起來拿？」

手裏的龍兒，被我驚醒，又哭了起來。我的女人，急促的閉了一閉眼睛，洒出了兩大顆淚滴，馬上把香粉盒拿出來放在桌上，從我手裏把龍兒奪了過去，而且細聲的對我說：

「我抱着，你敷罷！」

這話還沒有說完，她又低了頭，寶寶心肝的叫起來了。我一邊替龍兒擦眼淚敷粉，一邊心裏却在對他哭告：

「寶！別哭吧！爸爸不好，爸爸打得太重了，乖寶，別哭吧！纔是爸爸不好，沒能力掙錢做洋服給你穿。

這心裏的哭告，正想以輕微的語言說出來的時候，我的咽喉不知怎麼的也梗塞住了，同時鼻子也酸了起來。這事件以後的第三天，上海的某書肆忽而寄來了一封掛號信和一篇小說的原稿，信上說：

「已經答應你的稿費一百元，因為這篇小說描寫性慾太精細了，不能登載，只好作為罷論，以後還請先生賜以另外的稿子，本社無任歡迎。」

信上的言語雖然非常恭敬，但我非但替小孩做洋服的钱，和在家裏的零用钱落了空，就是想再出到北京上海來流離的路費也沒有了。像這樣的情形，當然不能久住，第二天我把我的女人所有的高價的衣服首飾，全部質入了當舖，得了百餘塊錢，再出奔至上海。我的女人和龍兒，送我上船的時候，都流着眼淚哭了。但龍兒這一回的哭却不是因為小臉上的痛，雖則他的創痕還沒有除去。

重到上海，和仿吾玩了二天，因為他也正在籌劃旅費，預備到廣東去，所以第二天的晚上我就乘了夜快車回到北京來了。啊啊！萬惡的首都，我還是離不了你！離不了你！

這一次到北京之後，已經差不多有兩個半月的時間，但這兩個半月中間，除爲與太平洋雜誌合作事，少行奔走外，什麼事情也不做，什麼書也不讀，一半大約也因為那拿衣服首飾換來的一百塊錢消費得太快，而繼續進來的款子沒有的原因。啊啊！法若，再見吧！

一九二四七月二十九日北京。

與宗白華書（節錄）

郭沫若

白華兄：

你十二日惠書我早奉到了。十五日傍晚我又得了一個豚兒，我不知道我還是哭的好，還是笑的好。壽昌是十九日來的。家裏莫人手，我便時常叫壽昌來同我一齊炊爨。我們吃的菜，只是些白水煮豆腐，蘿蔔打清湯。十九日午前，我正在廚下燒火煮水，手裏拿着一本詩劇在讀。門外有人扣門聲。開門看時，一個不會面識的清癯的少年，穿件艾灰色的外套，左手攜着一個小巧的青帆布提包，右手脫着帽，說道：

——你是密司脫郭麼？我姓田，……

——哦，田君！你來了！你怎麼不先同我打個電來呀？

——怎麼？我是在京都打了個電來的呀！

——我却不會接到。

與宗白華書

——這真奇怪！怎麼不會交到呢？

——對不住得很，你怕辛苦了，我們上樓去坐罷。

這便是我同壽昌兄最初對面時所說的話。我的安娜產後剛滿三日，聽了壽昌兄來，也就起了床。我仍然在樓下燒火煮飯。看了看火又跑上樓談天，談了談天又跑下樓去看火。我燒了兩片牛肉在樓下，竟燒得個『巫焦巴弓。』我款待壽昌的午餐，便是這兩片焦牛肉——別緻的番菜呀！

孔仲尼見溫伯雪子，見之而不言，曰『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又Emerson見Carlyle時，彼此不發一言而兩心相印。這兩段佳話，對於我讀學訥木的人，最是一些藏拙的利器。壽昌兄一上樓，便滔滔譬，欬，利如懸河。我只傾耳敬聽，幾無插口之餘地。可惜我耳既不聰，腦又健忘，加以壽昌兄的語音我未聽慣，有許多不能聽取的地方；能聽取的言語早又忘却了十之八九了。我的腦筋真壞！真莫中用！我只記得壽昌說：他將來要做一個 Dramatist，要做一個 Critic，他不久要介紹 Metastase，要翻譯他的青鳥，不久又要介紹英國底 Oscar Wilde——說着從提包當中取出一本英譯的海涅詩集來，要叫我同他一齊介紹海涅。他說的話我句句都贊成，並且很期望他，可是我自家的志願還是只想當個小小的創作家，我看我自己似乎莫有甚麼批評的能力。他又說：他在京都的時候，訪問過廚

川白村博士，很得了些有益的教訓。廚川氏說：『凡是創作家只消儘力地去創作，別管評論家底是非毀譽。』壽昌很感佩他這句話。

午飯過後，我攜着阿和隨壽昌出遊。至海岸，壽昌說：

——這便是博多灣麼？你抱你和兒海浴的便在這兒麼？

我對壽昌說：

——這個博多灣對於我們還有個很可紀念的事實。四百三十九年前元軍第二次征倭，遇着颶風，全軍十萬餘人，四千隻樓船一夜淹沒了的便在這兒。這段史事是我初到福岡時，就在這海岸上聽得來的。一羣小學生圍着一個教習，手舞足蹈，指天劃地的在這沙岸上講演。我近身聽時，我真多謝他。他同時也呼起我無限的敵愾。去此不遠有個東公園。公園中有兩尊銅像：一尊是征倭當時日本底上皇龜山，一尊是『日蓮和尚』，都是與當時戰事有關係的。此外還有座元寇紀念館，有座元寇史畫館。我都進去看過。元寇紀念館，頗有些弓箭槍矛兜甲鞍絆等遺物，我看的時候，我只連想起杜牧之底『赤壁』一詩。我們沿海岸而行，穿入醫科大學。由後門直通至前門。橫渡街道，入東公園。園中這是松林。林中杳然矗立的便是龜山銅像。壽昌說：那銅像的樣兒頗像穿着郊祀大禮服的洪憲皇帝，矮而蹠

躡。登上像臺，週遭一望只是個青翠的松海。北面與龜山駢列，禿頭而弓背者爲日蓮銅像。兩尊銅像一大一小，只可惜東風不與元軍便耳。龜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書『敵國降伏』四字。壽昌說是『敵國來降服』，還是『降伏於敵國』呢？——照日本文讀時，兩種讀法都可。我只說了一句話，便是『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壽昌此次來，適逢安娜正在月中，不能陪他耍個盡興，真是抱歉事了。二十日，壽昌起頗遲。早食後我又要燒火煮水替嬰兒洗澡。壽昌在樓上整理了半日的信稿。少年中國（詩學號）日前奉到了。壽昌非常歡喜，因爲他動身的時候，還不會接到手。他翻來覆去的校勘他那篇長作，不知翻覆了多少遍。我看他的心理狀態真是 *Urschuldie* 精神底產育與肉體底產育同是一樣的可愛。文字便是著作家之愛兒。

晚上出遊松原中，談吐多不能記憶，最後說到須磨子上來。我說她的人生是藝術化了的。抵家時，壽昌口中謳吟道：『彼此感情一致時。』

廿一日天晴——連日來天氣都好，正好暢遊，而我終病不能。午前同讀海涅詩。

詩底主要成分總要算是『自我表現』了。所以讀一人的詩，非知其人不可。海涅底詩要算是他

一生底實錄，是他的淚的結晶。壽昌想同我介紹海涅，我怕海涅詩人我國，易招誤解，會有人說他是誑淫之品。其實我看海涅之貞於情，那斷不是我國底一些『揮絃送鴻』的道德家所可同日而語的呢！不怕海涅便是害了 Venereal disease 而死的。

※

※

※

※

——哦，海洋生活快暢！

壽昌望着晴海這麼地叫了幾聲，我看他頗有血跳腕鳴之概。我同他坐在海濱沙原中，和兒也坐在我們的旁邊。太陽已偏西，正映着平如明鏡的海波上光輝燦爛。

壽昌說：『我要造一新字，近來女性的第三人稱用「她」字，而男性仍緣用「他」，覺得太平等。男的便是人，女的便不是人了麼？所以我想把「他」字底人旁，改成「力」從男省。我說了便會用出來呢！』

我說：『其實則又何必。男女平權也不必在這些枝節之枝節上講求。文字只求醒豁敷用，「她」字底誕生也正符合這個意思。照你那樣地「吹求」起來，那麼「也」字旁邊也應該改成「了」字了。』

以上是我們廿一日午後在海上的談話。我們是要赴洛去的，因為澡堂還莫有開堂；我們順便便走到海岸上來坐了下子。

——去罷，怕已開堂了。

路旁有一堆 *Kleebant* (三葉草) 底嫩草，好像是 *Brenan* 一般。壽昌脫了木履，便跳入草堆中，赤足。我說：你這是 *Boism* 底表現了！你愛他，何苦要蹂躪他呢？

※

※

※

※

廿二日。雨。壽昌把信稿整理好了。叫我想個名字，我連想到昨天的三葉草上來。我書案上正擺着一本少年維特之煩惱，壽昌他便做了一篇小引，想來你已經看到了。壽昌把我們的信稿與哥德底文字相提並論。我自家底心中却感受着一種僥倖底感覺呀！

維特之煩惱一書，我很有心譯成中文，你以為如何？我對壽昌兄所說的「哥德底研究會」只不過是個提議，並未從事組織。我的意思是想把哥德底傑作一一翻成中文，作個澈底的介紹。這樣的事業非是一人之力所能辦得到的，所以想糾集些同志來分功易事。就哥德作品中各人自任幾種，分項從事譯述，我想不銷兩年底功夫，全都底哥德會移植到我們中國來呢！日本學界中這樣的計劃最通

行。例如托爾斯泰啦，杜斯退夫斯基啦，Oscar Wilde 啦，馬克司啦，佛經啦，漢文大成啦，通是集羣策羣力來纂譯的。我看我們想編輯叢書！我爲到此處時，雞在叫了，我待明天再寫罷！最好是採用這種方法呢。

廿日底晚上，我們在松原中的談話，我又記起一段來了。壽昌問我「結婚之後，戀愛能保持麼？」我說「結婚是戀愛之喪禮。」壽昌也說「有人說結婚是戀愛之墳墓的。」他接着又說道：他現在正在研究中，如莫有好方法時，他不想結婚。我說：能永不結婚，常保 Pure Love 底心境，最是理想的。結了婚彼此總不自由，這層到還容易解決。有了生育更不自由，這層簡直莫有解決的方法。兒童公育對於兒女的感情教育上會生出個莫大之缺陷。人間世中除去了感情這樣東西，不會變成了 *Barbaras* 底大砂漠麼？我悔我見到時過晚。

我們現在正在火車當中呀！我們是要往大宰府去的。大宰府離此處還遠，由博多驛車行至二日市，可十英里。由二日市至大宰府尚有二英里的光景。今日天氣甚好，火車由青翠的田疇中急行，好像個勇猛沈毅的少年向着希望瀾滿的前途努力奮邁的一般。飛飛！飛！一切青翠的生命燦爛的光波在

我們眼前飛舞！飛！飛！我的『自我』融化在這個磅薄雄渾的 *Reign* 中去了！我同火車全體，大自然全體，完全合而爲一了！我憑着車窗望着旋迴飛舞着的自然，聽着車輪鞦韆的進行調，痛快！痛快！我念着立體派詩人 Max Weber 底 *The Eye Moment*，（瞬間）一詩。此詩在火車中誦着才知道他的妙味。他是時間底紀錄，動底律呂。

立體，立體，立體，立體，

高低，更高，更高，

遠，遠在天際，天際，天際，遠，

平面，平面，平面，

彩色，光輝，記號，汽笛聲，鐘聲，哨聲，彩色，

平面，平面，平面，

眼，眼，窗眼，眼，眼，

鼻孔，鼻孔，烟筒底鼻孔，

呼吸着在，燃燒着在，吹噴着在，

叫喊着在，吹噴着在，呼吹着在，吹噴着在，

幾百萬底物相相重疊，

幾千萬底物相相重疊。

眼中作如是觀，實體底眼中作如是觀，

黑達森江畔，

無窮地流瀉，無疆地奮湧，

湧，湧，湧，湧……

最後一句借河流自然音律表示全宇宙之無時無刻無晝無夜都在流徙創化，最妙，最妙，不可譯，不可譯。

飛！飛！飛！飛！我正在車中做着我的立體詩時，火車在一個小車驛上停止了。車掌來檢票，我把車票握在手中，同壽昌兄從窗眼中望出去。我還念着飛飛……哦哈！車票從我手中飛去了！車已發，尙緩緩前進。我迫不及思索，便也從窗眼中飛了出去。如今壽昌一人在車上，我卻在車下了。我尋得我的車票時，火車已去了多遠。我飛跑前去，趕不上了。折回車驛，壁上時鐘剛敲着十一下。我問次回的列車，要一

點半刻時纔有車驛名叫雜餉隈，照這名字上想來，也像是於元軍東征的史實上有關係的地方。因爲此間一帶都是當年底戰場。離二日市還有五英里。我便放開脚步沿鐵道路線步行了去。

在火車中觀察自然，是個近代人底腦筋在田疇中徒行，望着纔青的麥苗，涓涓的溪流，三三畫中的人物，我又成了個『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了。我邊行着邊吟着哥德底『風光明媚的地方』覺得我自己也好像在四林湖畔阿爾布斯山下步行着的一般。我真好像在光海中浮泛着的一樣。大有

徒步開懷，我走上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長路在我面前，引導着我，任我要到何方法。

※

※

※

※

從今後我不希求好運——我自己便是好運底化身；

從今後我再不歉歎，再不躊躇，無所需要，

雄糾地，滿足地，我走着這坦坦大道。

自惠鐵曼坦道行 (Song of Open road)

之概。我想永遠在這健康的道路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走到我死日爲止。海涅底詩麗而不雄。惠鐵曼底詩雄而不麗。兩者我都喜歡。兩者都還不足令我滿足。所以講到「無所需要」一層，我還辦不到。我想多得哥德底「風光明媚的地方」一樣的詩來痛讀，令我口角流沫，聲帶震斷。雄麗的巨制我國古文學中罕見，因爲我尤爲喜歡的是讚頌自然的詩，能滿足我這個條件的文章，可惜我讀書太少，我還會見到。

——壽昌一人在車上，不知道怎樣地岑寂呀！他到二日市的時候，要曉得下車方好嘞……

我邊走着，我也邊這樣想着。我後悔我不該跳下車來，丟壽昌一人在車上。我深恐壽昌把二日市坐過了，所以我心中又十分焦急。我走呀，我走呀，走了有一點鐘的光景，到了，走到二日市了。我從市中通過，逕往車站去尋壽昌，我深恐尋不着他，走至車站附近，壽昌從一麵館中跳出，在背後呼我。啊，我真快活！我心坎中才掉下了一塊巨石。壽昌說我太不注意，爲了五角錢，何苦要去冒那麼的險，幸好跳下車去，不會跌傷着。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麼那樣地冒昧。可是我不後悔了，我冒了一個小小的險，檢了五邁爾的坦道來走。我感覺着健康的倦意。

由二日市至大宰府本有輕便鐵道和摩托車。壽昌主張徒行好暢談，我們又「徒步開懷，走上了坦坦大道」了。

※ ※ ※

——啊，今日真快活極了！我想永遠過渡這樣的生活！

——沫若，你看如何，假使我們坐車來時，斷不會有這麼的快樂，斷不會生出我們途中的一些好詩了！

——悲多汶（Bethoven）月光曲，也是從散步得來的。他在晚間散步，爲翼琴之音所誘，至一頹敗的小屋前，音自屋中出。悲多汶扣扉通款入，屋內無光。盲目的兄妹坐古琴側。月自窗中射入照琴上。悲多汶索彈，而成『月光』之妙曲。歸卽製譜時，已強半忘去。世中所傳的月光曲，已不是盲人屋中Original的妙弄了。凡爲藝術品於最不經意時得來的，最是神品。我們今天的詩，恐怕回去的時候，也不能殺寫出呢。

——能寫多少出時，儘量去寫罷。

這是我們到了大宰府後，在其附近的一個飲食店中的一段會話。我們自二日市步行至大宰府

途中，光明燦爛的自然，供給了我們無限的詩料。從我們的聲帶中，彈出許多自然的歌唱。我們沿路行着，沿路吐詩。景色生情，即興占吐。可惜我如今連其十之一二也不記得了。我只還記得我們在路上一段談話，我很得了些詩底妙訣。沿路行着，澄空中時有很瀾亮的鳥聲，聞聲而不見影。我對壽昌說道：「這是絕妙的詩料呀！譬如說——

鳥兒！你在甚麼地方叫？

你是甚麼鳥兒？

你的歌聲怎樣地中聽呀！

你唱得我的靈魂怎樣地陶醉呀！

把這「甚麼」「怎樣」等字樣，加些想像底力量，反正低回地發展了去，便會成一首絕妙的好詩呀！
壽昌說：「這樣便是實感，已經好了，不用再發展了。」我回來忙讀雪誄 (Stollen) 底百靈鳥曲。哦，他簡直照着我的實感底胎元細胞，發展成了一篇絕妙的抒情小曲了！他這篇詩，Do. Millie 批評他，說是「透徹了美之精神，發揮盡美之神髓的作品，充滿着崇高皎潔的愉悅之詩思。世中現存短篇詩無可與比者。」他人底批評如何，我且不管。我讀雪誄詩，要借惠鐵曼兩句詩來表示我的感激，對於

雲。

You express me better than I can express myself;

You shall be more to me than my poem.

大宰府是我那登臨一詩底胎盤。我把我那詩中的境地——替壽昌兄指點說出了。梅花已謝了強半，春水已活動着了。一切物相都像燃燒着在。叫苦的馴鴿兒今日却一隻也不見。想是在光天之中翱翔着去了。除銅馬之外，廟門前還有銅麒麟，銅牛，銅獅左右各一。我們走至廟門左側，壽昌撫着麒麟，我去騎着銅牛。有紅梅一樹俯罩着牛背，花正滿開。壽昌笑說道：『沫若！我是傷麟的孔丘，你是騎牛的李耳了。』我聽了忙跑上獅台說道：『我要作道德經五千言作獅子吼呢！』究竟獅台與牛身相近，終不免有些吹牛。我們遊遊廟中後苑，在一家茶店裏享用了些茶點，我們便去登山去了。山泉兒依然流着，泥上的脚印早已渺無蹤影了。路旁有株小櫻樹早已開放。我們初誤成爲了梅花。壽昌兄說：『這小櫻樹兒歡迎着我們，開放着替我們做花魁的呀！』我們將近山頂，望見無數白雲，大理石一樣的，乳玉一樣的，在西邊天際怒湧。我對壽昌說：『你看，那不像羅當 Rodin 底雕刻麼？』壽昌叫道：『哦，我知道，我知道大自然原是大藝術家了！』我們上得山頂，四下眺望了一回，同在松林叢中草蓆上休息

着。我想到李太白詩「脫巾掛石壁，露頂洒松風」句來，頗通禪悟。兩人皆乏，倒身而睡，我竟入夢。夢中有人與我對話，只有最後一句還記得，夢中人問我：「你已尋着了門徑了麼？」我突地驚醒，夢境迷離，了不可辨。壽昌正欠伸着。我問道：「你也睡熟了麼？」「豈只睡熟，夢也還做過了呢！」「哦，奇怪！我也做了一個夢。你夢的是甚麼？」壽昌不言。松風颼颼，腦輕若空。壽昌思飲，二人就側近茶店中索酒。有酒無肴，衰雞卵拌鹽陷之。飲酒中間談話甚多，惜我仍不能記憶了。取別道下山，路旁有株老梅。壽昌數道：「一，二，三，四，五……」花開可數。我說道：「這正是

「……老梅，他還笑着開花。」

呢。」以下用青島劇中情事爲謎，直對談到山麓。彼此均醺醺然有酒意。想替 Coethe 與 Bohler 錄銅像，出廟尋寫真師。問市中人，云在廟中。入廟遍尋不得。彼此相扶依，踉蹌梅花樹下，不禁放歌……

我們又走到上山時飲過茶的茶店去了。店主人聽說我們要照像，他忙去替我們尋了照相的來，我們免不得就照了一張。攝影時像館主人教我們一坐一立，我們偏要並立而照，他說道：「會照來同銅像一樣呢！」我們只相視而笑。相片還不曾寄來。寄來後，當與你奉上一張來呀！

歸時已黃昏，返二日市途中壽昌向我說道：

其實你很像許雷。

何以故？

許雷曾學醫，你也學醫故……不過你有種關係又像哥德。

何種關係？

——婦女底關係！

忘了一天的我，被壽昌這一句話喝醒了轉來。我心目中只是說不出來的苦。我想我今後也不學許雷，也不學哥德，我只忠於我自己的良心罷。

※

※

※

※

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我們則剛日讀山，柔日讀市。昨天遊了一天的山，今晨（廿四）壽昌兄起來，說午後要回東京。早飯過後，忙引他到市南的西公園去遊玩。園址頗高，俯瞰博多灣。是日微有風，海中波浪洶湧，海鷗飛颺上下。對此勝觀畫圖。灣形如池，只有正西一峽與外海相通。灣之北西一帶土股名曰海中道。海中道之西端有山突起如島形者，名曰志賀島。百餘年前在此島濱掘得黃金印一。印文曰『漢委奴國王』。東漢光武時，倭人曾入朝。漢封之爲倭奴國王，見後漢書光武本紀。此印今猶存。

今爲黑田侯家之寶物。九州在日本之最南端，足爲古代倭人從南洋羣島遷徙而來之明證。

福岡市中近正開着工業博覽會，分第一第二兩會場。第二會場在西公園附近。出公園後先入第二會場觀覽。場中設備尙未停妥。場後有幾個惱人的別館，沿海而立。第一是『朝鮮館』，其次是『台灣館』。館中一半是陳列所，一半茶店。茶店當中故意用了台灣底女同胞，十三四歲來往的，十多人做女僕。我見了只暗吞酸淚。壽昌說他「不忍再見。最可恨的，還設了一個『滿蒙館』。滿蒙使朝鮮、台灣一樣了麼？把博多灣一灣的海水做成『』請福田德三一類底博士先生來，寫些日本人是愛和平的國民，日本人是莫有侵略的野心的國民一類的大文章，不怕縱寫得個天花亂墜，把這些朝鮮館、台灣館、滿蒙館、奈何事情雖小，我覺頗傷國體，你看可有報告公使館，要求叫他拆毀的必麼？我們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我真背時，真倒霉！我近來很想奮飛，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沒錢，我不自由。唉……白華兄，我還要談一句我心坎中的話，我很想棄了醫學，專攻文學，你可贊成我麼？你最近的信我已經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內，便能到歐洲去，我真羨慕你呀！壽昌兄也說他不久便要到美國去。你們一個個都好。只有我……唉！不多說了！

我們游了第二會場之後，又去遊了第一會場。天色已經晚了。壽昌是坐八點二十分鐘的車回東

京去的。

『我今後不專做讀書的工夫，我要多做做人的工夫了。我要把從前靜的生活，改成功的生
活。』

這是留在我腦筋裏的壽昌兄底最后一句話。壽昌已去了六日，我此刻已在春假中了。你教我把我們所談說的糟粕寫出來，一寫便寫了這麼一長篇。枉費了你披閱的精神，你要恕恕我呀！雞怕快又要叫了，我要睡了。再談。

沫若。九，三，三。（三葉集）

兩封書信

俞平伯

一 與子愷書

聽說您的漫畫要結集起來和世人相見，這是可歡喜的事。囑我作序，慚愧我是門外漢，真是無從說起。只以短箋奉覆，像篇序，像篇跋，誰知道！

我不曾見過您，但可以說是認識您的，我早已有緣拜識您那微妙的心靈了。子愷君，您的輪廓於我是朦朧的，而您的心影我是熟悉的。從您的畫稿中，會清清楚楚反映出您的影兒，我如何不見呢？將心比心，則漫畫刊行以後，牠會介紹無量數新朋友給您，一面又會把您介紹給普天下的有情眷屬。『樂莫樂兮新相知。』我由不得替您樂了。

除此以外，我能說什麼呢？但是，你既在我寫倉皇的時節老遠地寄信來，似乎要鉤引我的外行話，我又何能堅拒？

中國的畫與詩通，在西洋似不盡然。自元以來，重士大夫畫，其蔽不淺，無可諱言。惟從另一方面看，

元明的畫確在宋院畫以外別開生面。其特長便是融詩入畫。畫中有詩是否畫的正軌，我不得知，在我確喜歡這個。牠們更能使我邈然意遠，悠然神往。

您是學西洋畫的，然畫格旁通於詩。所謂『漫畫』，其妙還在隨意揮灑，譬如春天行白雲，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自在。看只是疏朗朗的幾筆，然物類神態畢入彀中了。這決非我一人的私見，您儘可以信得過。

一片的落花都有人間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愷漫話所感——『看』畫是殺風景的，當曰『讀』畫。您的畫本就是您的詩。

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北京。

二 與白采書

白采先生：

我在此得有機緣評談算作，不得不引爲真的榮幸。初讀此篇，即已訝其瓊枝照眼，寶氣輝然，愈讀則愈愛。三月間遊甬，帶給佩弦看。於檸檬黃的菜花初開時，我們在驛亭與甯波間之三等車中暢談之。佩弦說，這作品的意境音節俱臻獨造，人物的個性頗帶尼采式。

現在述我讀後所得印象。我敢說，這詩是近來詩壇中傑作之一。必內蘊既深，方能奔放得這般恣瀟，這般蒼莽。去年在滬時，某君告我，他不贊成把詩故意的拉長截短，他喜歡不長不短恰當好處的詩。這固然不錯，無論長也罷，短也罷，若非自然，出於做作，便覺討厭了。此作雖有六千言而絕不病冗長，正緣一氣舒卷之故。我認此爲真的長詩，絕非拉長的充數僞品。

在風格方面大略有幾點特色：1. 不雕而樸，直寫不描，故氣象雄大。2. 有現代語言的自然音節，頓挫抑揚並妙。3. 詩中主人個性明活，顯然自述其襟懷，思路之深刻，語意之沉痛，語氣之堅決，正可作現代青年頹弛的藥石。『高張生絕絃，急急由調起』於此見之。以外更有一點，我所深佩的，是全詩四節章法重疊，而嬌媚言之，遂令人忘其複，這因爲氣機流利暢達，而思想徑路又本是回旋往復的，所以寫來恰好。若中無所有，支支節節，描頭畫面，一字一句的堆垛起來，以成長篇，則顛仆殆事理之當然。總之，對於此詩之技術我無閒言，但可貴的畢章還是內容靈感之深美。既如此，則技術之佳妙反似不足論矣。前來書云，『願痛刪改』，我以爲『刪改』猶可，『痛刪改』則決不可。當時實感之遺痕，必須尊重愛惜之。以事後畸零地追摹之跡，易其本來面目，私意以爲未然。僅就字句間略節即可矣。

真的文藝是一個完整，故不能枝節地多說什麼，述其概要之感念如此耳。得觀名篇，如逢佳麗，欽

兩封書信

通之情，迥絕言喻。讓我以一味沉默，頌歌羸疾者的愛和牠的尊貴的作者罷。

四

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自西湖俞樓寄。

與周作人書

孫伏園

開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爲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因爲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却到二十一日纔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會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却令我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喫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與周作人書

一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朱鐵拐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却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如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為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雨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腹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治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即在這些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為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即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為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得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為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斷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知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軍夫、驛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嘗有目我為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這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吃虧的。我們赴陝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纔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託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流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

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墮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至狹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彷彿『上墳墓造祠堂』一般，大計畫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里為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篷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

河計畫，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着『搶堵』兩個字。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劃』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抵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抵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相！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却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尚吃洋砲，沙彌截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該剪下，並不想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是直伸，並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別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脚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須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着便要頭痛，他們將天的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气，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罕有臉面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知道的問題。我們隨

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爲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爲病色近於少年，健康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纜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蓆打上，如化石灰一般，這自然被認爲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爲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纔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

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只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爲使將來可以從牠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像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毫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遊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沈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舉秋帆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纔好，這一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但是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爲

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十紳囑託，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爲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纔知道天下並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多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灑，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灑大橋，即是灑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爲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鋪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子上，披着一疋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是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古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爲免避看後的失望起見，終於沒有去。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詩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

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發，爲時尚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有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餘，前爲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清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陝西教育界現况，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張先生處得來。陝西因爲連年兵亂，教育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後，三兩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省長所希望的商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州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將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後，頗欲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偕陳定謨先生出去閒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個花草叢中，遠處矗立着一所剛造未成的教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陝西受物質的制限，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築全用新式，於以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鬥。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校，出來應答的是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裏，我們得到許多關於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陝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他從上海專科師範畢業回來，封至

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纔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他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須資助。但辦事人真能幹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於牠，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的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部的改換新式。教員的薪水雖然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學校因為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為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有圖畫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臻美備。圖畫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陝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蘇，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尚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學過一班業，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為陝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校長張先生說，女師學生尚有一部分是纏足的，然則不准與男生同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陝西的酒是該記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干似的酒，氣味比白干更烈，據說叫做『鳳酒』，因為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象甚深，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酒壺上刻着『桃林飯館』字樣，因為潼關即古『放牛於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以此命名的。我以為陝西的

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孰知並不然。鳳酒以外，陝西還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製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於紹興，但如釀底的渾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南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釀酒』一種，色白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飲了釀酒所致。但我想釀酒即使飲一斗也是不會教人眠的，李白也許是飲的『鳳酒』罷。故鄉有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後，中有一窪，滿盛糖水，俗曰『蜜醪』。蓋釀酒之類也。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舖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星皮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尚無可賺路中震壞者多也。

陝西語言本與直魯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詫異，後來凡見陝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蓋西安之說，有一大部分代以下者，宜乎汽水變爲『汽費』，讀書變爲『讀甫』，暑期學校變作『夫期學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舖，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夫字罷，犬旁一個甫字罷，豸旁一個富字罷，豸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

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父若也，許是父，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隄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於「之」音而代以下者，如「船」讀爲「帆」，「順水行船」讀爲「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與」與「F」的搗亂以外，還有稍微與外間不同的，是「D」音都變爲「ds」，「T」音都變爲「ts」，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且說：「我們渭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的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於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餘，捐稅也不過一毛餘，再賺一毛餘，四毛錢定價也可以賣了。但搬運的時候，瓶塞衝開與瓶子震碎者，輒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了。（長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交通不便之影響於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其重要。陝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爲「東邊」，「上海北京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隨着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較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迹，但不知怎樣，我對於北方

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麼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為少雨，所以對於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云。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南景色，後來纔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於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

生平不善爲文，而先生却以秦遊記見最，乃用儉樸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敬請教正。

伏園。一九二四年七月（伏園遊記）

馬上日記(節錄)

魯迅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露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繩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恩恩忙忙地就去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見得好。繩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却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吃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繩芳爲什麼叫他『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

已經吃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

却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帳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的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卻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語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回見。不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趨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纔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裏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人，要在這裏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纔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趨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吃午飯。於是請我吃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吃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吃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種着許多樹。一株蘋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蘋果落下來，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蘋果了。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牠不死，必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裏的蠅羣却着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牠們先追逐着賞；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牠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着，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麼『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麼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翻翻廢紙……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於水滸傳的，移錄了下來。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真偽莫辨。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於不談。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躇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以只好曬死罷了。即使亂澆，總勝於不澆；即使有害，總勝於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裏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纔放心了。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默坐着，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歡然』。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臺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二：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却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烟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烟的罷？」他於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烟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介紹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了來，想

譯，沒有這力。後夕也常常想到，但總爲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多，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喫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爲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讎。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於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却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沈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牀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議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嗎？『戒烟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只掛着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子弟』。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寶藏着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吃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吃得澈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須出去買來。於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吃得不多，既然吃得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吃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於因此遂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却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午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

時，吃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於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小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歷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着，使牠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纔記起他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吃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裏有黑點的，我們那裏稱為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喫，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捲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繫着繩，倒掛在水果舖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吃茭白菜，則即使不至於稱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這應該請河南

專上日記

以外的別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這樣就喫完了。

勞生日記（節錄）

郁達夫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三

自從五月底邊起，一直到現在，因為往返於北京廣州之間，心緒沒有定着的時候，所以日記好久不記了。記得六月初由廣州動身返京，於舊歷端午節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兩夜，做了一篇全集的序文；因為接到了龍兒的病電，便匆匆換船北上，到天津是陰歷五月初十的午前，趕到北京，龍兒已經埋葬了四天多了，暑假中的三個月，完全沈浸在悲哀裏。陰歷的八月半後遷了居，十數天後出京南下，在上海耽延了兩星期之久，其間編了一期第五期的創造月刊，做了一篇一個人在途上的雜文，倉皇趕到廣州，學校裏又起了風潮，我的幾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們搶去了。

在文科學院悶住了十餘天，昨日始搬來天官里法科學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學校裏的書籍打開來一看，天呀天呀，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厲害，竟把我這貧文士的最寶貴財產糟塌盡了啊！兒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搶了，最後連我頂愛的這幾箱書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曉得這世上

真的有沒有天帝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餘味，還存在那裏？我想哭，我想咒詛，我想殺人。

今天是禮拜三，到廣州是前前禮拜的星期五，脚踏廣州地後，又是十二三天了。我這一回真悔來此，真悔來這一個百越文身的蠻地。北京的女人前幾天有信來，悲傷得很，我看了也不能不爲她落淚，今天又作了兩封信去安慰她去了。

天氣晴朗，好個秋天的風色，可惜我日暮途窮，不能細玩嶺表的秋景，惆悵悵。

搬來此地，本也爲窮愁所逼，想著譯一點新書，弄幾個錢寄回家去，想不到遠遁到此，還依舊有俗人來襲托我修書作薦。唉，我是何人？我那有這樣的權力？真教人氣死，真教人憤死！

是舊歷的九月廿八，離北京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我真不曉得荃君是如何的在那裏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裏新生的熊兒亦安好否？

晚上讀谷崎潤一郎氏小說癡人之愛。

四日

星期四，舊歷九月廿九。

午前在床上，感覺得涼冷，醒後在被窩裏看了半天癡人之愛。早餐後做迷羊，寫到午後，寫了三千

字的光景，頭寫暈了，就出去上茶樓飲茶。一出屋外，看看碧落，真覺得秋天的可愛。三點多鐘去中山大學會計課，領到了一月薪水，回來作信與荃君，打算明早就去匯一百六十塊錢寄北京。唉！貧賤夫妻，想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識要那一年那一日纔能合住在一塊兒。

晚上上東山去。迷羊作成後，想寫一篇喀拉衣兒和他的批評態度，寄給東方雜誌，去賣幾個錢。作上海鄭心南的信。

初五日

今天是舊歷的十月初一，星期五。

昨晚上因爲領到了一月薪水，心裏很是不安，怕匯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說：『只有這一點錢。』實在我所受的社會的報酬，也太微薄了。上床之後，看了半天書，一直到十二點鐘才睡着，所以今天一早醒來，覺得有點頭痛。天氣很晴爽，出去出恭的時候，太陽剛從東方小屋頂上起來，一陣北風，吹得我打了兩個冷瘧。

九點鐘的時候，去郵局匯錢。十二點前後去教會書館看書，遇見了一位嶺南大學的學生，同他向海珠公園，先施天台逛了兩個鐘頭。回來想睡一覺午睡，但又睡不着。

午後三點去學校出版部看了報，四點鐘到家吃晚飯。

晚餐後出去散了一次步，回來寫了兩張小說，迷羊的第一回已經寫完，積有五千多字了。作寄上海出版部的信，要他們爲我去買兩本外國書寄來。

六日

星期六，舊歷十月初二日。

午前起床後，見天日晴和，忽想到郊外去散步，小說又做不下去了。到學校辦事處去看了報，更從學校坐車到了西堤，晚上和同事們去飲茶，到十點鐘纔回來。

七日

日曬，晴爽。

午前起來，覺得奔頭無路，走到天日的底下，搔首問天，亦無法想。昨晚上接到了一位同鄉來告貸的苦信，義不容辭，便親自送了十塊錢去，順便去訪石君蘅青，談到中午十二點，至創造社分部，遇見了仿吾、王獨清諸人。在茶樓飲後，同訪湖南劉某，吃了夜飯，纔回寓來。

八日

月曜，晴。

天氣很好，而精神不快，一天沒有做什麼事情。迷羊祇寫了兩頁千字而已，午前把 *Furzenich's* *Ohra Miltich* 讀了，不甚佳。我從前想做人妖，後來沒有做完，就被晨報館拿去了，若做出來，恐怕要比杜葛納夫的這篇好些。午後睡了一個多鐘頭，是到廣東後第一次的午睡。

午後在家看 *A. Wilbrandt* 的小說 *Der Baedeker*，看了三十餘頁，亦感不出他的好處來。晚飯後，無聊之極，上大街去跑了半天，洗了一回澡，明天起，要緊張些纔好，近兩三年來，實在太頹喪了，可憐可惜。

九日

火曜，舊歷十月初五日。

今晨學校內有考試，午前九時，出去監考。吃中飯的時候，和戴季陶氏談了些關於出版部的事情，想於一禮拜內，弄一個編輯部的組織法出來。

午後無事忙，在太陽底下走得熱得很，想找仿吾又找不見，所以西關大新公司屋頂去玩了半天。晚上在聚豐園飲酒，和仿吾他們談到夜半纔回來。今天上東山去，知沫若的小女病了，曾去探望病。

院看了一次病。

十日

水曜，晴朗，不過太熱，似五月天氣。

午前去監考，一直到午後四點鐘。到創造社分部去坐了一忽，剛來想起北京的荃君和小孩，又哭了一陣。晚上入浴，好像傷了風。作北京的家信。

十一日

水曜，晴熱，舊歷十月初七日。

早晨又頭痛不可耐，勉強去學校看試卷，看到午後二時纔回來。一種孤冷的情懷，籠罩着我，很想脫離這個污濁吐不出氣來的廣州，在街上閑步，看見了一對從前我認識的新結婚的夫婦。啊啊！以後我不知道自家更有沒有什麼作爲了，我很想振作。

晚上月亮很好，可惜人太倦了，不能出去逛。我在過去一禮拜內所做的文字，覺得很不滿意，然而無論如何，我總要寫完牠（羊）來。

仿吾獨清兩人，爲洪水續出，時來逼我的稿子，我因爲胆小，有許多牢騷不敢發。可憐我也老了，但

益縮小了。

明天中午，有人邀我去吃飯，我打算於明日起，再來努力，再來繼續我兩年前奮鬥的精神。喝了一杯酒，又與同鄉的某某輩談了半天廢話，今天是倦了，倦極了，打算從明天起，再發憤用功。

十二日

金嶽，舊歷十月初八日。

我自離家之後，已有一個半月，這七八天內，沒有接到荃君的來信，心裏很是不快。

午前讀普須金的小說 *Die Pique Dame* 一篇，雖則像一短篇，然而牠的地位很重要。德文譯者說，這一篇東西，在俄國實開寫實派，心理派之先路。男主人公之 *Heimann* 象徵德國影響，為 *Dostojewsky* 之小說罪與罰之主人公 *Rodion Rastokolnikov* 之模形，或者也許不錯，*Pushkin* 的撰此小說，在一八三四年。

中午去東山吳某處午膳，膳後同他去訪徐小姐，伊新結婚，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睡，陪她和他們玩了半天，在南園吃晚飯，回來後，已經十一點多了。

晚上睡不著，看日本小說望鄉。

勞生日記

十三日

土曜晴，(十月初九)

今天一早就醒了，作了一封北京的家信。赴學校監考，一直到下午四點半止。就和仿吾到分部去坐了一忽。

洗澡，在陸園飲茶當夜膳。

十四日

日曜雨，(十月初十日) 涼冷。

到廣州後，今天總算第一次下雨，天氣也涼起來了，頗有些秋意。昨晚接到楊振聲一信，說現代評論二週年紀念册上，非要我做一篇文章不可，我想爲他們寫一點去。

午前上東山去，見了一位姓麥的女孩，係中山大學的文預科學生。

晚上，在大雨之下，在昏暗的道上，我一個人走回家來。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十點多了，燈下對鏡，一種落魄的樣子，自家看了，也有點憐惜，就取出水雲樓詞來讀了幾闋。

十五日

月曜，今天又雨，天奇冷。舊歷十月十一日也。

午前起來換上綿衣，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兒。兒時故鄉的寒背景狀，也在腦裏縈起了好久，唉，我是有家歸未得！

午前本要去看試卷的，但一則因為天雨，二則因為頭痛人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往長街上走了一轉，身上的綿衣，盡被雨淋濕了，在學校的宿舍裏，遇見伯奇，他告訴我說：白薇來廣州了。

午後在家裏睡覺，讀小說望鄉。

十六日

陰雨，火曜，舊歷十月十二日也。

午前在家中不出，讀小說望鄉，午後赴分部晤仿吾，見了白薇女士。她瘦得很，說話的時候，帶着鼻音憔悴的樣子，寫在她的身土臉上。在公園的黃昏細雨裏，和她及獨清仿吾走了半天。

十七日

陰晴，水曜，舊歷十月十三日也。

昨天發了三封信，一封給武昌張資平，一封給天津玄背社，一封給上海徐模炎。盼北京的信不來，

心裏頗爲焦急。早晨到學校去看報，想把中山大學內的編輯委員會組織案來考慮一下，終於沒有寫成功。

仿吾要我去上海，專辦出版部的事情，我心裏還沒有決定，大約總須先向學校方面交涉款子，要他們付清我的欠薪之後，才能決定。接上海蔣光赤來信，他也是和仿吾一個意見，要我在上海專編創造，作文學生涯，然而我心裏却很怕，怕又要弄得精窮。

午後和戴季陶氏談出版部事，他有意要我辦一種小叢書，我本想辭職，他一定不肯讓我辭。領了八九兩月份的殘餘薪水，合計起來，祇有一百餘元而已。

十八日

木曜，（十月十四）晴了。

早晨就跑到西關郵政局去匯了一百塊錢給北京的荃君，午前就在市上跑來跑去跑了半天。

午後遇見王獨清穆木天。當夕陽下山的時候，登粵秀山的殘壘，看四野的風光，晚上月亮很大，和木天白薇去遊河，又在陸園飲茶，胸中不快，真悶死人了。

十九日

金曜（舊曆十月十五日）晴。

早晨起來，就覺得頭昏，好像是沒有睡足似的，大約是幾日來荒唐的結果罷。寫了一封給北京女人的信，去西關清一色吃了午飯，午後就在創造社分部樓上遇見了獨清，他要我和白薇女士上東山去，我因為中山大學開會的原因，沒有答應他，和他們在馬路上分別了。

學校開會，一直開到了午後六時，坐車到東山，他們都已經不在了。在東山吃了夜飯，就回來睡覺。今天接到了五六封信。

二十日

土曜，晴。（十月十六）

午前起來，頭還是昏昏然不清醒，作了兩封信寄北京。一封寫給荃君，一封係給皮皓白，感他的失明之痛的。

十點鐘前後去夷乘那裏，和他一道去亞洲旅館看有壬，托他買三十元錢的燕窩，帶回北京去，請他們兩個在六榕寺吃飯，一直到午後三時纔回來。

洗了一個澡，換了一身衣服，打算從今天起，再振作一番，過去的一個禮拜，實在太頹廢，太不成話

了。

晚上同白薇上劉家去，見了一位新結婚的太太，說是軍長丁的女兒。走回家來，天又蕭蕭地下起雨來了。

二十一日

日隴，陰晴。（十月十七日。）

午前仿吾自黃埔來，要我上東山王獨清那裏去等他。等到十一點鐘，他來了，大家談了一些改組創造社內部的事情。創造社本來是我和資平、沫若、仿吾諸人慘澹經營的，現在被他們弄得聲名狼藉了。大家會議的結果，決定由我去擔當總務理事，在最短的時間內，去上海一次，算清存賬，整理內部。我打算於二禮拜後，到上海去一趟。

午後在夷乘的岳家吃飯，三點多鐘，送仿吾進了病院，又到沙面外國地走走了一陣。我到廣州以後，沙面還沒有去過，這一次是頭一趟。聽說有日本店前田洋行，代賣日本新聞雜誌等物，今朝並沒有看見，打算隔日再去。

現在我的思想，已經瀕於一個危機了，此後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個時代的落伍者。我以後想

在思想的方面，修養修養。年紀到了中年，身體也日就衰老，若再醉生夢死的過去一二年，則從前的努力，將等於零，老殘之軀，恐歸無用。振作的事情，當自戒酒戒烟，保養身體做起。

午間寫了一封信給北京的荃君，告訴伊已有二十餘元錢的燕窩，托唐有壬帶上了。自搬到法科學院住後，已有二十天左右，發回去的家信，還沒有覆書，不曉得究竟亦已送達了沒有。

今天見到了婀娜夫人，她忠告我許多事情，要我也和她男人一樣，能夠做一點事業，我聽了心裏感著異樣的淒涼。

晚上頭痛，大約是午後吃酒過度的緣故。十一時就寢，把日文小說望鄉讀完了。

二十二日

月曜，晴，舊歷十月十八日。

晨甫起床，就有一個四川的青年來訪，被他苦勸不已，好容易把他送走，纔同一位同鄉，緩步至北門外去散步，就在北園吃了中飯。天上滿是微雲，時有青天透露，日光也遮留不住，斑斕照晒在樹林間。在水亭上坐著吃茶，靜得可人。引領西北望，則白雲山之岩石，黃紫蒼灰，無色不備，真是一個很閒適的早晨。

吃完了早午膳。從城牆缺處，走回學校裏來，身上的綿袍，已經覺得太熱了。

赴學校看報後，就和木天等到沙面的日本人開的店裏去定了十二月份明年正月份的兩本改造雜誌。在沙面的外國地界走了一圈，去榕樹陰裏，休息了好半天，纔走回學校來。

三點鐘時開了，一個應付印刷工人的預備會，決定於本禮拜四下午二點和他們工人代表及工會代表會商條件，大約此事是容易解決的。

晚上在學校裏吃飯。七點前後，到分部去坐了一忽，同仿吾去飲茶，十點前後，才回到法科的宿舍來。

做了一半中山大學小叢書的計劃書，十二點上床就寢。

二十三日

火曜晴。(十月十九)

早晨把小叢書的計劃書弄妥，到學校裏看了幾份報。飯後又遇見了一位江蘇的學生，和他在舊書店裏走了幾個鐘頭。買了一冊 Elna Lyall 的小說 A Hardy Newsman (1839) 讀了幾頁，覺得描寫的手腕，實在不高明。我從前已經讀過這一個著者的一冊小說 Danovai 了，覺得現在鈞這

一本她晚年的作品，還趕不上她的少作。按此小說家本名 Ada Ellen Bayley，卒於一九〇三年，小說都不甚好，當是英國第三四流的女作家。

午後三四點鐘，洗了澡，去會季陶，沒有會到。就把計劃書擱下，走了。

上第二醫院去看仿吾，見他縛了腳，橫躺在白色床裏，坐了十幾分鐘。

今天接了荃君的一封信，說初次寄的一百六十元，已接到了，作回信，教她好好的保養身體。

二十四日

水曜，（十月二十）晴。

午前起床後，覺得天空海闊，應出外去翔翔。從法科學院後面的山上，沿了環城馬路，一直的走上粵秀山的廢墟去，吊了半天的古。太陽晒得很烈，綿襖覺得穿不住了，便從一條小道，經過女師門，走向公園旁的飯館。

獨酌獨飲，吃了個痛快，可是又被幾個認識的人捉住了，稍覺得頭痛。午後在學校開會，遇見了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晚上在大鐘樓聚餐，因為多喝了幾杯酒，覺得很頭痛。今天一天，總算把不快活的事情經驗盡了；

朋友的事情，多言的失著，創造社的分裂，無良心的青年的凶謀。

二十五日

木曜，(十月廿一日)晴。

午前又有數人來訪，談到十一點鐘，我纔出去。午後上學校去和工人談判。等了半個多鐘頭，印刷工人不來，就同黃女士上東山去玩了半天，回寓居，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

今天氣力疏懈，無聊之至，想寫信至北京，又不果。

二十六日

金曜，(二十二日)晴。

午前九時半至學校看報。有 A. H. Hohmann's Last Poems 一冊，已爲水所浸爛，我拿往學校，教女打字員爲我重打一本。這好烏斯曼的詩，實在清新可愛，有閒暇的時候，當介紹他一下。

接到上海寄來 Eugene O'Neill's Dramatic Works (The moon of Caribbees and other Plays.) (Beyond the Horizon.) 二冊，看了一篇，覺有可譯的價值。

飯後到創造社分部，晤仿吾，決定於五日後啓行，到上海去整理出版部的事情，廣州是不來了，再

也不來了。見了周某罵我的信，氣得不得了，就寫了一封快信去北京，告訴家中，於五日後動身的事情。

二十七日

土曜，（十月二十三日）晴，熱。

今天天氣祇能穿單衫，早晨起，猶着綿襖，中午吃飯的時候，真熱得不得了。去沙面看書，改造十一月號還沒有來，途中遇仿吾，就同他上清一色去吃午飯。席間談創造社出版部的事情，真想得沒有辦法。人心不良，處處多是陰謀詭計，實在中國是沒有希望了。這一批青年，這一批下劣的青年，真不曉得如何纔改善他們。

我決定於二三天之內啓行，到上海去一趟。不過整理的事情，真一時不知道從何處說起。午後譯書三四頁，係Eugene O'Neill的一幕劇。

晚上見了周某的信，心裏又氣得不得了，他要這樣的詆毀我，不曉得他的用意何在。

二十八日

日曜，（二十四日）陰晴，熱。

午前有同鄉某來，和他談了些天，想去看幾個同鄉在充軍人者，訪了幾處，都沒有見到。又到創造

社分部去談到午後。

午後天氣轉晴了，但是很熱，跑到東山，找朋友多沒有遇見。和潘懷素跑了一個午後，終於吃了夜飯纔回。大家在今天午後，感到了一種孤獨。

又遇見了王獨清，談了些創造社內幕的天，總算胸中痛快了一點。九點鐘入浴，晚上睡不安穩，因為蚊子太多的緣故。

二十九日

月曜，(二十五日)陰晴。

今天怕要下雨，天上浮雲飛滿，但時有一點兩點的青天出露，或者也會晴爽起來的。

無聊之至，便跑上理髮館去理髮。一年將盡，又是殘冬的急景了，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內毫無半點成績，祇贏得許多悲憤，啊，想起來，做人真是沒趣。

午後去學校，向戴季陶及其他諸委員辭去中大教授及出版部主任之職。明日當去算清積欠。夜和白薇及其他諸人去逛公園，飲茶，到十一點鐘纔回來。天悶熱，

十一月三十日

火曜（舊曆十月二十六日）雨。

早晨醒來，就覺得窗外在蕭蕭下雨。午前作正式辭職書兩封，因恐委員等前來勸阻，所以想了一個很好的方法。十點鐘的時候，去訪夷乘，托了他一點瑣事，他約我禮拜六午前去候回音。

中午在經致淵處吃午飯，午後無聊之極，幸遇梁某，因即與其訪薛姑娘，約她去吃茶，直到三時。回來睡到五時餘，與阿梁去洗澡，十一時纔回到法校宿舍來睡覺。

十一月日記盡於此，從明日起，我已無職業，當努力於著作翻譯，後半生的事業，全看今後的意志，力能否堅強保持。總之有志者事竟成，此話不錯。（創造）

伏中日記（節錄）

許欽文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

『真是大伏天了！』

早上，我一醒轉來就聽到這從窗口傳來的話，大概是對面裁縫鋪子裏底老板娘說的。起了牀，果然，窗外滿佈着強烈的陽光，映得眼睛發刺。連忙把龍鬚草的簾子掛起，因為是綠色，室內暗了點，好像也就涼快了點，可是也因為這簾子底阻隔，就連些微的風也吹感不着了。只是爲着掛簾子費了點力，我就出了一身汗。洗臉時帶便措了身，身子老是不肯乾。

杭州實在不是避暑的地方，更其是湖濱，晚上老是熱得睡不着，去年病在清泰第二旅館，真是苦極了，自己熱悶已夠難受，還要老是聽到『熱殺得啦，熱殺得啦！』的歎聲。莫干山是有名的避暑的地方，離這裏很近，可惜不能空手去住，而且我還得工作。

在夏天，我底食量總要比在冬天減少一半，力氣自然也就薄弱了。可是因爲受了各種刺激的緣

故我一閒空就要感到恐慌，這自然是心理病態的現象，也就是我底悲哀。趁這暑假，本很可以隨便玩玩，至少休息，我却仍得工作，爲着戰退恐慌。

近日我都起得很遲，這是因爲無須趕上第一課，自然也因爲晚上睡得遲，不妨起得晚，在是一種享樂，這可以算是暑假給我的恩惠了。可是，其實，也只有早晨比較清涼點，才能睡得安適。下午，在我這房內，簡直好像是在過難關。但我今年總得在這裏過暑期，因我在另一方面覺得這裏還安適，而且也想不起這裏好而我可去住的地方來。

伏天正在開端，我當自己可惜點自己，免得再像去年地病起來，弄得連親友也一道吃苦。可是我總得工作以戰退恐慌，在這短期中，我可只做點輕微的工作，隨便寫點文字，並非一定是整篇的，只是想寫就寫，無論是當天所見聞到的，或是回憶中的往事。拉雜地寫，不管長短，也不講結構，感想也寫，幻想也寫。自然，如果認爲有別的可做的事的時候就去做別的，把這中斷，或者永遠不再繼續了。

二十一日

今天起身得較早，可是報紙也已送到了。偶然在窗口望見對面裁縫鋪子裏底老板娘，她高捲着兩袖，擎着黃手臂不停地揮芭蕉扇，顯得很是粗犷，把平時有點漂亮的神氣完全失卻了。許多裁縫有

的赤着膊，有的只穿一件汗背心，那年輕馴良的老板照常地埋頭工作，仍然穿得很整潔。後來來了個女主顧，手裏攜着個小姑娘，看去是四五歲的样子。嫩白的臉面，嫩白的手臂，略微帶點黃色。細軟的頭髮滿蓋着腦殼，直覆到她底圓大的眼邊。這位小姑娘一見就覺得有點認得，可是好久記不清楚，終於也就了然，我實在並不認得她也毫不認識她底同行者，只是曾在去年見過像她的一個小女子，那時還在平安橋，因為當時關在陸軍監獄裏的不准親友去看，却可由熟人帶進去偷望。我底同居中有着一個是那裏底熟人，因此常有人來託他帶進去。有一次，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少婦，因為要去陸軍監獄看她底丈夫，也來找他，她就帶來這樣一個小姑娘，說是惟一的女兒。因為另有一個少婦，也是去望她丈夫底監的，要趁便同道去，卻還沒有到，那小姑娘和她底母親就在我那同居的底房間裏等候起來。小姑娘委實天真爛漫，不管她底母親怎樣皺着眉頭耐悶，她老是房內房外地亂跑。在我底房門口跳進跳出。當時我覺得為難，依着小姑娘，我應該和她高高興興地玩玩，可是看着她底母親，實在高興不出來。我會爲着這小姑娘引起非常的悲哀，現在她底父親已經保全着生命出來，兩夫妻恢復了愛和樂，一星期前同在功德林晚餐，渠們就在我們底紙屏隔壁，渠們和着渠們底同道，大笑大跳，簡直鬧得我們也將吃不成飯了。只是同道到陸軍監獄去的那個女子，她底丈夫早就槍斃，據說審判他的只問

得他一句話，問了話就叫人在監獄裏把他鎗決了，並不公佈。死了以後才由一個同鄉私自通知她。等到她趕去，已經把他放在一口由四條松板釘成的棺材裏，她開棺察看，知道被打三槍，身子還熱着。聽說她也已有了一個小孩子，而且肚子裏已經有了八九月的胎兒。渠們本都是做小學教員的，家裏並無恆產，全靠薪水維持生活，她底丈夫進監以後，因為奔走營救，她已經弄得很窘了。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多，不再聽到她底消息，不知道怎樣了。

二十四日

本日杭州民國日報載着一則人力車夫代表呈請市政府的新聞，要市政府勒令匯通公司停駛公共汽車，爲着『生計堪虞』、『以維生計』。

杭州底茶葉委實好，細嫩的龍井加上兩朵代代花，真是清香無比，無怪某公南來時會得連喝三高杯，可惜今天又得不到正在滾開的水，只好再用熱水壺裏的宿開水來泡。這實在是欠痛快。這實也是個難受的感覺，我覺得好像久早逢微雨。我常常這樣用着熱水壺裏的宿開水來沖好茶葉，我也常常見聞到這種情形，受到這種感覺。

大前年在台州，我聽到這樣的事：因爲久旱，農民要把龍王菩薩抬出來迎一下。這倒也罷了，或者

可以說是信仰不同，各信仰各的，各自安慰。可是渠們一定要在那裏的官拜一拜，說是由官拜了，龍王菩薩可以升一級，才會高興，才肯下雨。那裏底縣長倒也就拜了，這或者只是勉強民心，或者其實也這樣相信。可是當時在那裏帶兵的終於不肯拜。於是那班農民就把軍營圍將起來，再三勸誠，仍然無效。於是守衛的兵就開實彈的鎗，於是農民在鎗彈下死了許多個，結果只是給了死亡的底家屬點錢，每一個死者不過一百多塊。這是三四年前的事了。我在那裏的時候農民還是很迷信，賽起會來簡直是不要命的樣子。最受崇拜的是南山殿，上底張巡，算是那裏底最高冥官。相傳洪楊時代，台州，其實現在應該說是臨海了，糧食非常缺乏，忽然臨江中南山旁發見了幾大船米，說這就是張巡運去的。因此特地給他在南山上造了殿。現在那裏底農民或者真已受了訓練，有了組織，不知道南山殿上還熱鬧不。

二十六日

一早就聽得對面的鄰居在步道上拍臭蟲的聲音，有的把籐椅在地上頓，有的把棕棚平放在地上亂敲，都很有勁，卷着的席子拍出來的聲音很響。

天氣非常熱，我卻因為試卷看得既累又悶，終於決意出去散步。一出門就聞到一陣西瓜皮腐爛的氣味，隨即被汽車揚起來的灰塵滿向身上撲來了。

到了湖濱，太陽一下山，也就涼快起來了。在第三公園遇見了個曾經聽過我底講演的青年，一見了我，他就愉快地向我說：『現在要不要緊了！』

『怎麼了？』我問，我底意思是問他要說這話，是因為出了什麼事情，他却這樣回答：

『因為校長已經替我去說過，公安局長答應不再捉我了。』

『本來公安局為什麼要捉你？』我又問。

『哦，』他驚奇地看了我一眼才羞慚地回答，『我實在還不會告訴先生過，就是因為我訂閱着一種雜誌，現在這種雜誌封禁了，連訂閱的人也要捉去審問一下。現在校長已經為我去說過，公安局長答應不再捉我了。只是那些雜誌，永遠收沒了。』

『先生！』他又和我說：『我想訂閱你雜誌本是很平常的事，況且那類雜誌並非昨天才出版，以前並沒有人說他怎麼樣，怎麼忽然就連訂閱的人也要被捉了呢？』

他這些話底語氣，雖然並非一定要我回答，卻也含着希望我回答的意思。我躊躇了好久，仍然回答他不來，覺得很是慚愧。看了他底天真純潔的神情，更感到難堪了！

二十七日

如果添置衣服，我實在是很便當的。窗門正對面是中式裁縫鋪子，右面是軍衣莊，左面是『西服』店。因此常聽得到爭鬧的噪聲，更其是軍衣莊，常是莫名其妙地鬧起來，鬧得很激烈，聲浪很高，終於莫名其妙地收場。今天又大鬧，對手是個外省口音的軍人，老是鬧，幾乎動手相打怕有三四次。

吃了中飯，芝清突自來到了，許多年不見了，他底神情並沒有什麼大改變，性情也和以前着不出什麼兩樣來，依然遇事便問，一問就要掘根到底，偶然談到桂生，也就問個不了。

『聽說他被通緝了？』他起勁地問我。

我回答了他『是的』。他又問：『爲着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因爲我實在不知道。

『不宣佈罪狀怎麼可以通緝呢？』他又問。

我說這我也不知道，因爲我實也不知道。

但他又問了：『不宣佈罪狀一定是沒罪狀可以公開宣佈的緣故，這怎麼可以通緝呢？』

這我哪裏能夠回答明白，自然只好又說了個『也不知道』了。

他卻繼續追問：『通緝了，只要有人去說是可以取消的，那個姓宋的和姓張的不是都已取消了？』

麼？他爲什麼不也託個人去說說呢？」

「這我實在也不知道，」因爲這我實在也不知道，所以只好這樣勉強說，「或者因爲無人可託，或者因爲說了無效。」

「通緝只是本省通緝，一到外省就無妨，不是很有幾個，在本省也是通緝的了，而且如今不會取消，但是他們却在南京市黨部裏做委員；他爲什麼不也跑去做個委員呢？」

我覺得實在無法反對，只好盡力設法，把話引到別一方面去。可是看他底神情，實在是很誠實的，這很使我感到無聊了。

二十八日

偶然在朵思退夫斯基上看到朵思退夫斯基夫人所提及的 Monte Carlo，知道那裏也有賭場，趕緊開起 Monte Carlo's Joys 的蓄音機片來聽，覺得是流動愉快的情調，比往常所聽的感興得多了。各種事物，經人預先一提，有了感情，往往容易感到興趣。教育者須利用這一點，考古家底迷戀於古器，這也是很有關係的罷。

下午爲章小姐唱 Blue Baby，不久她就學會了好幾句。回來她送我出門，又握着我右手底食

指說了聲 Good-bye。一出門就聽到流紗路邊底溪水流動聲，響得好像是站在天台山上底石樑瀑布旁了，可見這幾天西湖裏底水漲得很高。我沿着溪水在黃鬆鬆的砂路上行走，綠瑩瑩的柳枝在我底面前飄宕，好像是在點頭招呼，也像是在預備在我底頭臉上拂一下子。

越走我越感興，鬧上底溪水流動聲却漸漸地輕下去了。我想我已離遠了章小姐，但她那天真活潑的神情，仍然隱約地顯現在我底眼前。

我仍然沿着溪水進行，我愛這溪旁底路，我也愛這路旁底溪。每到這溪旁底柳蔭裏，我總覺得比在湖上更喜歡，因我認爲這裏有着含蓄，而且，無須專爲遊嬉，也得在這裏欣賞，這原是行人要道。

轉了彎，又轉了彎，我繼續沿着溪水進行，黃鬆鬆的砂路上也仍滿鋪着濃密的柳影。

我望見西湖底面了，我也望見寶叔塔底頂尖了，我覺得杭州底風景委實好。

踏着柳影，我仍然沿着溪水進行。我望見無線電臺了，我也望見造幣廠底高煙囪了，我想杭州底工程也不錯。可是，我又望見紅屋頂了，我知道那是監獄，這使我不由地想：

如果關在那裏面，不是就於一切好的風景都無關係了麼？

監獄何必造在這種好的地方？

這種好的地方爲什麼要有監獄？

一年來由從旁見聞所及，覺得因坐監牢而生的苦痛，並非只是坐着的人，關懷這人的親友擔負得比本人更重大。而因設法營救，於是懇情，求拜，阿媚，賄賂，空費時間，人格墮落，養成種種罪惡。監牢止罪這法早就通行，可是犯罪的人數如今只見增加。造監獄的時候，將來給誰去坐，誰能預知呢？監獄竟比學校造得堅固，人類原是愚笨的動物麼？

二十九日

三天以來寫得一篇原料，主人翁就是講故事給我作原料的朋友，我竟把他本人做了重要的原料，他看到以後或者要嘍哩咕嚕的罷。可是所寫的都是實情，而且也是普遍的現象。其實，話有時不妨隨便講，文字有時也不妨隨便寫，可是一般人，話是往往隨便講的，連事情也往往隨便做，一寫成文字就認爲大問題。這種心理不能改革，喜歡弄筆墨的總得時常受麻煩，但也因此才有趣。

下午去訪李古魯，他拿出香雲紗的衣料來給我，說是因爲他底夫人同時領到了整個月的薪金，她硬地買給他的。他笑着，滿堆着肥肉的臉，擎着衣料一簞一簞地走回他底臥房去。我看着他後影，覺得他已穿上了簇新的香雲紗大褂，寬大的領袖，還是被肉裹的激鼓鼓，臂膀背上，都映着紅潤的

肉色，我又覺得滿堆在他身上的肥肉，都是由他的夫人灌給他的，甜蜜營養成功的。她會告訴我，她每天早晨給他喝一杯牛奶，又喫三個新鮮的雞蛋。

傍晚在路上碰見一個曾在中學校先後同學過的同鄉，多年不見，其實我已忘了他底姓名，只是面還熟識。寒暄以後他就告訴我他表弟底消息，說是已由陸軍監獄轉到反省院，大概性命已無妨了。看他底神情似乎很喜歡，因為他底表弟已可保全生命。但我底情緒却和他底相反，他那表弟說起來還記得，在那人十三四歲的時候我曾看見過。被捉的事我以前毫不知道，他報告了我認爲好的消息，我才知道一個這樣白面團團的少年，也已坐在牢監裏，實在可惜得很，雖然現在已經長得怎樣，我並不知道。

三十一日

忽晴忽雨，晚被幾位熟友邀去同餐。一位剛做了母親的愛喫甲魚，另一位女的說是她底母親會說，甲魚女子是喫不得的，但她自己也愛喫。後來又到了一位男的，我和他還是初見，因爲他不喫甲魚，我就說他這因爲是女人的緣故了。事後覺得很不好意思。近來常常這樣不知不覺地戲謔人，自己覺得很不應該，也曾屢次自誠，可是往往因爲見聞到一種事情，或者回憶到了一種事情，就不知其所以

然地忘掉一切，隨便亂說亂笑了。我有時委實以破壞自己為快樂。但這實在並不是我所預期的。

飯後天晴了，確已晴正了的樣子，就一道下船遊湖。船上和新識的朋友談論，知道他也是由文科出來的，新出的書籍常在翻閱。後來談到『同路人』問題，他老是歎說着青年煩惱。到了小瀛洲，打算去玩三潭印月，忽見天色已變，似乎大風雨將到，連忙中途折回。可是回到了旗下，天色又好了，我覺得兩重掃興。

回寓後接到一個鄉親底留條，說是連來看我三次，都不遇，明天一早再來，千萬等着他。莫明其故，這人為什麼要這樣用勁地找我。

八月二日

昨天連喫兩個水蜜桃，甜蜜無比，這餘味，在我底回憶中，怕將永遠佔着重要的地位。

昨夜月色淡而清，我伴着我底同伴在白堤上行走，覺得無處不飽和着神祕。後在由平湖秋月通放鶴亭的路上停下，我站在我底同伴底左邊，面前滿搖着荷葉荷花，遠處閃着默默的燈光，許多草叢中底生物都用着迫切的聲調高唱戀歌，我覺得我已恢復了八九年以前的性情，我又萌了希望的芽，我想地球實在還不該就此破滅。

今天午後送毛小姐過錢江回家去，同望六和塔談論虎跑底風景。她上車後我獨自走回來。在那堤上見到一個婦人給修堤的工人送點心去，那點心是一大半碗楊梅燒和三個醋大蒜。我覺得這種點心只是看看也就夠可怕了。同船渡回江來的有兩個工程師般的人，從他們底談論，好像如果他們這次不去察看，那道堤將永遠修不好。現在已經他們看過，就可從此修好了的樣子。渡至半江，兩個轎夫和一個挑行李擔子的相互談論起來。

他們說話都很慢，而且抽着煙，往往說兩三句就要深深地抽一口，緊緊地閉一閉嘴，才再開始慢慢地講。拖載我們的原是隻快班輪船，說到這裏已經到了杭州岸頭，但看他們底神情，似乎還有許多不平和希望的話，想再訴說一下子。

十八日

十多天來，時晴時雨，還覺風涼，只是潮濕點。勉強做得兩篇小說，都覺失敗。回了趙家鄉，從故舊的景物，得到了好些新的印象。——只憑主觀，凡未經驗的原都是新的。景物時刻變更，人生實在無時不在新底進展中。如不尙客觀，新舊實難判說，無怪一般青年，自以為維新，其實是在開倒車了。

傍晚，人已覺倦，偶在窗前站住，望見一個戴着時式闊玳瑁邊眼鏡的青年在窗前愔愔地經過。不

久房門上響起指擊的聲音來，房門開後，知道這青年原是爲着看我而來的，他曾經聽過我底講，成績是很好。略略寒暄以後，我就覺得他是有点頹唐的了。

『爲着救濟青年，』他躊躇着和我說，『我知道先生是肯出力的，可是不知道這件事由先生去設法方便不方便？』

『什麼事？』我應聲回問。

『就是一個十八九歲的人，也是個學生，他還是去年關進去的，現在已經轉到了反省院，想去弄他出來，不知道可由先生設法不？』

『這可沒有把握，因爲我實在沒有相當的人可託。』

『我也早知道這實在是很爲難的了，明白的人總是無法去辦，有力的人往往以爲枉殺幾個青年並不要緊，總之光明戰不退黑暗。那人委實值得表同情，可是在我，實也覺得有點滑稽呀！』

『怎樣？』我問，『那人是誰？』

『是這樣的事，我索性從頭訴說一遍罷：我這次趕到杭州來，原只爲着陪我底表妹考學校。她要我陪伴來，是因爲以爲我能幫她忙。學校是在城外的，從報名起，我們一道來回。不知趕了多少趟，倒都

還順利。起初，她怕得程度不夠，考不取；我一面幫她預備種種的功課，一面爲她到我所認識的教職員處說情，也還順利，她不再害怕，有時有點高興而且得意了。後來怕得臨考着忙，或者時間趕不上，誤事，我多方設法安慰她；一到後半夜，不再睡熟，老早地陪伴她去，直等到她行了才一道回來；總之，她有困難我就盡力設法爲她解除，她有要求，我就盡力設法爲她去辦，倒也還都順利。自然辦到一件，打通一關，她就高興，我也就覺得安慰。我是想從她底最後勝利的高興，得到個大安慰。現在榜已貼出，她是名次高高地取了，我本可以從她底歡喜快樂了，不料她又提出了這要求。就是要我設法營救她同學底朋友，那已轉到了反省院的青年。這我自然辦得更努力，因爲知道這實在是難的；可是如今結果毫無，她却以爲別的事都已爲她辦妥，這事總也容易成功。恐怕她還疑心，我不肯爲別人底事出力，說了許多那人實在冤枉，實在可憐，實在值得表同情的話呢！

「現在，看她底神情，好像比她自己考不上還難過，我也比怕不能幫她考上更着急了。本來已可快快樂樂地回去，現在弄得好像走頭無路了。」「十年之功敗於一旦，」這且不管，只是現在所受的難堪，實在無法解除，先生！可有什麼辦法呢？」

我聽得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只是設想我來客底心情，幻想他那表妹底神情。

我又想見了那紅屋頂的牢監，我想那裏怕將老是有關着，只是那關着的人是在流動更換的。

（若有其事）

山居日記（節錄）

寒 星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 雨

夜四點鐘醒，天大雷雨。

雨止後，窗外牧童就水窪作水戰。草色暗綠，樹亦陰暗。林中人家，時有輕烟飛出。

赤足到山上漫遊，大龍小龍兩山白雲冉冉上升，如烟自腰際飛騰，四野黯黑，仍有雨。

歸至窗下讀書，天又雨，雨聲淅淅，他無音響，繁燥的夏蟬，也沒有了歌聲。

有人在田間冒雨剝毛豆。

鄉間買鴨子的故事非常有趣味。他們所賣的鴨子當時是收不着錢的，因為鄉人不肯買公鴨，而鴨在幼小的時候是看着特徵的。但販鴨子的人却能認識。他們採用的方法，是春季付鴨冬季收錢。如養大後發現是一隻公鴨，購主不但不給錢，還可以隨時吃掉，祇要把鴨頭留下還給賣鴨子的人，毛也要給他。他藉鴨頭可以認出是不是真的公鴨。價約二角一隻。

晚飯後，雨止地濕。我和良才赤足到婁村買柿。婁家在一村後，初似絕路，沿一籬牆行，及轉身，現窄道。再向前，得大道，即是婁家。門前菓樹極盛，並有大松樹一樹，高數丈。鄉人對客很謙虛。柿澀，還不能吃。採得十枚，與錢數却而後受。

八時歸家。天氣涼爽。燈下讀托爾斯泰復活，讀完上卷第十八章，倦極入夢，書落地上。

九月四日 雨

起身後，擬寫小說，精神倦怠，改作暴風雨之夜。

午後，與良才冒雨買玉蜀黍。鬚未盡焦，繳取回煮食。順便買葫蘆二個，風乾後寄回家，計銅子三十枚。

晚飯後，天冷無衣，無法禦寒，我們祇有在闇黑的堂前，默然對坐。

今天繼續把復活看完了。這部書實在不愧為世界的傑作，解剖心理，精細入微，寫牢獄生活和充軍情形，也極切到。不過，我不愛這一類的細磨細琢的製作。在技巧上，我不能完全同意。全書以上卷第十七章寫得為最好，和前夜十八章可以說是異曲同工，極能表現作者天才。二十九章寫監牢中人物也很細緻。下卷第八章寫兩個性情不同的人談話，恰到好處。南赫留道甫的思想，有一節叫人感慨無

窮。

他們如在戰場上似的待人民，也用攻敵的手段來攻人民，正好比軍人假冒民衆的意見，但遮蓋了他們殘殺的罪名，而且認他們的殘殺爲英雄的功績，而那般政治的官吏也同樣的假冒着民衆的意見，乘着許多危險，侵犯人類所最愛的自由和生命，用保護的假名義，遮蓋了他們所做的殘暴行爲，還以爲是他們的榮光！(P. 24)

我們看了這一段，看看托氏死後以至今日的世界，究竟有什麼改變呢？遠的不說，就講我們自己最近的經歷罷……哦！有什麼說的，不過是徒有其名罷了！嗚呼……

九月五日 晴

早起以後，赤足上山去看大龍山的山色。全部靛藍，色極悅目，僅頂端微微的霧着，山後天光明亮。大約是要晴了。但中天烏雲漫佈，疑有微雨……

獨上烟黛山。這是我替它改的名字，原名是烟袋。沿途埋上多螺螄，甚大，全身舒展徐行，殼聳立行動遲緩，白液時起，『有君子風！』途中籐蔓糾足，行走不能快暢。到頂，縱目看四方景物，有白鴿一羣飛過我家，爲我證明了『白鴿飛處是吾家』的寫實。

沿山後下，及中部有「小兒廟」。廟是小兒所築，長方石五塊疊成。後二上刊各種石佛，陰陽各刻一，兩旁石各一，有字，已模糊。頂橫石一。相傳鄰間兒童牧牛，遇雨，戲築此躲避。好事的人刻石佛其上，成了這個廟。廟建立在清初。

仍回到山峯，從側面下。

作文。

午後，和叔真到山後漫遊，尋幽徑，得一大竹林。細聽竹下風聲，有如音樂。竹根遍地，沒有可以製杖的。

松岩去找靜如的父親，他已經回家去了。

晚飯後，漫遊。前山有桐子很多，色黃，如盤桃。細辨可見瓣。採其一，放在袋中，不久出水，棄之。很想到河邊，路不好，天又暗，乃回。

山凹處有人家，遠觀如畫。

有小兒在牧羊，力不及羊，左右牽拉，終是有趣。

燈下閒話。已而和叔真外出玩月。這時露已濕草，不能坐地上，四方寂靜，籠罩在淡淡的光輝之中。

十一時，倦寢。

九月六日 晴

松岩五時入城。

到門外草場上小步。太陽未起，清露如霜。遠望作白色，近視爲水珠。鞋盡濕。又到園中，南瓜花色愈
嬌豔，較之杏黃衫子爲美。

四野有鶉鴉聲。

歸家，牧兒已羣戲於窗外。

讀馬丹波哇利，蓋第一部第八章。作者心細如髮，描寫入微，真不愧爲『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其間，有諷罵『浪漫主義』作家的一節，話最刻毒。這是在形容愛瑪的一節裏所說。

「因此，她遂讓自己走入那浪漫詩人的曲徑裏去，聽湖上的琴韻，聽將死天鵝的啼聲，聽落葉，聽入天堂的真女，以及聽山谷的天籟。她雖是討厭這種行爲，雖是不願意照做，但從習慣上却不能不繼續下去，從虛榮上也不能不繼續下去，末了，自己也很驚訝，覺得感情竟平靜了，只是面上做得很悲傷，而心裏却毫無哀感。」(P. 61)

和良才到汪村買肉。村前有古木，對徑約三尺，高五丈。鄉村多古木，真個是賞玩不盡。

飯後，煩惱萬狀，棄書出遊。先沿山尋前番來此泊舟處。農人工作甚忙，有的稻子已割，有的臥倒田中，有的在重犁。村中有打稻的。烈日可畏，晒頭痕痛。村中用草覆油船，置廣場上，現在是草色已晒成銀灰了，閃閃而有光。畦堤種豆，不易行走，鄉中真無棄土。羊甚多，繫草坪上，見人來，輒「咩咩」狂叫。啄木鳥時藏田間，聽到行人的足音，「呢呢」飛去。其聲似含水分極多。向前，得泊舟處。

再折回，沿一因樹爲籬的人家的籬牆前行，右折，上山爲棉田。田旁又爲籬，很密。無法看到另一面。又沿籬走，分畦旁小樹，入大道。左折，得廣場，舉目遠看，大龍宛然在目，湖落茫茫一片。天酷熱，歇人家樹蔭下，樹排列四株，高且古，有獨生的，有對生的，也有四生的。蟬聲煩燥。黃黑牛各一，臥樹下，雞鴨很多，分散覓食遊戲。涼風忽起，落葉紛紛，黑牛爲風所吹，抬頭扇鼻，兩耳昂起。遠遠有鴉鵲聲。

從這裏向前，又折得一村，有歌聲，機織聲。前有竹林，約計之不下萬竿。竹蔭有人家，門前以蘆柴作短籬，色黃而潤。上覆衣晒晾。門前爲湖。湖畔有大盆，可惜沒有同行的人。不然，這一回的漫遊是有特殊的風趣的。歸途中又遇數啄木。

稍歇路旁牛棚內，遍體盡汗，日光強烈。沿山尋道，披草覓堤，時有錯誤。經數尋，到一村，村前古木又

多。我最愛一大楓樹，有兩根對生木，纏繞在上面，如雙龍，沒有照相器，不能拍攝下來。

向前，路又不通，折回，另覓道。沿途藤蘿特多，而且多刺枝，無何，到一小塘，兩枚兒鬥草上，五牛在作水中浴，輕風微拂……

四時半，又出，先到煙黛山，尋「神曰」，原來是一荒石。這時西方雷聲隱隱，遍佈烏雲，想彼處正雨。沿山之後脊下，到蜈蚣山，山低於煙黛，然形勢曲折，山峯平坦，每至一峯，輒疑路盡，向前，又得新路，於是者約半里。忽山風大起，烏雲向此舒卷，急歸。

五時，松岩攜回周弟一信，知道光慈已到燕湖，將直接返上海。又知小舅已因病返里，現在大嘴上，有暇當去看看他的病。

飯後，往後山。夕陽如火，大龍山作銀灰色，甚光潤，明天定是晴天。在草坪上閒坐了許久。

園中有扁豆。

今晚，睡甚遲。

九月十五日 陰

終日微雨，至夜漸大……

讀安特列夫小人物的懺悔，翻到第二十六面，讀至「赤血在深夜的黑暗裏流着還有那天上的紅光！上帝啊！好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在這世界裏轟擊呢！」（九月三十日）數語，別有所感，中心悽然。無怪乎他對於人生，對於世界，表示了無限的憤慨了。就在這一個小冊子裏，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話。『這世界上的道路是這樣的曖昧隱謎。』（P. 35）所以他願意『我願意，這地球裂開來，把你們全吞下去』（P. 77）他覺得『我的四周圍都是陰涼靜肅』（P. 125）所謂人生不過這麼一回事。

『我的生命祇掛在一條線上，無論什麼走過的人都能夠任意碰斷這條線的。我成功了什麼大事業了，敢袖着手靜坐着，我這不可靠的一點點人格，即是我工作的果實，都在什麼地方呢？幾把椅子，幾張桌子，兩個孩子，這就是我一輩子所做的成績總數。

而且『現在生活程度怎高到這樣地步。真叫窮人看着將來要嚇呆的』（P. 104）『受苦是普遍全地球的』（P. 155）除去連接牽手做一個大解決，是沒有希望的。因此，安得立夫喊道：

『來呀，讓我們連接牽着手罷！我愛你們，我愛你們……』（P. 155）

這小人物是一個失業的人。全書表現失業心理很能深入，使我不得不連帶的想起莫泊桑的『個失業的人和左拉的失工。他失業了，他自己咒詛自己，他怪他自己，他說：

「我是一個在地球面上最無價值的人。現在，我連我自己這苦命的需要，都供給不起，請那些靠着我的人的需要都休息罷。一隻用喙啄着路旁一堆糞的麻雀都比我活得有點價值。」（P. 110）

他歸罪他失業的原因，由於他自己太忠實。

「外面的人一個一個都是偷搶劫掠，而我在這兒死抱着「誠實」的空字眼餓死，讓他們想着我，祇是心裏暗笑，我又何苦呢？」

他失業了！他還是想找生活！但是，結果何如呢？「我出去亂走，拜望我的熟人，我拿着謀事的荐書走遍了二百多家門口，但是沒有一個人彷彿用得着一個誠實有良心的工人。」（P. 112）到後來，竟弄得他「躺在床上，滾來滾去，或是鎮夜的吸煙。」（P. 120）終至跑去自殺，這是多麼悲慘的事件啊！……這就是世界給予一個誠實工友的待遇！

他的際遇如此，這也無怪乎他對於人生咒詛了。自然我們要笑，他不曾找出路，他祇曉得做一個「百靈鳥」實在說來，他是沒有積極的路。他所歌詠的人生何如呢？他說道：

「我愛百靈鳥，他們常在天空中飛翔着唱，不在地上，也不在樹裏。別種鳥一定要自己舒服

着棲躲在樹枝上，在他們未唱之前，先要合上他們的羽毛，然後你唱我和我的叫起來，但是一頭百靈鳥獨自飛翔在天空裏的時候就唱了，可愛呵！可愛呵！我已經魂漂意遊去了！(P. 67)

他在大戰時代，所見到的人民的悲慘，是可以由這個故事來象徵說明的，也就是這『懺悔』全稿思想的表現：

『在一處樹林裏，一堆新近被殘殺的男子，他們旁邊有三個女人，滿身赤裸着，綁着，腳顛倒掛在上面。在那些女人裏有一個身邊躺着一個一歲多的嬰孩，張着兩隻小手臂向着他的母親。那母親還活着，她的臉上充滿着血，她也張着她的手臂向那嬰孩，但是他們彼此都夠不着。』(P. 152)

這是多麼沉痛的人類的象徵表現。你便是鐵石心腸，也不能不因之有所傷感罷。

安得列夫這部書是非戰的。他的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是錯誤的。我們以為在某種條件之下，我是不反對戰爭的。為着自由的爭鬪是必不可避免的。安得列夫苦惱而不找出路也是錯誤的，拿着生命去為全人類的自由而爭鬪，纔是真正的戰士！

他的這句我最愛是那樣的簡練動人！

(流離)

旅歐日記

謝冰心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神戶

二十早晨就同許多人上岸去，遠遠地看見鐘山上那個青草栽成的大鐘，壓在山半，青得非常的好看。

神戶街市和中國的差不多，兩旁的店鋪，却比較的矮小。窗戶間陳列的玩具和兒童的書，五光十色，極其奪目，許多小朋友圍着看。日本小孩子的衣服，比我們的華燦，比較的引人注意。他們的圓白的小臉，烏黑的眼珠，濃厚的黑髮，襯映着十分可愛。

幾個山下的人家，十分幽雅，木牆竹窗，繁花露出牆頭，牆外有小橋流水。——我們本想上山去看雄兩瀧，——是兩處瀑布。往上走的時候，遇見奔走下山的船上的同伴，說時候已遲了，我們恐怕船開，只得回到船上來。

上岸時大家紛紛到郵局買郵票寄信，神戶郵局被中國學生塞滿了。牽不斷的離情！去國剛三日，

便有這許多話要同家人朋友說麼？

回來有人戲笑着說：『白話有什麼好處，我們同日本人言語不通，說英文有的人又不懂。寫字罷，問他們「那裏最熱鬧」他們瞠目莫知所答。問他們「何處最繁華」却都恍惚大悟，便指點我們以熱鬧的去處，你看！』我不覺笑了。

二十一日 橫濱

黃昏時已近橫濱，落日被白雲上下遮住，竟是朱紅的顏色，如同一盞日本的紅紙燈籠——這原是聯想的關係。

不斷的山，倚欄看着也很美。此時我會用幾個盛快鏡膠片的錫筒，裝了幾張小紙條，封了口，投下海去，任他飄浮。紙上我寫着：『不論是那個漁人檢着，都祝你幸運。我以東方人的至誠祈神祝福你東方水上的漁人！』以及：『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等等的話。

到了橫濱，只算是一個過站，因為我們一直便坐電車到東京去。我們先到中國青年會，以後到一個日本飯店吃日本飯。那店名彷彿是『天香館』也記不清了。脫鞋進門，我最不慣，大家都笑個不住。侍女們都赤足，和她們說話又不懂，只能相視一笑。席地而坐，仰視牆壁窗戶，都是木板的，光滑如拭，

外陰沉，潔淨幽雅得很。我們只吃白米飯，牛肉，乾粉，小菜，很簡單的。飯菜都很硬，我只吃一點就放下了。飯後就下了很大的雨，但我們的遊覽，并不因此中止。却也不能從容，只汽車從雨中飛馳，如日比谷公園，靖國神社，博物館等處，匆匆一過，只覺得遊了六七個地方，都是上樓下樓，入門出門，一點印象也留不下。走馬看花，霧裏看花，都是看不清的，何況是雨中馳車，更不必說了。我又有點發熱，冒雨更不可支，沒有心力去流覽，只有兩處，我記得很真切。

一是二重橋皇宮，隆隆的小橋，白石的欄干，一帶河流之後，立着宮牆。忙中的腦筋忽覺清醒，我走出車來拍照，遠遠看見警察走來，知要干涉，便連忙按一按機，又走上車去。——可惜是雨中照的，洗不出風景來，但我還將這膠片留下。聽說地震後皇宮也頽壞了，我竟得於災前一瞥眼，可憐焦土！

還有是遊就館中的中日戰勝紀念品和壁上的戰爭的圖畫，周視之下，我心中黨派之血如泉怒沸。小朋友，我是個弱者，從不會抑制我自己感情之波動。我是沒有主義的人，更顯然的不是國家主義者，我雖那時竟血沸頭昏，不由自主的坐了下去。但在同伴紛紛歎恨之中，我仍沒有說一句話。

我十分歉仄，因為我對你們述說這一件事。我心中雖豐富的帶着軍人之血，而我常是喜愛日本人，我從來不存着什麼屈辱與仇視。只是爲着『正義』我對於以人類欺壓人類的事，我似乎不能忍。

受！

我自然愛我的弟弟，我們原是同氣連枝的。假如我有吃不了的一塊糖餅，他和我索要時，我一定含笑的遞給他，但他若逞強，不由分說的和我爭奪，爲着『正義』，爲着要引導他走『公理』的道路，我就要奮然的懷着滿腔的熱愛來抵禦，並碎此餅而不惜！

請你們饒恕我，對你們說這些神經興奮的話，讓這話在你們心中旋轉一周罷，說與別人我擔着瑟伯，說與你們，我却千放心萬放心，因爲你們自有最天真最聖潔的斷定。

五點鐘的電車，我們又回到橫濱舟上。

二十三日 舟中

發燒中又冒雨，今天覺得不舒服，同船的人大半都上岸去，我自己坐着守船。甲板上獨坐，無頭緒的想起昨天車站上的繁雜的木屐聲，和前天船上禮拜，他們唱的『上帝保佑我母親』之曲，心緒很雜亂不寧，日光又熱，下看碼頭上各種小小的貿易，人聲嘈雜，覺得頭暈。

同伴們都回來了，下午船又啓碇。從此漸漸的不見東方的陸地了，走到海的盡頭，再見陸地時，人情風土都不同了，爲之悵然。

曾在此時，匆匆的寫了一封信，要寄與你們，寫完匆匆的拿着走出艙來，船已徐徐離岸。「此誤又是十餘日了！」我黯然的將此信投在海裏。

那夜夢見母親來，摸我的前額，說：「熱得很，——吃幾口藥罷。」她手裏端着藥杯叫我喝，我看那藥是黃色的水，一口氣的喝完了，夢中覺得是橘汁的味兒。醒來只聽得圓窗外海風如吼，翻身又睡着了。第二天熱便退盡。

二十四日以後——舟中

四圍是海的舟島生活，很迷糊恍惚的，不能按日記事了，只略略說些罷。

同行二等三等艙中，有許多自俄赴美的難民，男女老幼約有一百多人。俄國人是天然的音樂家，每天夜裏，在最高層上，靜聽着他們在底下彈着琴兒，在海波聲中，那琴調更是淒清錯雜，如泣如訴。同是離家去國的人呵，縱使我們不同文字，不同言語，不同思想，在這淒美的快感裏，戀別的情緒，已深深的交流了！

那夜月明，又聽着這琴聲，我遲遲不忍下艙去，披着氈子在肩上，聊禦那泱泱的海風。船兒只管乘風破浪的一直的走，走向那素不相識的他鄉。琴聲中的哀怨，已問着我們這般辛苦的載着萬斛離愁，

同去同逝。爲名？爲利？爲着何來？『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團圓月？』我自問已無話可答了！若不是人聲笑語從最高層上下來，攪碎了我的情緒，恐怕那夜我要獨立到天明！

同伴中有人發起聚斂食物果品，贈給那些難民的孩子。我們從中國學生及別的乘客之中，收集了好些，遂下二等艙去。他們中間小孩子很多，女伴們有時抱幾個小的上來玩，極其可愛。但有一次，因此我又感到哀感與不平。

有一個孩子，還不到兩歲光景，最爲嬌小乖覺。他原不肯叫我抱，容易用糖和餅，和發響的玩具，慢慢的哄了過來。他和我熟識了，放下來在地下走，他從軟椅中間，慢慢走去，又回來撲到我的膝上。我們正在嬉笑，一抬頭他父親站在廣廳的門邊。怨他不能過五十歲，而他的白髮和臉上的皺紋，歷歷的寫出了他生命的顛頓與不幸，看去似乎不止六十歲了。他注視着他的兒子，那雙慈憐的眼光中，竟若含着眼淚。小朋友，從至情中流出的眼淚，是世界上最神聖的東西。晶瑩的含淚的眼，是最莊嚴尊貴的寶圖！每次看見處女或兒童，悲哀或義憤的淚眼，婦人或老人，慈祥和憐憫的淚眼，兩顆瑩瑩欲墜的淚珠之後，竟要射出凜然的神聖的光！小朋友，我最敬長這個，見此時往往使我不敢抬頭！

這一次也不是例外，我只低頭扶着這小孩子走，頭等艙中的女看護——是看護暹羅船的人們的

——忽然也在門邊發見了。她冷酷的目光，看着那俄國人，說『是誰讓你到頭等艙裏來的，走走快去！』

這可憐的老人踉蹌了，無主倉皇的臉，勉強含笑，從我手中接過小孩子來，以屈辱抱歉的目光，一看那看謬，便抱着孩子疲緩的從扶梯下去。

是誰讓他來的？任何一個慈愛的父親，都不肯將愛子交付一個陌生人，他是來照看他的兒子的。我抱上這孩子來，却不能謾庇他的父親！我心中忽然非常的抑塞不平，只注視着那個胖大的看謬，我臉上定不是一種怡悅的表情，而她却服罪的看我一笑。我四顧這廳中還有許多人，都像不在意似的。我下艙去，晚餐桌上，我終席末曾說一句話！

中國學生開了兩次的遊藝會，都曾向船主商量要請這些俄國人上來和我們同樂，都被船主拒絕了。可敬的中國青年，不願以金錢為享受快樂的界限，動機是神聖的，結果雖毫不似預想，而大同的世界，原是從無數的嘗試和奮鬥中來的！

約克遜船中的侍者，完全是中國廣東人。這次船中頭等乘客十分之九是中國青年，足予他們以很大的喜悅。最可敬的是他們很關心於船上美國人對於中國學生的輿論。船抵西雅圖之前一兩天，

他們曾用全體名義，寫一篇勉勵中國學生爲國家爭氣的話，揭帖在甲板上。文字不十分通順，而詞意真摯異常，我只記得一句，是什麼：『飄洋過海廣東佬』，是訴說他們自己的飄流，和西人的輕視。中國青年自然也很懇摯的回了他們一封信。

海上看不見什麼，看落日其實也設有趣的了，不過這很難描寫。我看見飛魚，背上兩隻蝗蟲似的翅膀。我看見兩隻大鯨魚，看不見魚身，只遠遠看見他們噴水。

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船上生活，只像聚什麼冬令會，夏令會一般，許多同伴在一起，走來走去，總走不出船的範圍。除了幾個遊藝會演說會之外，談談話，看看海，寫寫信，一天一天的也漸漸過盡了。橫渡太平洋之間，平空多出一日，就是有兩個八月二十八日。自此以後，我們所度的白日，和故國的不同了！鄉夢中的鄉魂，飛回故國的時候，我們的家人骨肉，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忙忙碌碌。別離的人，連魂來魂往，都不能相遇麼？

九月一日之後

早晨抵維多利亞（Victoria），又看見陸地了，感想紛起！那日早晨的海上日出，美到極處。沙鷗羣飛，自小島邊，綠波之上，輕輕的蕩出小舟來。一夜不會睡好，海風一吹，覺得微微悵悵。船上已來了攝

影的人，這我們在烈日下坐了許久，又是國旗，又是國歌的鬧了半日，到了大陸上，就又有這許多世事！船徐徐泛入西雅圖（Seattle）碼頭上許多金髮的人，來回奔走，和登舟之日，真是不同了！大家匆匆的下得船來，到扶橋邊，回頭一望，約克遜號郵船凝獸的泊在岸旁，我無端黯然！從此一百六十九個青年男女，都成了飄泊的風萍，也是一番小小的酒闌人散！

西雅圖是三山兩湖圍繞點綴的城市，連街衢的首尾，都起伏不平，而景物極清幽。這城五十年前還是荒野，如今竟修整得美好異常，可覩國民元氣之充足。

匆匆的遊覽了湖山，起了幾個歡迎會，三號的夜車，便向芝加哥進發。

這串車是專爲中國學生預備的，車上沒有一個外人，只聽得處處鄉音。

九月三日以後

最有意思的是火車經過落基山，走了一日，四面高聳的亂山，火車如同一條長蛇，在山半徐徐蜿蜒。這時車後掛着一輛敞車，供我們坐臥，看着巍然的四圍青鬱的崖石，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我總覺得看山比看水滯澀些，情緒很抑鬱的。

途中無可記，一站一站風馳電掣的過去，更留不下印象。只是過米西西比（Mississippi）河橋

時，微月下覺得很瑰玲偉大。

七日早到芝加哥（Chicago），從車站上就乘車出遊，那天陰雨，只覺得滿街汽油的氣味。街市繁盛處多見黑人。經過幾個公園和花屋，是較清雅之處，綠意迎人。我終覺得芝加哥不如西雅圖。而芝加哥的空曠處，比北京還多些青草！

夜住女青年會幹事舍，夜中微雨，落葉打窗，令我惘然。寄家一片，我說：

『幾片落葉，報告我以芝加哥裏的秋風！今夜會到電影場去，燈光驟明時，大家紛紛立起，我也想回家去，猛覺一身萬里，家還在東流的太平洋水之外呢！』

八日晨又匆匆登車，往波司頓進發。這時才感到離羣。這輛車上除了我們三個中國女生外，都是美國人了。

仍是一站一站匆匆的過去，不過此時窗外多平原，有時看見山畔的流泉，穿過山石野樹之間，其聲潺潺。

九日近午，到了春野（Spring field）時，連那兩個女伴也握手下車去。小朋友，從太平洋西岸，繞到大西洋西岸的路程之末，女伴中只剩我一人了！

九月九日以後

九日午到了所謂美國文化中心的波司頓 (Boston) 半個多月的旅行，才略告休息。

在威爾斯利大學 (Wellesley College) 開學以前，我還旅行了三天，到了綠野 (Green Field) 春野等處。參觀了幾個男女大學，如侯立歐女子大學 (Holyoke College) 斯密司女子大學 (Smith College) 依默和司德大學 (Amherst College) 等，假期中看不見什麼，只看了幾座偉大的學校建築。

途中我讚美了美國繁密的樹林，和平坦的道路。

麻撒出色省 (Massachusetts) 多湖，我尤喜在湖畔馳車，樹影中湖光掩映，極其明媚。又有一天到了大西洋岸，看見了沙灘上遊戲的孩子和海鷗，回來做了一夜的童年的夢。的確，上海登舟，不見沙岸，神戶橫濱停泊，不見沙岸，西雅圖終止，也不見沙岸，這次的海上，對我終是陌生的，反不如大西洋岸旁之一瞬，層層捲蕩的海波，予我以最深的回憶與傷神！

九月十七日以後——威爾斯利

從此過起了異鄉的學校生活，雖只過了兩個多月，而慰冰湖及新的環境和我靜中常起的鄉愁，

將我兩個多月的生涯，裝點得十分浪漫。

說也湊巧，我住在閉壁樓（Boobe Hall）閉壁樓和海竟有因緣！這座樓是閉壁約翰船主（Captain John Boobe）捐款所築，因此廳中及招待室，甬道等處，都懸掛的是海的海的圖畫。初到時久不得家書，上下樓之傾，往往呆立在平時堆積信件的桌旁，望了無風起浪的畫中的海波，聊以慰安自己。學校如同一座花園，一個個學生便是花朵，美國女生的打扮，確比中國的美麗，衣服顏色異常的鮮豔，在我這是很新穎的。她們的性情也活潑好交，不過交情更浮泛一些，這些天然是『西方的』

（寄小讀者）

我的旅行記

胡愈之

——德國西部三大城的世界語旅行——

記得我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我最愛讀的書是康有爲的歐洲大陸游記和孫毓修譯的謙本國旅行記。到遠處旅行是一件快樂而有益的事。即使不能親去游歷而單讀遊記，也可以給你無上的樂趣。因為異邦人情風物的記述，不但可以滿足年輕人的幻想和好奇心，而且可以給你許多於實際生活上有益的教訓。有一位西班牙的作家說：旅行是照鏡子。人總不能看見自己，唯有和別處的人比較時，方照見了自己的真實面目。所以旅行和讀旅行記，是和照鏡子有同樣的快樂，在鏡子中發見自己時，無論是美的或醜的，你總會生出一種愉悅。

我算是有幸福了。到歐洲去跑了一回。在三年中間，走過了七個國土。我願意把我的浮面的觀感，寫些出來，給我們的青年讀者以些少的愉悅。我有很豐富的資料，可惜沒有像康有爲孫毓修那樣富麗的文筆，這是要向讀者諸君抱愧的。我現在先從最近的一段經歷寫起，便是從巴黎回到中國的途

中經過德國西部三個大城的一段。其餘的讓我有別的機會再來補足。

同車的波蘭苦學生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晚十時，在巴黎北車站上了火車，在朦朧的霧氣中，開始了一萬四千基羅米突的長征。這車是從巴黎經比利時、德國、波蘭直達俄國邊境的國際特別快車。三等車的設備卻非常簡樸，不像開行英法國內三等列車那樣的舒適。是在隆冬而且又過了新年，不是旅行的季節，所以旅客寥寥可數。我們的車廂中，只有四個旅客：一位比利時姑娘，一個丹麥拳術師，一個波蘭學生和我。那拳術師，除了丹麥話以外，就不能講別種語言，沒人能和他談話。可是他卻愛向人做出種種怪樣唱着哼哼調兒，把那位比利時姑娘嚇壞了，坐的不久，便換到別的車廂裏去。

剩下的是我們三個人。我便和那位波蘭青年對話起來。才知道他是在比利時 Ghent 大學讀書的，而且已得了工程師的證書，因為想繼續求學，而且又沒錢，所以去巴黎做工。最近受了世界經濟恐慌影響，沒有工作了，便只好回到波蘭去設法。他和我談了許多在巴黎做工的情形。他曾經做過汽車夫，機械工人，替闊人家看門，在牆頭上糊廣告。他說時氣宇昂然，彷彿很驕傲的樣子。我問他既是工程

師爲什麼不同波蘭做事去。他說，在波蘭像他同樣學歷的人，有整千整萬沒有事做，所以只好再加深研究，方能得一個位置。知識者的失業恐慌，原來到處是一樣的。

一夜沒有喫什麼東西。清晨到了德國邊境的大城柯洛業（Köln）下車，我就約那位波蘭學生同去咖啡店早點。他說不願去。我問他爲什麼不願去，他才說出了實話。他說身上只剩下三個馬克，還要買車票到愛森（Essen），所以不能喫早點了。我說我可以請他，他當初仍不肯。我邀了再三，他才同我去喫了。

喫過了早點，我們便分別。他是到愛森去找波蘭領事館借旅費回國的。到愛森去的三等車票要八馬克，而他只有三馬克，我想送給他幾個馬克，他一定不肯收。他說打算先用三馬克買票到一個中間的車站，到了那車站不下車，這樣便可到了愛森。到愛森時如車站檢票員要求補票時，他可以同他去領事館設法。這樣我便只好讓他獨自走了。他走後我卻還是替這位苦學生擔心。

萊茵河畔

在柯洛業我去訪問世界語週報（“Heroldo de Esperanto”）的主筆，是我前年出席比利時

萬國世界語大會時相識的。但他因病在家，館中的人另去找來了一個通世界語的人，陪伴我去遊覽城市。那位先生又是一個失業的，本是一個銀行雇員，失業了已有兩年。他陪了我走到街上，開頭就請我原諒，說是因沒錢，要教我請他和他的家人喫一頓午飯。我當然答應了。後來他領我到了一家頂便宜的工人飯店，他的夫人和小孩隨後也來，四個人同喫，是我付的賬。菜是非常粗陋，我幾不能下嚥。但是他們卻津津有味地飽喫一頓。飯後向我謝個不了。看他們的樣子，是好多天沒有飽餐了。

因為我留柯洛業的時間不多，所以他只領我去走了幾條大街，並去看了一看萊茵河的風景。柯洛業是萊茵河上第一大城。河的兩岸盡是工廠烟突。還有許多舊營房，半年前還駐有法比軍隊，新近是撤退了，但按照凡爾賽和約，德國仍不許在此駐兵。前年的萬國報紙博覽會曾在此開會。

道特芒

午後上車往道特芒 (Dortmund)。道特芒有幾位世界語同志是去年在倫敦識面的。這次聞知我要回國，再三邀我在他們那裏留下住二三天。在我未到以前，他們已經準備好一切招待的事了。車到時友人日君和道特芒的工人世界語同志都來車站迎接。當晚我便在日君家下宿，住了兩天，直到

第三日早晨方離道特芒。

道特芒是德國西部的大工業城市，所謂魯爾煤礦區（數年前被法軍佔領的）便在道特芒的附近。就街市建築而論，這裏是一個最有趣味的城市。因為城內的一部分還保存着中古的哥特式的建築，而另一部分則為戰後新建的最新的表現派建築。我們在街上閒遊時，有時走進湫隘的小巷，兩旁是古色斑斕的舊教堂，但繞過一個彎，便見了高可摩天的鋼骨洋灰的大廈，外面排着百貨商店的市招，一切的裝飾全是新奇古怪的。這可以給你一個非常離奇的對比。

去參觀了道特芒一個最大的鋼鐵工廠。這工廠的四周有十多里路遠，比得上一個小城市。廠內有火車，有鐵路。幾十個大煙突，整日放出煙煤，把附近一帶的房屋田莊全薰成了黑色。鑄鐵廠的大鍋爐，有一所房屋那樣大，透着赤色的火燄，遠遠望去，活像一個會吞人的怪獸。一走到了廠門附近，就聽得機器震動的聲音，鎮日像和雷一般地響着。平常的人進去便會覺得頭昏腦脹。在裏面整日夜工作的，生活更可想而知了。這樣便是現代的文明，因產業革命而造成的現代生活！

那廠平時雇了一萬四千人，現在減少到只有五千人。道特芒全城失業工人多到六萬人。

我去看了廠附近的工人住宅。雖然都是七八層大洋房，但是老舊污穢的不堪。走近時便覺臭氣

揆鼻，和上海浦東一帶苦力所住的棚屋也差不多。特別是屋旁囚首鳩面的一羣小孩，光景更是可憐。

道特芒既是大工業城市，所以工人的勢力非常大。工人的報紙就有兩家。一家是屬於社會民主黨的，名叫 *General Anzeiger*。一家是共產黨的，名叫 *Volks-Zeitung*。我因為對於新聞事業特別有興味，所以兩家都去參觀了。而且還會見了 *General Anzeiger* 的總主筆。雖然是工人報紙的總主筆，卻像一個銀行行長那樣的威風。知道我是遠從中國來，卻格外的客氣。他彷彿不太明白中國事情的樣子。他所知道的關於中國的消息，全是從英國資產階級報上得來的。共產黨的那家報館，空氣就不同。那邊的印刷工人看見了一個中國客人都放下工作，爭着握手招呼。談起中國事來，也很熟悉。

世界語同志的集會

到道特芒的第二天晚上，全城的工人世界語同志在市內的工會俱樂部內特意召集了一個會議，請我講些中國的事。與會的男女老小有四五十人。我是和王子一般地被優待着。我講了一些中國的大概情形後，大家都提出問題來問我。問到了中國工人的生活，婦女的地位，平民教育的情形後，大家都非常驚訝，想不到中國人能過這樣的生活。他們雖然也有失業，也有經濟恐慌，但像中國

「苦力的生活，他們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最後有一個七歲的小姑娘操着極流利的世界語問我：『中國有洋囡囡沒有？』我說：『有的。你跟我到中國去，我便給你一個中國磁製的大洋囡囡。』滿堂的人益笑起來。

在道特芒雖只住了兩天，但我對於道特芒世界語同志的熱情是永不能忘懷的。他們對我真像兄弟一樣地親切。一切我要求的事，他們全應許了，我要去看的地方，他們全陪我去看了。而且到處全替我設法，竭力要使我滿意。我在日君家住了兩天，一切食宿車資零用，不要我花費分文。他們說是特地請了我來，所以應該由他們花錢的，我因此倒反不安起來。因為他們自己都不是有錢人，而且有的是失業工人，他們卻挨了餓來陪我玩。當我上車離開道特芒那天，全體的世界語同志都到車站來送行。我要替他們代買月臺送客票，卻不許。他們每一個未失業的工人代買一張票給一個失業的。我見了這種情形，感愧到萬分。只有下層民衆，才真能消除民族國家的成見，大家如兄弟般地攜手。只有統治權到了這些人手裏，世界才有和平可言，至少我是這樣相信的。

工人家庭

現在再來說一說工人的家庭生活。拿我友H君的家庭來做例子。H是一個印刷工人，已有五十餘歲了。他和他的夫人一個兒子同住著。夫人操家政，兒子是在五金工廠做工的。他們父子倆做伴都沒有失業，所以在工人中間要算是有幸福的。他們的住宅是在四層樓上，一個客堂，兩間臥房和一個廚房。器具是很簡樸的，但客堂裏有鋼琴，縫衣機，打字機和無線電收音機。收拾的很清潔，在中國已要算是小康的家庭了。他們一家每日只喫一頓正式的餐飯，便是在正午。早晨和晚上，只喝茶或咖啡，和幾塊麵包就算了。H君夫婦是素食主義者，所以食品很簡單。他們父子每天清早六時便到工廠。午刻回家午餐，餐後又去工廠，到四點餘回來。每晚的生活大多是圍爐坐談，或者閱讀世界語文學與雜誌。他們一家全能講流利的世界語。H夫人待我和母親待兒子一樣的亲切。在旅行中我的外掛鈕扣都丟失了。在H家過了一宿，清早起來，披上外掛時，鈕扣卻都是完好的。H夫人在深夜偷偷地替我補綴好了。

失業登記所

不幸而失業的幾位，生活就不能像H君那樣的舒適了。他們雖然多少都可領得一點失業扶助

金，但這往往不到原有工資的半數，自然是難以生活，他們只好節衣縮食地挨着日子。我去同他們看了失業登記所，每個失業工人，每星期一三五日都必須到登記所去蓋印。在每人有一本的小冊上蓋了印後，方能領得兩天的扶助金。因為失業工人多，登記所門前總是擠的滿滿的。要排了隊，候了兩三點鐘，方能挨到登記的櫃前。工人住處較遠的，每去蓋印一次，這樣便花了一個整天。多浪費的勞力和時間啊！我挨進去看時，屋子內卻很寬大，排列着有十多個櫃臺，依照字母分劃着。登記所辦事的人大部分是工會職員，所以對工人都和氣。雖然擠着滿屋子的人，滿屋子的愁苦與貧窮，但是大家都是靜悄悄的，並不怎樣騷擾。有時也有失業工人的示威運動，則是排了整齊的隊伍，在街上游行，喊口號。行列卻依然非常嚴肅。德國人守秩序，具組織的精神，確是可以使人佩服的。

漢諾威

別了道特芒的同志以後，坐四點鐘的火車，就到了漢諾威（Hanover）。漢諾威的世界語同志七十五歲的老翁工君，戴着大雪來車站迎接。漢諾威是普魯士邦的一個大城，工商業非常繁富。右前皇室的別宮及御苑，現在都改爲公園及博物館。全城可游覽的地方很多。但我到的那天，下着拳頭

樣大雪，氣候降到零下二十度。埋葬在白雪下的古城雖然分外美麗，可是因街上太寒冷的緣故，不能出去遊覽。L君引導我到了一家車站近旁的咖啡店內，坐了半天。那咖啡店是一所玻璃建築的圓亭，四面可瞭望大街上的行人和遠處的雪景。又有着悠揚的音樂，所以並不覺着寂寞。

L君去找了當地的許多世界語同志，晚間在一所公共食堂裏集會，大家閒談了一個黃昏。這裏的空氣可是和在道特芒不同。因為在道特芒所遇見的是些工人同志，而在漢諾威，陪伴我的卻是幾位紳士先生紳士太太和小姐們。他們都溫文和藹，懂得禮貌。我很愉快，但也感到拘束不安。我們雖也談到了未來戰爭，談到政治，談到經濟恐慌，可是大部分所談的還只是風月。所以在這裏沒有報告的必要。

在夜半以後，我上了夜快車，有兩位先生一位太太伴送我到車站。天明時我已到柏林了。

(中學生)

旅居印象記

李石岑

一

我已經復活了。在這種環境之下，不由你不復活起來。歐洲人好像都入了「快活教」，他們分外的會想出許多快活的事情出來。好好的大家坐在一桌喫飯，他們卻有意無意的把你的名字當歌唱，引得大家都合唱起來，一會兒「懷娥鈴」(Vivien)也出來了，一會兒又大家雙雙的跳舞起來了。試問你在這種環境中，不復活起來，有甚麼第二個好方法？歐洲人不知有所謂龍鍾老態，便是到了五六十歲，他還要攜着他的夫人到海邊一同游泳，在沙洲上可以弄出許多年風光，他們的精神總是不老的。我在法國的時候，看到許多六七十歲的老婦人夾着書包上學，有些學醫的，有些學繪畫的，有些學外國語言的。在外國語言的學校，更容易遇到這種老婦人，可是她們十分之九是 Mademoiselle。她們在講堂上一樣的你拉我扯，做手勢，做口勢，有時候對答不出，還要很難為情。可是從沒有看到中國學生像她們那樣活潑，會跳，會唱，會交際，會玩味生活。中國人總是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在日本留學，

這個對照還看不分明，若在歐洲留學，便立刻可以感覺到中國人是死的，是老的，因為中國人的精神死了，精神老了。不要回到中國去觀察，便在這些留學生的態樣上去觀察，已足夠證明了。

二

這又是在法國遇到的事。一個八十歲的帶瘋勢的老婦人忽然從樓上跌下，幸好樓並不高，可是左臂已受重傷。上午跌倒，傍晚時她的兒子乘了汽車來了；兒子和她是分開住的，一會兒又去了。我跑到這老人牀前去慰問她，問道：「爲甚麼不叫兒子在這邊招扶？」她說：「他有一定的工作。」我說：「請假服侍兩日又何妨？」她說：「工作比甚麼還重要，我甯可多苦兩日，不可叫他失掉一日的工作。」我一到法國，就常常聽到 *Travailer, Travailer* 的聲音，這回到德國來，纔知道德國人看重工作，比法國人更利害些。所謂工作，並不一定是在工場作工，或在會社服務，只要是勞動都叫工作。他們對工作是覺得有一種樂趣。許多事並不需要學習，自然會做的；只要你養成一種愛工作的習慣，自然會產出許多的好成績做你愛工作的報酬。我住在一個德國人家裏，家中僅有老父老女二人。老父年紀近八十歲，老女年紀五十五歲。先談談這個老女。她現在還是一個 *Franziska*。她會到過英國，法國，意

大利、瑞士等處。她的英語意大利語都說得很流暢，可是現在老了，過去的事也不大提起了。她是一個最愛工作的人，她說一天不工作，甚麼毛病都出來了。她能夠做各種上等西菜。從前每日往柏林去，任各種上等人家的烹飪，每日可得十餘馬克。她又能夠縫製各色衣裳，能夠做男子的西服。她又會編織各種大花窗幔。她又會理園藝。她又會修鐘表。她每次洗濯的工作更可驚駭。有一次我會暗地裏計算着：計窗幔九件（每件長約丈餘），被蓋六件，Herald 十二件，Sailmaker 十三件，汗衫十九件，襪子二十四雙，衣領十七件，長手巾六方，小手巾十五方。從上午九時起到下午七時止，此項工作完畢。第二日一早掛曬滿園，下午在廚室熨燙。熨燙的工作，非過來人不能道。第一須大氣力，第二須懂方法。這位五十五歲的老女，兩日之內，把這種洗濯的工作完全結束。此外還要照常的打掃各室兼烹飪，并整理園藝。這段話諸君聽來，有些不相信麼？老實說，德國女子的家庭工作幾乎個個是如此。再談這個年近八十的老父。他真可憐，他走路不是走路，是數石板，因為太老了。可是他每日總要找許多工作去消遣。有一次他異想天開，他想把園中高五丈餘的大樹砍倒。一因遮住太陽，不便園藝，二因可充冬間的柴料。他作這項工作時，將茶壺報紙之類放在身旁，以便於休息時消遣。總共花了一星期的工夫，他居然把這個大樹拿下。他最初挖去根株，其後從高梯爬上樹梢，披去枝條。當他爬上樹梢時，全家和近鄰都為

之震駭，但他悍然不顧，結果如願以償。德國人愛工作的傾向，大概如此。他們不像中國人把工作當作苦事或當作醜事。穿了大禮服在馬路上拖車子是很平常的事。他們在工作的能力上分階級，不像中國人在穿長衣和短衣或在搬運行李和不搬運行李上分階級。

三

歐洲的小孩子和少女最大的娛樂便是乘腳踏車。如果你要問腳踏車的數目，那就幾乎小孩子的統計便是腳踏車的統計。腳踏車的製造是大小不一的。小孩子的高矮與腳踏車的大小成正比例。在無事時，小孩子乘了腳踏車穿過各種森林，吸取新鮮空氣，有事時，小孩子一手拿着「車子」，一手提着許多用品，最有趣味的是七八歲甚或五六歲的女孩子每日沿門送報。德國鄉村大都外築籬籬，籬邊即置一信箱。這種活潑輕靈的小女孩由腳踏車上傳送各種報紙，既慎重，又敏捷，倏爾而來，悠然而去。有一日清晨天下大雪，遍地皆成雪白，此種小女孩乃盡去外衣，僅着輕裝綠衣一襲，飛車傳送，雪白世界，有此綠衣女郎作點綴，自然之美，予欲無言，十八九歲之女郎亦愛乘腳踏車，又別有一種風度，從前的緩步潛移之美，現在卻變為飄然遠去之美了。間有五六十歲上下之老嫗，亦由腳踏車度其運

這之生活，然而從後面視之，何嘗是五六十歲上下之人兒。當我住在法國時，房主有一兒子，因在學校成績甚優，即賞給價值百元之新腳踏車一輛。這位兒子視這輛新腳踏車幾如生命，每日拆開檢視，積之既久，拆散拚合，應付裕如，宛如一腳踏車的製造者。歐洲小孩子的自動生活，大都如是。

四

我現在要紀述歐洲人熱狂的兩個季節：一個是冬季，一個是夏季，都就體育方面而言。一到了冬天快要下雪的時候，凡屬崇山峻嶺之區，都呈一種活躍的現象。歐洲人無論男女，最喜歡滑冰，由高山上直滑到平地。滑冰的種類很多，而最普遍的有三種：一、雪靴（*Ski*）靴用木頭製，長幾與人身等，前寬後狹。另有二支杖（*Sticks*），以便於防制危險。此種運動，宜十分機警，善取方向。倘方向不偏，步伐不亂，可以從萬丈高處，一瞬間滑到平地。當滑下時正如乘風而遊，有野馬塵埃之感。歐洲小孩最愛此種遊戲，大都在小山上練習。有擅絕技者則由高山翻身而下，冒生命之大險，但他們恬不為怪。二、雪撬（*Soliten*）雪撬亦用木製，撬底多嵌光滑之鐵皮，撬旁或撬後有各種精巧之裝飾品。女子以乘此種雪撬從絕頂如飛而下，為人世絕大之快樂。若在普通鄉間，一般小孩幾莫不以雪撬為冬間唯一之

遊戲。三冰靴 (Solittsoluh) 靴底繫鐵條，便於滑走。穿着冰靴，可在水面冰地上遊行。歐洲女子有在嚴寒之際，僅着浴衣一襲，以滑走於冰上者。其活潑輕盈之態，在垂老之中國人那會夢見。以上三種滑冰，無論男女老少，皆一致愛好。他們喜歡在雪上作種種遊戲，或仰臥雪上，或用雪互相投擲，或在雪坡上互相追逐。這種遊戲以夫婦或情好行之者為最多。無非利用大自然之美，以增進人類之美，以鍛鍊抗拒大自然之意志，以變換平凡單調之生活法 (T. d. h. s. w. i. c. e.) 在冰風刺骨之嚴寒中，不整居於深閨，而作一種露天生活，真可謂善於玩味生活者。

五

一到夏季，其活躍跳擲之精神，更有過之。凡屬海邊河邊，湖邊江邊，都成為生活之中心地。歐洲人最愛太陽，平日可以在太陽光線中曝曬竟日，不覺疲倦。一到夏季，則相率建築小墅於江邊海邊，以便長時間生活於太陽光線之下。這種小墅佔地極小，長廣均約丈餘，只一臥室，一小茶室而已。各墅大小雖約略相同，而布置裝飾則各不一。各墅毗連，成一小市，至饒風趣。亦有自帶乾電，裝小電燈者，更形別致。各墅建築可自由拆拆，均係自己建築，無論男女均自任之，從無雇木工者。此種別墅，通常只住夫婦

或嗜好二人，絕少攜帶小孩，亦絕少生育小孩者。此種別墅生活，可以從五月延至九月。每到星期六日，各人肩宇間都陡呈活氣，因可過兩個整晚一個整日的愉快的海邊生活。其有家居城中不便移住海邊者，則自帶帳幕，於星期六下午雙雙赴海邊或深林中張設，須遊玩至星期一清早方回。當然在雙雙旅行中，還攜帶許多的娛樂品，如蓄音機，手琴，大皮球，網球拍子之類。如果星期日正值太陽炎熱之日，則海邊生活真成了一個肉體的世界，浪漫的世界。我記得尼采在悲劇的產生裏面描寫一段希臘的精神。希臘的精神表示得最真切的為希臘的悲劇。悲劇的最初形式為人羊神（Satyr）之合唱。人羊神乃人體羊頭之神。希臘人以此神為自然人之模範。乃具有一種不為文明所污亦不墮於獸類之崇高而聖潔之性格。所謂人羊神之合唱，乃由舞蹈與音樂，以喚起觀客一種神聖的熱情。使觀客把那些文明觀念和個性觀念都打消，而與人羊神同化，以投身於狂歌亂舞，劇烈的陶醉之中。及達到陶醉的頂點時，於是有酒神出現以與觀客面接。由酒神的甜醉以誘起美神的夢幻，是為希臘悲劇的精神。我這次到歐洲來，有過兩次這樣的感想。一次是在法國的 Folies Bergere 劇場，一次是在德國的海邊。這是一個整個的肉體的世界。由人體之美，立刻感到大自然之美。本來在自然美中有所謂人類美，民族美和性美。但性美更足以誘起崇高而聖潔的感情。由舞蹈與音樂之協奏，酣醉與夢幻之調和，則

人類悉與自然同化，萬物並育。在炎威肆虐之夏日中，有此一段希臘的精神，這恐怕只有得天獨厚之歐洲人所能享受，在衣冠華胄之中國人，卻不知何日始能到達此種地步。

海邊生活最能增進健康。在此使我不能不想到日本的海邊生活。不過日本的海邊生活卻很少上面所述的一段希臘的精神。日本女子參加海上生活的比較的少，而歐洲則總是女多於男。當然歐洲人很注重游泳，可是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遊戲上面。遊戲分兩種：一種是水上戲遊，一種是沙洲上遊戲。遊戲的種類不一，凡在小學校或幼稚園所受之各種遊戲，至此時都大應用而特應用。最有趣味的是許多老年夫婦也共同參加。他們愈是趕班不上，卻愈要輪到他們出馬。沙洲上設有各種運動器械，可以增加他們遊戲的方法。有時女子聯成一團，作一種劃一的運動，其運動的姿勢與態樣全同，裝束亦同，而其敏捷活潑，更足以增進運動之美妙。在酷熱的太陽之下，因作種種遊戲，亦遂樂而忘倦，而身體的康健，無形中不知增進幾許。他們一到夏季，以棕色的面容為美觀，這未嘗不是一種可尊重的社會心理。關於海浴場之設備，形式不一。德國的浴場近來都用新式平頂建築，屋頂上可以作團體操演，又適於遠眺。而浴場內附設有市場，一切餐館、冰館、照相館、海浴用具館均備。男女老少均着各色花樣浴衣，往來市場。其活潑和悅之態度，每為吾人所意想不到。這是在日本海邊所不容易看到的現象。

（她們的浴衣最普遍的是黑色，腰間繫一白色皮帶，足着黑色番布鞋。）至講到游泳，他們大都注重揚手平泳法，我在法國所看見的，也是如此。日本式的側泳，中國式的平泳，都很少看見。我自己是專用日本式平泳的，他們看來也覺得稀奇。他們善於跳躍，設備亦極周至。但我覺得游泳一道，似乎歐洲人還不及日本人起勁。我在日本和日本人共同游泳了三個暑假，日本人那種硬幹的精神，真使我們有些害怕。我國的游泳既不發達，海邊生活更談不上。固然中國適當的海邊很少，然而江邊湖邊，又何嘗不可以利用。我以為海邊生活應列為教育行政之一。

六

上面已經提到音樂，歐洲人對於音樂，視同日常生活必需之品。一到星期日，街市上絕少行人，只聞音樂之聲，最普遍的是鋼琴之聲，幾乎每家備有一座鋼琴。音樂以德國為最發達。通常人無有不懂音樂者，無有不能歌唱者。他們的國歌便是這樣寫着：「德國佳人，德國忠貞，德國美酒與歌音」（*Dieutsche Frauen, deutsche Treue, deutscher Wein und deutscher Sang*）在窮鄉僻壤裏面，你總可以聽到這樣的歌調：

Wer nicht liebt Wein, Weib und Gesang,

Das ist ein Narr sein Lebenslang!

誰人不愛美酒佳人與歌唱，

誰便終身是一個癡漢！

他們愛好音樂，簡直成了一種性癖。只要有幾位朋友會在一塊，立刻便要歌唱起來。在馬路上常常可以遇到這種小團體。至於女子對於音樂，簡直和她對於自己的服裝一樣看重。好像不懂音樂是最羞恥不過的事。稍為上等的小女孩，在五、六歲之時，即由家庭送入音樂學校或音樂私人教授處學習，這是在國民學校之外的功課，在國民學校之內，當然另有唱歌教育。為甚麼要另外學習呢？這個道理說來太不容易，也非親身學習的人不肯相信。音樂之難，真難於上青天。音樂固然要靠天才，但非童而習之，亦無從發展天才。音樂所最難的是在審音，完全是聽覺的工夫，演奏還在其次。真正的音樂家，任你是極長的歌曲，可以只聽一遍即能演奏毫無遺漏。而抑揚頓挫絕不會稍生錯差。所以必須從最小時學習，以二三十年之歷練，庶幾可望稍有成就；至於因年數之多，謂可決其必成音樂家，那又是妄想。上面所說的那種小女孩，所以在五、六歲時便去學習，這是因為歐洲的社會一有宴會，必不免於歌

唱，而起奏音樂者皆屬女子，如女子屆時不能表演，普通認為是極不體面之事。卻並不是因為要她或音樂家所以另外學習。講到音樂家之產生，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奇蹟，因為太難了。德國自從十八世紀產生了一個巴克（J. S. Bach, 1685—1750），十八世紀之末產生了一個貝多芬（L. V. Beethoven, 1770—1827），十九世紀之初產生了一個瓦格納（W. R. Wagner, 1813—1883）之後，於是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音樂到了他們的手裏，已經達到絕頂，進無可進。這非再有天才出現，恐怕是不容易廣續上去的。好像我國的譚鑫培，再也找不出第二個譚鑫培了。德國樂器的種類很多，大略言之，在拉的絲絃樂器，有小提琴（Violine）中提琴（Bratsche）大提琴（Violoncello）低音提琴（Kontrabass）在彈的絲絃樂器，有洋琵琶（Laute）高音琵琶（Mandoline）低音琵琶（Gitarre）響琴（Harle）臥琴（Zither）在木質吹奏樂器，有洋笛（Flöte）洋喇叭（Oboe）洋簫（Klarinette）低音大笛（Fagott）沙魯索風（Sarrusophon）撒克喇叭（Saxophon）在金質吹奏樂器，有洋號角（Horn）洋喇叭（Trompeten）伸縮喇叭（Posaune）小洋號（Kornett）中洋號（Eugelhorn）大洋號（Tuben）瓦格納大洋號（Wagners Tuben）撒克號角（Saxhorn）此外在敲擊樂器，有定音鼓（Pauken）不定音鼓

(Hornmel) 鈸 (Dis Becken) 鑼 (Fong) 三角樂器 (Triangel) 鐘 (Glocken) 取律風 (Xylophon) 栗形樂器 (Kastagnetten) 之類。在鍵盤樂器，有大風琴 (Orgel) 小風琴 (Harmonium) 鋼琴 (Klavier) 策雷斯達 (Celesta) 之類。就中以鋼琴，小提琴為最普遍。我一到德國之後，我便學小提琴，即中國人所謂「懷娥鈴」者，然而「懷娥鈴」最難學，我此時纔知道我這種學音樂是滑稽。因為起碼要五年，纔能學到初步的知識。教師給了我五本 Hohmannlein，算是兩年程度的功課，這是初步的初步。據他說，如果學完初步的五年，再加五年，僅是樂譜冊子都可以達到百數十卷。這就可見音樂之不易了。這非有賢明的父兄，知道音樂一項非童而習之不可，於是在五六歲之小孩，即送入學校或私人教授處學習，是很少有希望的。德國人對子弟之培植，出乎尋常人意料之外。單就音樂學習而言，每週一小時分兩次教授，月需十五馬克至二十馬克不等。這只是一個五六歲之小孩，而且單是特別學習的音樂一項，當然還要受國民學校的教育。德國近年對音樂之提倡，不遺餘力。所謂音樂會，演奏會 (Konzert) 是隨地皆有，隨時可以遇到的。據一九二七年的統計，德國音樂大學生，夏季男達二八一九人，女達二一九五人，冬季男達二七八〇人，女達二一五九人。夏季正教授男達一五二人，女達十人，副教授男達二二九人，女達八七人。冬季正教授男達一五二人，女達九人。

副教授男達二三七人，女達九四人。他們把音樂看作國家一個最大的教育行政。因為音樂之感化人，比校師庭訓還有力量。中國號稱「禮樂之邦」，而外國人一遇到中國人，就說「支那人不知禮節。」至於談到音樂，中國人對外國的音樂的社會，簡直不會夢見，也就根本沒有那種觀念。中國人只會在紙上談美育，真正的美育，中國人還不會找到門徑。

七

我這篇印象記，寫到這裏，我有點不願意寫下去了，因為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享樂主義者。享樂主義並不是一個壞的名詞，只是我配不上，而且不是他們生活的真相。尤其是德國，更不是一個享樂主義的國家。德國人是富有何等嚴肅的精神的。你看他們對於音樂，是何等鄭重其事。音樂不是悅耳的，是要激發你的內心的，是要震撼你的全靈，使你發抖，使你沉默，使你虔誠的懺悔你的過去，開展你的未來。他們是想用音樂的地位，代替教育的地位，代替宗教的地位的。就如他們冬季的滑冰，夏季的游泳，也不是享樂的精神，而是極嚴肅的冒險的精神。滑冰是從高山上滑到平地，但如何能爬上高山。在小山是容易爬上去的，但在高山則不然。他們有冒大險或二三人或五六人連成一隊，相約爬上山

之絕頂者。當出發時必寫好一紙存在山下，寫明何時出發，同行幾人，以備將來遭遇不幸時之查考。他們出發時必攜帶許多繩索，途中連成一線，因恐一人滑下，無從援救，故緊相連繫。此外并備途中食物之類。常有爬至中途，即失足滑下者，亦有死於途中者，但他們恬不為怪。他們所以富有一種冒險的精神，探險的精神，都是這樣養成。游泳亦是鍛鍊膽量與鍛鍊意志的最好方法。游泳最注重遠泳。一個十八歲的女子，游過英倫海峽，在現在並不以為奇。遠泳係在水中一兩日夜，有小船伴行，可以給與食品，但不許手觸船邊。惟團體遠泳，出發時雖有船伴行，稍遠時則人多船少，顧此不能及彼，於是遣下一大部分游行水面，這非用大意志克服一切，不能到達彼岸。我在日本房州時，曾三次參加這種遠泳，一次五英里，兩次三英里。有一次只剩我一人留在後面，大約正達到三分之二之處，我心中異常着慌，後退既不可能，前進又甚曠遠，下望海水，深不見底，這時使我吃一大驚，使我萬念叢集。後來我決定忍耐，耐起望前方，仍屬曠遠，又只得忍耐，因為除忍耐前行，絕無第二方法。這次所給與我的教訓極大，這次我纔認識遠泳的價值。歐洲人用遠泳鍛鍊意志，都是如此。還有冬季游泳，也是鍛鍊意志的好方法，德國人亦愛行之。所以他們遊戲的背面，運動的背面，是有一段嚴肅的冒險的精神。如果忽略這段精神去看他們的運動，那就宜乎你要誤會到享樂主義。如果抹殺了一段真摯的精神去聽他們的音

樂那也宜乎你又要誤會到享樂主義，總而言之，他們的生活是有一個最大的背景，這點萬萬不可輕輕看過。我不能說絕無享樂主義的成分，但我以為嚴肅主義的成分佔的極多。

八

事情真正湊巧，我生平愛看美國的影片，這回卻給了我一個打擊，我不愛美國的影片了，我愛德國的影片了。美國的影片總是花好月圓主義，總是享樂主義，德國的影片卻總是花殘日落主義，總是嚴肅主義。我在德國所看到的影片，有這兩張都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一張是「燃燒的心」(Das brennende Herz)一張是「匹茨帕律山上之白的地獄」(Die Weisse Hölle am Piz Palu)。「燃燒的心」是述一個女演劇家和一個音樂家發生戀愛，中間演了許多很悲慘很嚴肅的情節，因太長此處恕不細述。現在單敘「匹茨帕律山上之白的地獄」一片。匹茨帕律山是瑞士有名之高山，極峭險奇偉之致。終年積雪，至冬季則冰雪不解。滑冰者多喜冒險登此險阻之雪峯，而失足死者纍纍，故名白的地獄。片中情節如此：有一偉男與其所愛同登此峯，不幸所愛忽然失足墜入深淵，此偉男搜索呼號竟日夜不得，悲哀達於極度，乃投向山下公共休憩所暫息。此公共休憩所中已有一對情好先在，見偉

男入，佯係不語，頗以爲異。少間，窺聞冰柱滴聲可數，此偉男逕取手杖斷此冰柱，以洩胸中塊壘。此時旁觀之一對情好立感此男別具偉大風格，而以某女郎所感尤切。移時，某女郎養雪治茗，此偉男卽代劈薪木，自是某女郎有所心契。第二日，偉男欲單身再登絕峯，而此一對情好卽尾隨之，自後三人連成一線，將達絕頂，不幸此一對情好之某甲忽然失足滑下，遂受重傷，而此偉男者乃竭全力以營救之，但不幸己亦傷腿，不能步行，於是三人受困於絕峯。但這種局面何可久延，一則受餓，二則在山巔上風雪交加，冷不可當，且又無遮蔽，僅恃一冰窟得稍安息。於是只得由偉男高立山巔，日則揚旆，夜則燃燈搖撼，以當信號，但訖無應者。如是者數日夜，某甲已僵立，某女郎亦蜷伏於冰窟之內，而此偉男者除力疾看護此一對情好之外，仍日夜高立山巔，搖旗吶喊，以待救援。後某甲益不振，某女郎亦困憊不堪，偉男乃以己之外衣蔽女郎，以中衣蔽某甲，僅恃內衣以抗外來之風雪，而高立山巔如故。其後雖有一次飛機來到，但以匹茨帕律山過於險阻，無從發見，卽亦逕去。於是偉男自知不可支，卽出紙寫數字存女郎身旁，遂凍斃於另一冰窟中。蓋某女郎對偉男心契已極，此次尾隨，出女郎之意，但偉男態度極嚴正，臨死時只以溫語慰之而已。其後某女郎與某甲均得救，而偉男屍體不知去向，片中情節大要如此。此片在德國一般社會均能認識其偉大情節原極簡單，而一種嚴肅主義之精神，足以激發吾人之內心，實非

其他享樂主義之影片所能及其萬一。悲劇原比喜劇趣味雋永，亦意味深長，卽此片可見。

九

尚有一事也足以表示歐洲人一種最大的嚴肅主義的精神的，便是空中生活。歐洲人近來對飛行事業異常重視。每日報紙爭作飛行事業之宣傳。凡遇飛行家具有一技一藝之長，卽用大號字登載於報紙之第一頁。社會上對飛行家之尊重，成爲一種熱狂。酒餘茶後卽以飛行事件爲唯一的談話的資料。我在法國時幾乎每日每夜都聽到飛機鶯鶯之聲。空中比地上還覺得更熱鬧。法國每年在春夏之交，舉行飛機比賽一次。各色各樣的飛機重重排列天際，好像包文正將要出臺，必先有各色執事排成各種行伍，終是好看。比賽之後，卽演各種遊戲：或從絕高處直向地面飛行，或旋轉於空中，或連續翻身而下。最近且有人在飛機上下肆行各種遊戲者。飛行界之活躍，於此可見。飛機（*Flugzeug*）飛艇（*Luftschiff*）輕氣球（*Luftballon*）三者，在德國更常常可以看見，其操練之勤，一如法國。本來飛行事業在美國也很發達。自從著名飛行家林白（*Charles Lindbergh*）第一，從美洲飛到歐洲之後，美國飛行事業之進步，一日千里。林白近曾與墨西哥公使之女結婚，共同作飛行事業。林白爲與

其新夫人新婚旅行，專造一飛機，共同駕駛，人稱爲「最新式之伉儷」(Das modernst. Ehepaar) 飛機裝置可運行五千啓羅米突而不停息。當然飛機、飛球各種，都同樣的發達。(他們從飛機到飛艇，不必經由地上，即可逕由飛機直達。)不過自從德國 D. X 號飛機，英國 R 101 號飛艇建造之後，於是一般人又轉了一個視線，因爲牠們都破了航空界的紀錄。D. X 號飛機係德國杜爾尼爾 (Dr. Claude Dornier) 所製造。機上裝有十二個引擎，約能載重五十二噸。該機曾在德國和瑞士間之康斯坦斯湖試飛。計全長一百五十二英尺，橫闊一百六十五英尺，自水面至推進器之輪軸，凡高三十三英尺。巡行速度每小時一一〇英里，頂速度每小時一三五英里。此機能在險惡的風浪中飛起。裝載乘客能達一二百人上下。該機費用共達五〇〇〇〇〇金元。R 101 艇係英國皇家飛艇製造所建造。曾於一九二九年十月號飛十二日試飛。計全長七百三十二英尺，直徑一百三十二英尺，高一百四十英尺。巡行速度每小時六十三英里，頂速度每小時七十英里左右。該艇約可舉一百五十噸左右，能在六千海里內不停息飛行。該艇費用共達二，六二五，〇〇〇金元。以上兩種，是歐洲最近飛行界兩件最重要的事。D. X 號與 R 101 號同時問世，頗足耐人尋味，恐怕以後陸上之競爭，海上之競爭，將完全變爲空中之競爭了。

關於飛機駕駛，完全是一種冒險賭生命的生活。這全恃駕駛人具有一種絕大的勇敢與機警。而身體的圓滿發達，當然是條件中的主要條件。一個駕駛人縱令有最好的機件，遇着少變動的氣候，自身又具有明銳的眼力和堅強的心臟與夫良好的肌肉控制，然而仍不能說絕對無危險，況乎生理條件與心理條件圓滿發達的人似乎也不容易多見。但這種飛行事業仍是要積極去幹的。不帶有危險性的事業是絕無意味的，是絕無價值的，也絕不會影響人類的。歐洲人常常喜歡冒險，以生命充試驗之材料，認危險為意志鍛鍊之絕好機會，所以能以一人之身救千萬人之身。許多科學上的發明，都是用生命去替換得來的。德國最近有兩件飛機上的冒險事件。一件是火箭飛機（Raketenschiff）發明者之遇險。火箭飛機是用一種帶炸性的藥品，特別裝置，可以用絕快速度飛行，正如火箭。但不幸發明者即死於此種試驗之中。一件是乘換者之遇險。有兩架飛機飛行，一在高處，一在較低之處。一冒險家欲從較低處之飛機乘換至較高處之飛機。先由較高處之飛機放下一繩梯，此冒險家即由較低處之飛機一躍而上。惟空中風極猛烈，（此非過來人不能道。我曾坐過一次飛機，震盪搖撼，都無所懼。惟風猛烈不可當。）此冒險家升上數級之後，即被烈風用繩細綁，不能動彈。駕駛者無法可施，只得下降。惟飛機落地，須靠地面移行少許，此冒險者遂在觀眾數萬人之中不幸被拖曳而死。總之，飛機遇險

是極平常之事，在他們並不以為如何的大了不得。最近更有駕飛機赴南極探險者，對學術上之貢獻，也非常重大。他們以為一切事業和學問，不從危險中打出，是不會有真正的事業的，也不會有真正的學問的。這正是嚴肅主義的精神。

十

由上面所述幾條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歐洲人的生活完全不能和中國人的生活相提並論。他們一切是現實的，是由理想而達到現實的。是美神的思想與酒神的思想澈底的調和的結果。並不像中國人只以理想自娛，過一種「廉價的肯定」的生活，致有現在垂老垂死的徵象。歐洲人所以注重現實，所以能夠使生活合理化，我們又可以提出兩個近因：一，科學之發達；二，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之普及。關於這兩點，下面尚當講論。他們所以能夠使生活愉快，科學乃是一個絕大的原因。科學和快樂是絕對不能分開的。不由科學所得來的快樂，是自騙自的快樂，不是真正的快樂。人的罪惡不起原於無知，則起原於慾望。這等有科學纔能醫治。歐洲人對知識之注重，人人皆知，這層不必證明。於是無知的罪惡逐漸減少了。至論到慾望，歐洲人則純取導慾主義，絕對不壓抑慾望，絕對不像中國人帶着禁慾

制慾的假面具，結果產生社會上許多乖戾的殘毒的現象。歐洲人如何的導慾，是因人類本來有貪慾色慾二大慾望，於是設法使其美化，意志化，嚴肅化。慾望是主，一切美術道德是賓。如果喧賓奪主，雖欲免於乖戾殘毒，又焉可能。歐洲人知道這個道理，故能先事而預防之。於是慾望的罪惡又逐漸減少了。在這點又與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之普及有關係。一、二人的慾望即是千萬人的慾望。決不能只顧到一、二人的慾望而抹殺千萬人的慾望。於是平等的精神，平民的精神不期發達而自發達。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之普及，其由來已非一日，在現在則已浸潤觀感於人人心中。在這點說來，可以說歐洲人的生活，一面是現實的，一面又是合理的。在我的觀察，科學和德謨克拉西是使歐洲人生活進展的近因，而所謂美神的思想與酒神的思想之調和乃爲其遠因。

一九三〇，五，一〇，柏林。（婦女雜誌）

劍橋瑣記

李宗武

一 我到劍橋去

留英學生，一到暑假，三三兩兩地上大陸去避暑，這是最便宜而且漂亮的事：一來，借此機會，可以看看大陸各國的風俗人情，二來可以利用環境學些那所在國的文字，三來還可以省下二三百塊錢。——因在英國每月終須用到二十鎊，如住比法二國，則有十鎊，就很夠了；而且生活要比在英國舒適的多。至於真的「暑」實在無可「避」，因大陸各國，實較英國為熱。且歐洲盛夏之氣候，較中國涼快的多，實在也沒有「避」之必要。

我呢，雖然也有到比利士去旅行一踏的計劃，卻並沒有把整個暑假放到大陸去的意思，只想利用暑假到英島鄉間多走幾個地方。後來結果，是入了劍橋大學的暑期學校，那也是臨時決定的。

劍橋在倫敦北五十一英里，自倫敦立浮普（Liverpool）車站起，只須八十分鐘便到。就路程言，頗類自上海至蘇州，或自南京至鎮江，暑假於七月二十六日晚間八時開課，余即於是晨八時赴劍橋。

而所經各地，景色幽麗，忽而濃蔭蔽空，忽而紅花滿地，忽而帶河曲流，忽而高樓聳立，一幕一幕地展開來，變化衆多，似不類滬甯車或津浦車兩旁那樣平凡。下車以後，即逕赴塞爾溫學院（Salwyn College），由一著大禮服之司閻老翁，導余至私室，室之號數，爲第四齋三樓十五號，內分二間，一爲讀書室，一爲寢室，余見住室，光線充足，用具亦雅潔可愛，故深爲滿意。司閻老翁謂余曰：「余在劍大已四十有一年，雖每年終有一二中國學生來，但住塞爾溫學院，先生實爲第一人。」

一一 關於課程之話

暑校時間，定四星期，課程性質，分爲二類。一爲一般的，一爲專門的。

一般的爲英文發音學，英文源流，英國文學，英國政治組織，英國建築史，英國教育發達史，英國最近教育之新傾向，英國音樂史，及近代英國文學作品之介紹等。專門的亦限於史地，如歷史哲學，英國外交史，歐洲文化史，英國政治史，英國殖民史，新交通地理學，地文學之進步，南極之探險等。每一課程少的，二小時即講畢；多的，有至十二小時的。如建築史，交通地理，南極探險，音樂等課程，均用電影說明，饒有興趣，能令聽講者獲得一明白深刻之印象。

選修一般功課的多數爲外國學生，選修史地專科的多英國本國人。我因對史地多興味，故亦選修其數課程。

學生之來自外國者，凡三十三國，以德、意、美三國最多，比法次之。黃種人凡十一，日本人九，中國人二，所謂「中國人二」者，一爲我，一爲一不諳華語之爪哇華僑劉應元君。

三 劍橋與劍橋大學

劍橋原名爲 Cambridge，故有譯爲「剛橋」或「剛不立智」的。劍橋大學創於十三世紀，不過當時該地，乃一小小的鄉村，嗣因其地風景清幽，環境極佳，適於潛心研究學問，有幾個學者據屋數椽以居，而有志青年們，即追蹤以請教益，租舍鄰居，逐日聆教。實則當時情形，很像我國前清之書院制度。惟因學生愈聚愈衆，於是羣相商，贖資以建宿舍，稱爲 Halls，其名沿用至今而不變。劍橋與牛津二大學之起源，實際情形均如是。

後來宿舍講室，逐漸增多，即形成爲各獨立的各學院，至十八世紀，有大規模之學院凡十七。近年來，又設立紐難學院 (Newman College)——按是院專住女生，不設講室實際室等——及賽爾

溫學院等，全體已有二十二學院。就中最老者爲彼得學院（Peter's House，此爲舊名，迄未改易），係十三世紀古物，範圍最大者爲曲枕尼得學院（Trinity College）與肯斯學院（King's College）。英人稱劍橋與牛津二地爲大學市，因市內各種設施，都以大學爲中心。一切交通，即謀學校生員之捷便，一切商店，亦以供給學生需要爲主目。

劍橋河帶流於各學院之後方，串貫市之東西二端，河旁兩岸，不是滿鋪嫩綠淺草的廣場，即是古樹叢密深蔭抱合的森林。無論何時，常有許多年輕學生穿入其間，或席地以披閱書籍，或緩步以修養精神，幽靜風光，殆能滌盡你一切凡俗思想。河內可行小舟，舟多雙槳，或以長棹行。舟資有定價，每日分午前，午後，晚間三期，小舟每期二先令，較大者每期三先令，無論閒忙，其價一律，不若西子湖邊之須臨時做價，一番嚕噓，未遊湖而已惹得麻煩。

劍橋市之特點，是整潔幽靜，無論街道住宅及一切建築物，都是意外的整齊清潔。這樣的市政，實際在英國也並不多有，除了一小區的市場外，平時在各地真像一切都死去那般靜。某日，友人章淵若君自巴黎來訪，即謂余曰：「劍橋何靜乃爾，我自己的步履聲，亦跌宕可聞，此與巴黎倫敦較，誠宛若一塵世界了。」這二句話，很可以寫出劍橋之「靜」字了。

四 每日須步行九十分鐘

我住在市之北端之塞爾溫學院，而上課則在市中心之文學院 (Arts School) 此亦舊名，沿用至今。二處相距約三分之二英里，步行須十五分鐘。每日受課時間爲上午八時半至十時半，下午三時半至五時半及晚間八時半至九時半，故每日須往返三次，即至少須步行九十分鐘。

在此須附帶聲明的，英國夏季氣候，至爲涼爽，尤其是在劍橋。雖在盛夏，宛如我國之晚春時節，我們平常依然穿着常青曬曬服，並不覺得熱，出門時且往往攜帶春大衣，小姐們的皮項圍，自然始終不會取消。

自塞爾溫學院至文學院，經過一條靜寂的街道後，便入肯斯學院的後庭，劍橋河即橫穿其間。河之右旁，有數長凳，備遊人休憩，我每日過此，至少要坐二次。河水澄清，游魚可數，有擊船於河邊，即躺在船中讀書者，有播溜聲機在河中朗唱者，真是怪好玩的——一個地方！

五 老太太的精神

暑校全體學生近七百人，學生國籍，多至三十三國，的確可說有點「國際性」了，所以國際聯誼會劍橋分會，曾經開過一次花園會，以歡迎來自各國的學生，並且有一位年輕博士毛甘女士（D. Morgan）的極漂亮的歡迎演說詞，博得大家的熱烈鼓掌。

有一件事，須特別提一提：七百個學生之中，如就性別言，女生約佔百分之六十五，如就年齡言，則滿頭白髮而年在六十歲以上的老太太，約占十分之一。西洋各國大學中，女生多於男生，為一極普通之事，原因是女子求智慾強，女子總數多於男子。（英國男女人數比為一與三，故有一半以上之女生終身不嫁，以求自立。）倫敦大學之女講師，幾達三分之一以上，而今年英國新選之議員，女子人數亦激增，西洋之所謂男女平等，確在能力上根本着手，這都有事實在證明，決非偶然的結果。

惟六七十歲的老太太，亦均偕其女兒與孫女兒，遠道而來，緊咬牙齒，每日受課五小時，挺直了腰，手不停筆地寫，始終如一，不稍疏懈，那真值得佩服！那真值得我們佩服！

六 汽車旅行之一天

在劍橋一月中講過三天中國話，第一次是汪敬熙兄來，第二次是章淵若兄來，第三次是鄧敏樹

與陳廉暉二兄來。敬熙兄來自廣州，爲赴美參加心理會議道經英島，乘便來劍參觀。淵者兄來自巴黎，爲欲搜集法制史料，故有此行。他們倆都是短期的過客，但在一個國外的鄉僻地方，能碰着幾位國內的朋友談談，其樂自不容說。至鄺陳二兄，均爲五年前，我客天津時之舊遊，近來則又同在倫敦讀書，此次來劍目的，專在訪我，私心感激，不可言喻。他們係乘汽車來，陳自能開車，且極嫻熟，故午餐後，又一同馳車赴東英之曷來 (Ely) 及新市 (Newmarket) 曷來本一小鄉村，不足道，惟有一壯麗古寺，係十二世紀時古物，在英國宗教史建築史上均佔重要位置。故每日往該處參觀者必數十百人。我們會攝影以誌紀念。新市爲一新興之市場，其地之風景，頗與杭州有相似點。所差者，左其旁者非波光豔斂的西湖，乃一蔭濃茂密的森林。自劍橋至曷來爲十五英里，自曷來至新市爲十二英里，自新市至劍橋爲十三英里，倫敦劍橋往返爲百〇二英里，故是日陳君實駛車至百四十二英里之多。

他們離劍橋時，已是暮色蒼茫的傍晚時分，雖陳君駛車極嫻熟，我仍覺不甚安心！及次晨接鄺君信謂：「昨晚九時半安抵倫敦丹麥街南京樓，請勿念。」我才放心。

七 三個鄰居的朋友

此次暑假學生除一部分住在意孟紐葛爾學院 (Emmanuel College) 外，多數均住在塞爾溫學院。院內分膳堂、教室、學生宿舍、球場、學校園等各部分。與我鄰居者為英人洛勃脫 (K. Robert) 君，波蘭人服戴智克 (Wojasicki) 君及日本人內藤介三君三人。洛服二君本均係劍橋出身之材生，洛近任南英某中學校長，頗有聲譽。服則近任但澤自由城內某大學講師，著作頗豐富，為一好學之士。彼倆來劍橋，都為舊地重遊，故對市內各地之勝跡名區，極為熟悉，我常得他們引導遊覽，佔得便宜不少。我與服君分手時，他且贈我二書，一為新奧波蘭與德國，一為波蘭名勝。指南洛君平時寡言笑，性頗沉默，惟如談及歷史之問題時，他即滔滔雄談，不盡豪與不止。內藤君為日本東商大之老教授，年納五十許，十五年前曾在美國耶魯大學研究，此次來歐，則專為攷察西洋各國最近各種社會問題，我與他談話時，往往英語與日語夾雜出來，實殊可笑。我們常討論各種社會問題，他嘗批評中國時事，我覺得頗有中肯處，他說：「中國人天性實甚聰明，惟做事少『愚誠』氣分，故易失敗。」又謂：「日本每有一有用的留學生歸國，國家必善用之。中國對此層，似不會做到。我前在美耶魯大學時，有中國學生趙君者，學有深超，雄辯滔滔，即美國學生，亦無不敬服，但他歸國後，聞即找不到事做。此即國家不能善用人材之明證。」又謂：「中國近年來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深堪嘆息，惟就排日一點言，則國民對國家

之責任心，似已大進步。」我深然其言。

八 結尾

最後一週間，各教授分別邀吾等赴他家，中開茶話會，又由學校名義，亦曾開二次大規模的招待會，故益形忙碌。每次開會，必有音樂跳舞等，我向無是項訓練，實在倒霉。八月二十六晨早車返倫敦，才與劍橋暫別。我秋後擬不住倫敦，如不到勃立斯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去，則即重赴劍大，但我的劍橋瑣記，須在這裏暫告結束。

一九二九、八、二八、於倫敦。（中學生）

金陵記遊

鍾敬文

舊時江水舊時潮，難怪行人說六朝。

飛過夕陽鴉點點，散來秋草馬蕭蕭。

多年王氣山頭滿，昨夜鐘聲夢裏消。

欲問興亡向何處，秦淮沽酒破無聊。

——梁佩蘭

凍雲沉重地在空間蓋覆着，天色如病人般憂鬱而陰黯。北風緊緊地吹刮，使寒威一刻一刻地加重起來。從上海北站開赴南京的火車，此時，正載着許多籍貫不同，年齡不同，思想與遭際不同的男女搭客，在曠野裏一定的軌道上向前奔馳。我便是這車裏衆搭客中的一個了。

因爲在車上的時間頗不短，並且此行是孑然孤身之故，我買的是一個二等車位。從前曾聽朋友說過，滬甯路兩邊風景頗佳，又自己曾在攝影冊上看過，也覺得還不錯。這次身臨其境，自然不免要憑

窗眺望，以滿足愛好自然的情懷。時候是隆冬了，地方雖說是在優秀的江南，但卻已頗帶着江北的風調。此際山野中的草色，是一例地赤褐着；樹木大半也枯禿了；只有些常綠樹，還在忍寒死保守着他的葉子，可是形象上已顯然地表露着一種畏縮與愁慘。有幾處小邱上，修長的竹子和蒼勁的松柏，兀然過活在寒風冷霧中，好像毫不在意似的。我想起了古人所謂「歲寒三友」，覺得眼前沒有幾株吐露着幽香素色的梅樹，直是一件悵悵事呢！田園中，有好些是栽種着菜蔬的，在冬的巨大的赤褐的地皮上，卻仍生長着這些碧油油的矮小軟弱的植物，把它和那些已枯禿的林木一比，不由人不想起老子一派哲學的意義了。

在舟車中，除了看望風景，若是沒有朋友一道可以談天的，那麼看書是一種最重要的生活了。這回我皮篋里所帶的是一冊屠格涅夫的春潮。伏在車窗下的案上，靜默着披閱了幾個鐘頭，總算把全書從首到尾念完了。屠氏的作品，除了散文詩及一些短篇外，我只念過他的兩部名著，那就是前夜和荒地。這兩書實給予我極大的感動，在我的思想上已深刻地留下一些不可磨滅的痕跡，非等到我的身骸腐爛，它在我的影響怕是不容易歇絕的。春潮是被稱為屠氏作品中極富於詩的韻味的一部名著，書中描寫戀情的狂熱與其轉變，都是深掘到人類心坎至深處的說話。他的觀察與體驗的精深明

審是如何地使人震懾於他的能力的偉大，而無語可說。我覺得人們徒以其抒寫上手腕的妙麗而致來了全書詩味深湛的長處讚賞它，實在有些未能盡發見其精華呢！

「這天好像是要下雪了。」在火車開駛了不久的當兒，便有兩三位搭客，望着窗外陰沉的天空，在作這樣的預料的談講。可是，事實上，雪意雖然真的很深濃，但雪卻始終沒有下。宇宙一切事物的運行變動，雖大得有一定的律例，智者見微知著，可以預測其必然，但有時不規則的例外，又怎能盡免呢？若我們因此便不承認一切事物因果律例的存在，那未免有些太昧於輕重大小的衡量了！我爲了這件事，默默地這樣冥想着。

本來是說五點鐘左右到的火車，現在因爲一再推延的緣故，直至夕陽已下了山，暮色深踏地籠罩着山野，所謂目的地者，還遙遙地不見到來。搭客都有些拂鬱而流於咒詛了。我是一個性急的人，對此自然更忍不住其憤憤的情緒。我深深的怨恨他們辦事人的糊塗，——雖然我也知道他們的弄到此如此結果，並非是有意和我們爲難。——我覺得中國人什麼都沒有辦得恰到好處的希望！

在天已濃黑，寒雨如絲的當兒，我終於和一位在車中新認識的同鄉，走上燈火煌然，車馬與人物之聲如潮湧水沸的下關車站了。

半緣在此間人地都生疏得很，半緣急於合別來三年的好友見面，所以在到站之後，我便決定先找甘雨去了。兩人雇了一輛很整腳的摩托車，憑着司車者的主意的驅使，在冷雨迷濛中，穿過了幾條燈光人影懂懂的市街，接着又經過一些冷僻的馬路，我們終於達到中央黨部的門口了。

到機關裏去找人，是一樁怪麻煩討厭的事情；何況是生地？更何況是夜裏！我勉強着詢問和穿檢了一回，總算把他辦公的地方找到了。但是，失望，結果竟使我撈了一個失望！用人說他吃過晚餐出去了；今晚回不來是個未知的謎。我懊喪着，幾於不知所措。那用人看出了我難爲的神色吧，他叫我暫到離此地不遠的旅館裏去歇息一下，夜裏或明天歸來時，待他去找我。於是，我們只好照他的說法，到鼓樓隣近的一家旅店裏投宿去了。

本來暫時見不到，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因為遲早總須看見的。但這時不知爲什麼，心裏卻非常常的懊惱，好像這樣一來，此行是完全徒勞，一點意義也沒有似的人心真是一個不大好了解的怪東西！

在意興闌珊中，取出了一本稿紙簿，想寫點日記，開始了幾行，卻終於沒趣地擱下。離開臥房，隨意踱出店門外張望張望，一半是想認識這新的首都的夜況，一半是希冀着甘雨萬一找了來，我們可以

在那裏很快樂的碰着。人間許多事情，往往是非常地湊巧的，他坐着黨部的汽車，帶着一位用人，果然找到我們旅店的門口來了。彼此深深的握了一回手，我心裏如日暮途窮的游子找到了歸宿處似的，快樂地把他延進我們的房裏來了。

要使彼此便於暢談，我和他另到樓上再開了一間房間。他說他自己兩三年比以前老得多了。我呢，據他說，比起三年前他所見到時，卻反來得年青些。他比三年前老了一點，這也許是事實，至於說我的反而年青，我那裏肯承認呢？我常常對朋友說，我年來真老醜得太利害了！「曾日月之幾何，而面目不可復識矣！」我念着這兩句滑稽而沉哀的嘆詞，便不能不感到淒傷。現在他反謂我年青，若不是有意和我開玩笑，便是在說謊語。可是，我雖然熱烈地爭辯，他總不很以為然；我也只好由他去保留着自己不的確的偏見了。

我們當然免不了談到文藝。他談我現在已頗有些成績了，這都由於我背努力的結果。可是，他對於我的文章，客氣點說，是它自有其獨特的作風，在理是應該相當尊重的。若苛刻一點說來，這種東西簡直是超時代的，——換言之是不切合於時代的需要的。——有了它，徒表示出作者的占有閒情而已。他終於是不大願意我老向着這種死路走的。

他又說到自己對於文藝的態度。他說他自從在汕尾時，忽然有感，開始做了那篇醒後以後，對於文藝女神，大起了狂醉的狀態。去國兩年中，不知寫了多少詩篇；直到將返國時，還做着歸來怎樣去從事文藝的美夢。可是，回國以後，卻把這個志向打斷了！一年多以來，不但沒有執筆寫過這類東西，連閱讀的興趣都低減得多了。因為隱忍不住，及客觀的需求，時而寫了些「黨八股」；爲了讀者的誇獎的緣故，倒覺得頗有從事下去的興味。自己的心的源泉，是隨着年光的進益而日呈枯竭了；而身外的環象，又深切地要求着一種提醒與捧擊的文字；所以就改易了舊業，而不覺它是如何值得留戀與可惜了。

我勸他不要因爲從事於做政論之故，便決意把文藝的寫作拋荒了。文藝不光是閒人的消遣品；如果能站在某種意義上去創作，藝術的手腕又足以副之，那末，豈必一定單刀直入的政論才是有力的武器呢？以他那曾經顯示過的怒瀉的詩思，和豪橫的筆陣，去從新傳寫那此刻願意地表達的事物情志，誰能說這不是深有效力與意味的事！人不可不利用其所長，否則，在人羣的進化上，是一樁可惜的暴殄的罪過！他說很願意採納我的話，在最近一年內，擬寫出一兩部能夠深重地表呈出這時代氣息的作品。我祝福他做一個中國新世紀二十年代的寫真者的屠格涅夫！

接着文藝之後，我們又興高采烈地牽到戀愛的題目了。他是一個已失了愛，而又新得它的人。他對於那過去的情人——我可愛的同鄉姑娘。——懇摯地懷抱着纏綿不易割捨的餘戀。他說她如何美好，如何明慧，這些話，每一句都是用着有情感的嘆惋的口吻說的。我雖然對於他所品題稱贊的一切，未能充份的認識與首肯；但他這時高漲的情懷，我是能夠湛然了解而同情的。

我也把自己過去數月中的戀史，擇要地而又誇飾地向他訴說着。她的身世，我的癡狂，一切如滔滔江流，從我的口裏高興地瀉出來。他有時沉思，有時插問。總之，從我心裏熱烈地跳出來的，同時也打動了他熱烈閉緊的心。

夜意是沉沉地深濃了。寒威跟着黑暗的伸展而嚴重；獨力地維持着光明的力量而奮鬪的電燈，似乎也已有些色變身抖了。四圍都禪意地寂靜着；在空氣中波蕩着的，只有我們倆深醇友誼的運床絮語呢。

當我們從溫暖的被窩起來時，由窗外陽光的強度，知道時間已不早了。草草地梳洗完畢，我們便乘了汽車出去。

甘雨要介紹他的新戀人給我認識，並一道去逛逛。我們的車，不久就在黨務學校的宿舍前停住。

了她的相片，我是已見過了，那種豐碩的肌膚，和爛漫的神采，是一個近代健全女性的表徵。此次初見到她時，我不免從眼前實在的肌體和行動上去找尋我過去想像的印證。結果，雖然不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奇；但是「她是近代的健康的女性」的一個觀念，卻還不至於從我腦裏消滅了去。

因為她忙着預備慶祝新年的事物，沒有空伴着我們閒耍；於是，依然只我們兩人坐着車向鷄鳴山去了。

「鷄籠山（按即鷄鳴山）上鷄鳥寺，紺宇凌霞鳥道長。古堞尚傳齊武帝，風流空憶竟陵王。白門柳色殘秋雨，玄武湖波滌夕陽。下界銷沉陵谷異，楓林十廟晚蒼蒼。」這時，坐在車上，向着這樣的一個目的地奔起，我的腦裏是怎樣地沸騰着洶湧的思潮呵！車停了，我們滿含着興味登山了。在我這陌生的好古的遊客的眼中，此時上下四圍的一草一木，片雲片石，都有一種新鮮的同時又是古舊神秘的情趣。山上頗有大樹，鬱然圍成小叢林。可惜這時是寒冷的隆冬，樹上的葉子都已零落，剩下的只有小數黃色的在北風中抖顫。我想若果在春夏中，這叢林自然要濃綠得格外教人感到繁榮的生意；可是這裏並不是尋常游憩的所在，她所以成了吸引游客的勝地，一牛固爲了風物的關係；但古色斑斕的歷史的采調，是尤其來得有力的原因。爲此，所以這眼前的冷落荒涼，也許更是游客所要感到諧和

深湛的一種韻味。我自然不反對在西湖中用精巧的小汽船當游艇，和把公共汽車載送游客去觀覽靈隱。但必謂孤山的梅樹太老朽了，不如換植了外國種的有加利，從靈隱寺登韜光庵的山路過於窄小崎嶇，不便陟攀，一定要改易作香港太平山一樣的升降機才痛快，那我可也不敢十二分贊成的。我這樣的存想，也許有人要說我矛盾不澈底。但我覺得人類生活，多少總要帶點矛盾的現象，我不敢說這是應該或必然，但事實的確鑿，卻是容許否認的。

鷄鳴寺據說是蕭梁時那位好佛的梁武帝，曾經三次捨身其中的同泰寺的故址。記得一本書上看到的——很慚愧，我到寺裏時沒有查勘過其中可靠的碑文。——這寺是明初時新建造，那末，自然遺留不少什麼很可撫摩的故物了。寺裏的菩薩，除正殿的觀音外，其他還配了些不相干的神道；說來也怪有趣的，連送子娘娘也住在那里呢。我和甘雨在一座神像前觀察了一陣。他說，中國人枉費膜拜了兩千年的偶像，連這種被視為無上神靈所托寓的身軀，竟做得這樣三分不像人，四分不像鬼地難看！我笑說他們的「以意爲之」的超寫實的藝術派呢。於是，我們談到雕塑的問題。他說，外國有些塑像，真做得神色飛動，像中國人這樣連淺近的形似都還差得遠的東西，只有表露出國民美術才略的惡陋而已！我聯想起自己見過的兩千多年前，希臘所遺傳下來的愛神等造像的石膏複製品，那種

生動的軀幹，靈活的表情，深深地，在腦裏湧現着。不禁嘆美到人類藝才的宏大了。

我們捨寺登齡蒙樓，樓在寺的最後一層的北隅。樓中陳設頗清雅，寺僧於此留客品茗。我們憑窗俯瞰玄武湖，波光片片，洲渚雜出。稍遠，見諸山圍列，蒼碧晴嵐，撲赴心眼，一種高寒曠朗的感覺，令人一切的意緒飄銷。我們留戀不捨的情思，幾欲與天末的寒雲同其凝滯了。

離鷄鳴寺不遠，在荒榛叢棘中，有一六角亭，相傳其旁便是南朝的風流天子，因避隋兵與美人匿跡其中的胭脂井。——即唐人詩所謂「景陽宮井更何人」的景陽宮井也。現在雖然「景陽宮瓦已成灰，狐鼠空山雉鳥媒」，但臨風憑吊，當年此地金迷肉顫的歌舞，以及末路蒼黃抱愛侶投入井中的悲涼情景，一一在我心中活現着。同情與傷感，一時深深地支配着我。誰還能作「當日惜無三尺水，君王妃子此中死」一類意在言外的責詞呢？

我們在亭畔沉默地徘徊了好些時。末了，我說了一句半開玩笑半寓深意的話：「如果我做了國民政府，或中央黨部的委員的話，我所要先提辦的一件事，就是把這已填平了的胭脂井，重新開濬起來，讓現代一般青年男女做他們情死的場所。使麻木遷就的國民性，因此種勇敢的死戀之風的提倡，得以有力地矯正一下。其功勳是不會比現在所舉辦的各要政低下的。甘雨聽了，報我一個不言的激

笑。未知他是贊同我的提議，抑或在笑我癡呆？

我們終於登上寺北的臺城了。城雖頹舊，但昔日雄偉的氣勢猶存。甘雨忽念着韋莊「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籠煙十里隄」的詩句。我左右探望了一陣，所謂柳樹者，竟一株不可得。豈無情草木也，逃不了今古盛衰遞變的氣運麼？與想及此，不免有些慨然了。站在這古城上，一面可以眺望整體的玄武湖，一面可以鳥瞰金陵的全城。這時，湖中蓮叢已盡，蘆荻蕭蕭，莽蒼荒寒，的是古代的帝王都城所遺留下來的應有的一種風味。以視西湖的娟逸秀媚，如處女般的姿態，可說是「異曲同工」呢。我正對着眼前雲物，與會地體味着漁洋山人「覆舟山畔古臺城，故壘參差觸目驚。蔓草繁煙野蕭瑟，寒禽將子水縱橫……」的一首詩。甘雨催迫着我離開。我說細賞味一下再走未遲。不意這話竟引起了他的牢騷。他說，他是一位現實的庸俗主義者，對於詩人們所稱贊的自然界縹緲神祕的美，一點也感受不出來。若不相信，只要查看他過去所抒寫的許多詩歌和文章便明白。我不願回答什麼，只讓他獨自滔滔地說着吧了。

玄武湖正在預備建造成一個首都所應有的像樣的公園。原有山水樹木，雖不見怎樣佳勝，但地方曠敞，洲渚錯出，倘善於布置營謀，要成爲一個名勝的景地，是很可能的。我們離開了臺城，驅車在湖

上盤桓了好些時，甘雨提起他過去詩作的風格。我說，依我的口味，只喜歡他克魯泡特、金墓上和撒旦。那些悲涼悽惻，慷慨豪邁的作品。他說，自己的意見倒不盡如此。他頗愛賞他自己那首技術簡練的寫實作品城下後，並謂寫作時，頗受十二個一詩的影響。記得我前年把他寄給馮泉先生時，他也很爲稱贊。我雖然也能夠了解那種表現法是頗新鮮而需要的，但總覺得不能及他那些情思湧蕩的作品之更能感動我。這也許是成見和因襲的口味在作怪呢。

時間是在催迫着我們離開那教人眷戀的境地了。甘雨下午黨部里尚有工作要勾當，所以想趕快回去。我說無論如何，秦淮河是要去看一下的。他口裏雖然說她不值得一顧，但我的話是不大好意思違背的。於是，我們的事，在狹窄冗雜得幾乎等於我故鄉的小市街一般的通衢奔馳過了一些時候，終於在那足以代表中國過去文化之一面的境地的夫子廟前駐輪了。

「秦淮河，不過是一灣污濁的死水！」這種咒詛聲，我早就從許多青年們的詩文中看到了。這樣一條負荷着那麼華麗的歷史的榮名的河流，在實際上只是這麼一回事，心中自然要有些惋惜的意味；但我於它卻總不至於像他們那麼的大失所望，或甚至於報之咒罵以洩憤。當我們立在橋上的鐵欄邊，呆看着河水的時候，甘雨忽然說：「這水是翡翠色的呢。」雖然他這話裏究竟是咒詛的成份多，

抑贊賞的成份確不少，我們姑不必深問，但我這時的心裏卻深感到它的是一個富於詩意的品詞呢。這時，河上茶樓上的絃管聲和歌聲，一陣陣地像夢般的吹送了過來。我即刻想到杜牧之「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詩句，心頭是凝重地密壓着歷史的感傷的情緒了。

金陵是幾代帝王建都之地，而秦淮河上的冶艷風光，尤其是自來著聞的雕欄畫檻的河房，燭龍火盛的燈舫，其旖旎華風的情韻，已儘夠我們想味於不盡，更不消指名舉事地縷述六朝和明季的艷迹了。我向甘雨問起此地近日的繁華情況，他的答詞出我意料地，說是現在政府已禁娼了，這兒的河水，已洗淨了一千多年來的脂粉氣色。雖然理性指示着我，使我不得不承認這種政令是可嘉許的，但同時不禁如有所失地，一種空漠與幻滅的感覺，緊緊地圍攻着我的腦場。人是這樣地容易被左右於他的成見的呀！

我和甘雨又談到古蹟問題。他又說，他是個很現實的人，像這樣有名無實的古蹟，是不會引起什麼情感的。我說，「古蹟」和平常之所謂「名勝」不同。名勝，大都是因為實際上，有那奇麗的山水，或鉅大的建築，一旦身臨其地，不必別有所因緣，自然地能夠喚起游者種種的快美之感的。古蹟則不然，它的激蕩游客情感的力，不在境物的本身，而植根於過去的歷史。假使游者是一個不熟悉於當前境

物的歷史的人，即使他是怎樣豐富於情緒的，終無緣喚起其蓬勃的感興。就譬如秦淮河吧，因為我們腦裏先裝有許多關於它的來源及經過的歷史故事。今朝親到此地，見黯綠的河水，想繁華於當年，自然不免油然而生了。古人詠此地的作品，如前面所引的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國恨」及王漁洋的「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仍恨孔都官」，陳退菴的「祇應水繪園中客，解說秦淮四美人」等詩篇，都不是沒有歷史的故事的依據，而能夠憑空發生感興的。也有些處所，既負着深濃的歷史的意味，又饒於自然或人為的風物的勝概的，那自然於不會明瞭這境物的歷史的人，也可錫予以美感了。

我們離開橋上，在小秦淮公園裏躑躅了好一會。因為我說了「少有風韻」的一句話，又惹起了甘雨的抗論。他說，什麼叫做「風韻」？它是和「自然美」及「古蹟」一樣地教他不懂的。他至多只覺得好玩不好玩，卻從不理會到「神韻」。「風韻」一類名詞所代表的深微的意義，我曉得他是在有意諷我，所以只回辯了幾句，就不再費詞地繼續說下去了。記得去年在嶺南，同事式湘君，因為我口裏常常說「神韻」兩字，他竟把它當做我的別號一樣的呼喚我；別的公司，也多有以此為嘲弄的。他們的呼喚和嘲弄，自然不是什麼惡意，但不很能了解——或同情。——我的心事，也是顯然的，因此，我便興想到理解的事情，即在密切的朋儕中也不是很容易的了。

也是一種別饒風味的事吧，我們竟在秦淮河船的飯店中喫了一頓午餐。船店的名字已忘記，只憶得其字義並不很清雅罷了。

在夫子廟內外逛了一回，特地於雜貨攤上購得一方小石，擬攜歸倩人雕作圖章，以爲這次旅行的紀念。又走進了濱河的江南官書局去，想買點線裝書。可是一查目錄，竟空虛得可憐。光着手走開嗎？心里總有些過不去，於是，便隨意購了一部秣陵集出來了。

甘雨暫時返中央黨部去。我回到旅館裏坐了一會，覺這樣挨下去，未免無聊而可惜，於是便決意一個人出去亂耍了。

冬的原野，荒涼而嚴肅。看了一匹匹的驢子，使我愴然懷念着南海邊沿上的故鄉了。在那濱臨熱帶的故鄉，是沒有這似馬非馬的驢子的。這里的梅花，這時尙沒有芳訊，可是故鄉野外的水邊籬落中，怕不知怎樣地橫斜而浮動着疏影暗香了。鬱鬱的鄉愁，在我的腦裏團轉着，我禁不住黯然悽惋起來呢。

從野外回到城裏，無目的地在北部一帶街衢中左右穿插着。這淺淺的淨光掠影的一瞥，頗使我感到失望。近代式的嚴整鉅大的物質文明，自然說不上，但爲歷史上有聲聞的帝王都城的地，一種

應有的過去文化精華的遺留，又何曾令我彰明地見到呢？我所收拾得的，除了淋漓霹靂，污濁頹敗之感，此外實在說不出還有什麼！雖然我的縱覽的空間是這樣僅限於局部，時間又這樣短少，精密的觀察剖析，自然是遙說不上的；但以此例彼，總不免使我感到滿望之無把握了。

冬天的白晝，是特別短促的；何況又在匆匆的客游中呢？太陽是漸漸地向着西邊的天空退下了；蒼然的暮色，已從另一邊的空間冒過來。我慢慢走回到中央黨部的外邊徘徊着。在整潔寬敞的新馬路旁，對着黯綠的老樹，鉛灰的空色，我樂於暫時在幽默裏游泳着我的幻想。正在這當兒，冷不防頭上一陣陣啞啞的聲音，把我從靜謐的世界中喚了回來。原來千百的寒鴉，從不知何處所地飛集了來，盤旋地翱翔着；並且呼應着以同一的聲調。我以為它們一霎時就要飛掠到別處去的，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它們似乎越集越多，既不見即棲止在樹上，又不另飛到別處去，老是在我的頭上飛叫着。我真被它們的行爲所惑亂了。我想到古今來許多詠及鳥鴉的詩，大都把它們當做衰敗淒涼境地的點綴，或用以象徵一種哀愁失意的情調；像我們大家所熟知的「月明星稀，鳴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及「終古垂楊有暮鴉，寒鴉飛過日沉山」一類的詩句，都是這種的表現。在這有名的故都，見到千百紛飛的暮鴉，倒也不失一種情境渾諧的詩料。可惜自己年來的詩腸太羞澀了，只好白辜負了這眼

前的景物，但詩雖做不出來，這客地黃昏中飛舞在我頭頂的千百成陣的鳥鴉，它們印刻在我心裏的影像是很深沉的；別的過眼的風物，容許會給時光的流洗淡了它的跡像，但這一羣鳥鴉，卻是很不容易忘記的。這其中也許有可以清晰地尋繹出來的理由，但似乎沒有細細去追討之必要了。

我們喫過晚飯，從中央黨部出來的時候，已是八點多鐘了。不知是本來沒有熱鬧的空氣的，還是因為天時太寒冷了之故，在我們走向下關的路上，行人的蹤跡，是非常地清稀的。有些地方，簡直連燈光也疏淡得如荒村曠野呢。這時，天空中，雖然布蓋着雲幔，但大概是月亮的冷光太過強勁了，不則就是雲幔薄得不容易全阻擋了月光的透射，所以迷茫的幽光，在地面上仍然廣漠地流沛着。我們兩人身上穿着厚重的大衣，手里各提着一個皮包，慢慢地，在荒冷的馬路旁邊向前走着。口裏都不說話，像各有所思索。足下皮鞋的聲音，清楚地送入彼此的耳裏，如有紀律的音樂的節拍。我忽然俯首看見地上倒寫着的我們兩個修長的人影，覺得有點冷森森的，同時也以為頗富於詩味。於是不期然衝破沉寂說道：「甘雨，你看，我們被繪畫在地上的兩個人影，可不活像廢墟中欲出而祟人的幽靈？但這是可紀念的印象，是我們這次重逢所照拍的留在各人心底的相片！現在看去，像是沒有多大意思的，將來慢慢咀嚼起來時，才感到它怪有趣呢。」他始終沉默着沒有回答，只照着我的話，在地上望了一下

之後，似乎淺淺地笑了一笑而已。

約莫一點鐘後，我和他便乘着滬寧車，別了這金陵城，向另外一個憧憬着的境地的吳門去了。

※

※

※

這一次的金陵游程，在我雖然是偶然地偷空去的，可是心裏卻並不是沒有相當的目的與興致。除會晤久別的好友的一個動機外，自然還有種種的想念，如撫摸故蹟，欣賞名勝，觀察新都的建設事業和民氣，都是心裏所耿耿地意識着的。在時間上，我以爲至少當有三四天的勾留；這樣的，雖然不一定能達到所預定目標的整個，但相當的滿足，總可能的吧。不意，甘雨急於赴蘇，轉滬，不管我此來的目的和興趣，硬把一個新到的游客，挽着同走上他自家所感到急切的征途。於是，我便只好抱着未盡的游興折回來了。這是我此次旅行所感到缺憾的一點。但吳越境地，相去非遙，火車朝發可以夕至，又何憂在短期間中沒有再到的機會呢？

呵，莫愁湖濱的垂柳，燕子磯下的波浪，你們請等候着吧，等候着我這一度錯過了了的游客的重來！那時我們晤見了，也許要比率爾相逢的，更饒富於熱情着的眷注呢！

皖江見聞記

高一涵

我離了安徽，差不多三年了。我記得那年到安慶的時候，正當洪憲皇帝歸天之後，安徽的人，正在那裏忙着恢復省議會；逃亡在外的一般「亂黨」也一個個被他們歡迎回去了。這還不算，凡是在學堂畢業的，在外國留學的和亡命到外國的人，他們多恭維他，叫他「新人物」。這種「新人物」在這個時候，可就是闊的了不得了：吃飯總請他首座，打牌就替他墊錢，對他談話，還口口聲聲的說我們安徽也要「維新」。我見了很歡喜，以為這是安徽人的思潮一大變遷；從此「維新」下去，這三年中一定是大有進步了。這回我到安慶，見那「番菜館」門前，是很熱鬧的；別的不用說，就是這「撲克」牌，每一天也能消幾十打。我想形式上既「新」到這個樣子，精神上一定還「新」呢。進城去想找幾個朋友來問問安徽的事情，找了幾天，連一個「新人物」也不見；聽說那年的「新人物」又被他們趕到上海去了。我悶極無聊，跑到書鋪子裏邊想買一本「新青年」來看看，誰知問了半天，他們連這個名子也不知道。最后找到一家書店，出來一位老先生，彷彿有點認得我，低聲對我說道：「你老不要在

這個地方新新的，因為我們這個地方人最惡憎的是這一個字。還聽人說：「這新青年是白話做的，一般人多以爲民國的白話，與晉代的清談，同爲亡國之兆呢！」我聽了這話，不覺毛髮悚然，急回寓處，誰知我同住的一位朋友，已經被巡警抓去了！

那時候，因爲馮玉祥在武穴，安慶正在特別戒嚴。我問：「戒嚴幹甚麼？」他們說：「這裏差不多一年到頭皆是戒嚴，你老正是少見多怪了。」戒嚴的時期，每晚九點鐘就閉城門，凡是出進城的客人，所帶的行李包裹，皆要檢查的。我想安慶既不便久居，可到別的地方去逛逛。我的行囊本不多，就是幾本破書；打津浦路上走的時候，已經查了一次，箱子上還貼一個「驗訖」的條字，到安慶下船時，查了一次，進城門時，又查了一次，這回出城，又查了一次。到蕪湖下船，行李就搬到「查船所」，等待軍警來查。同行的有位北京去的委員，他對那兵士說：「我們是奉公事來的，該可以不查驗。」那兵士挺着腰，大聲叱道：「你是公事，難道我們不是公事嗎？」那位委員是一個外國留學生，他很不慣這個樣子，他就氣着把箱子一拋，把箱子鎖拋開了，裏面現出一角農商部的護照。那兵士見了護照，他的腰兒也漸漸的彎了，他的聲兒也漸漸的小了，還堆着臉笑道：「對不起你老人家。」輪次挨到我，那兵士抬頭一看，他的腰又依舊直了，大聲叫道：「快把箱子打開！」又被他查了一次。可憐我幾本破書，真弄成「韋

編三絕」了。我旁邊的人說：「你先生被檢查數次，失落過東西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你還是
幸事，我有一位朋友，去年年底從北京往上海去，到浦口檢查行李時，他裝錢的皮扎子，竟「不脛而走
」了；在下關住了兩星期，還打信到北京望他朋友借錢，纔能夠到上海呢。」我想了一想，我這回真是
萬幸了。

在蕪湖一帶遊覽山水，足足跑了一個多月。再回到安慶，那時馮玉祥已離去武穴，江西南湖的前
敵上，雖然失利，但是離安慶很遠，他們是很不關心的，所以社會上又現出一種「歌舞昇平」的氣象。
安慶人的生活，是終日同那薰風巷御碑亭的姑娘，和三層樓小蓬萊的茶房，混在一塊兒的。他們各機
關辦事人員，每日有三樣功課，是必要做的：一是請酒，二是打牌，三是送客。凡有相熟的人離安慶，他們
皆要到城外迎賓館去送的。我一回也跟着人多少在那裏送一位位置很高的朋友，到蚌埠去，站了半
天，連那位朋友的面也未見，他已經上船走了。

在安慶又住了兩星期，就從桐城的大路上回家去。走了三天，到了齊嶺脚下霸濱街，看見許多人
在那裏站着，聽一個人演說湖南的戰時情狀。我當時看見很奇怪，以為湖南的戰場遠的很呢，他何以
知道這樣清楚？後來問了一位姓陶的醫生，纔知道那人是跟山東師長施從濱到江西湖南一帶去打

仗的，剛剛逃回來沒有幾天。原來施從濱就是桐城霸王街的人，前幾年還在家裏做掛麵，因為賭錢輸急了，跑到山東去當兵，後來一步一升，竟升到第十七師的師長。這位演說的人，是施從濱的「把兄弟」，因為他運氣不好，所以施從濱做了師長，他還在那裏當兵。我就雜在人叢中，聽那人演說道：「當我們奉軍令開往江西的時候，多少膽小的人，就要逃跑。我是老行伍，知道中國人打仗，不過是擺擺子，我們到了前敵，包管有人打電報來講和的。誰知道了江西，我那「把兄弟老施」却遠遠的在九江住了，發下一個命令，叫我們上前敵去。我聽了氣悶不過，想我吃軍糧已經二十多年了，當真還去替人家做「面子，要打勝仗嗎？我們弟兄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們到了戰線，就在那山頭上睡覺。看見南軍來了，我們就把槍兒彈兒給他；他也不殺我們，還送我們一件長大褂子，教我們逃跑。我們朝前進，到沒有甚麼危險，朝後面跑，可就費了事。因為「老施」是曉得我們要逃回家的，他將所有的路口，早已派兵防堵了。一被他捉去，至少也責打幾十軍棒；還把你收在那裏，他就對中央說，是收撫南邊的逃兵，還要望中央發餉呢。我知道「老施」必然用這一着，所以繞道從湖南那條路跑到長沙，在長沙住了幾天，也會了多少當兵的熟人。長沙方面的軍人，不是防南軍的勞苦，到是防百姓反才勞苦了。湖南人一見口操北音的人去鬧話，分明是朝東，他偏教你朝西。有一回幾位朋友請我到小館子裏頭去吃麵，吃了回

來，一個個都叫着肚子痛，還有一位朋友吃麵很多，竟弄成七孔流血而亡。兵士們夜裏到鄉下去放哨，若是落了單，就是幾個小孩子，也上前揪着你，將你的鎗搶去，然後送你歸天去。後來張督軍看見這個情狀，以爲湖南遍地皆是匪，他就用「以匪治匪」的法子，把山東和徐州一帶的土匪，全行招來，編成幾連人，將他們放到湖南鄉下去。當他們初去的時候，所過的地方，真是雞犬不留；後來這些土匪也改變宗旨，與那些老百姓要好。有一次從長沙開到他們鄉裏去，他們剛到城外火車站，就動起手來搶了，搶完之後，就一閃而散，與那些鄉下老百姓同過生活。所以現在山東徐州的土匪，竟在湖南新闢一塊「殖民地。」我那天離長沙坐了一隻小火輪，剛到二更的時分，見岸上來了好許多人，大叫「輪船莫走！輪船無法，祇得停了。那些岸上的人一齊上船，將口操北音的幾個人扯將下去，不知後來怎樣處置。聽船上人說：「這些岸上的人都是老百姓呢。」我是口說南方語的人，所以纔能幸免，因此就趕緊回來了。」我聽見這一段話，是很奇怪的。我未到過湖南，不知湖南的狀況，真如這位老兵士所講的麼？然比照湖南督軍師旅長等所發表的電報，甚麼「土匪肅清」甚麼「軍紀嚴明」甚麼「居民安堵」的話頭，相差的多了；唯有問親眼見的人纔可知道的。

我在家裏過了幾天，又從水道出來，僱了一隻小船，在內河裏走。看這內河兩岸，設下多少釐金局，

這還是會國藩『抽釐助餉』的遺策。釐金局的章程，祇有錢穀准許流通，以外皆要抽稅的。黃豆芝麻等物，不算是穀，穀是但指稻米而言，然稻米又有米釐局收稅，可見除錢而外，是無物不納稅的。那釐金局的規矩，是很嚴的。早上八點鐘纔辦事，下午四點鐘就停止辦公，我的小船到遲了五分鐘，就在那裏整整的等了一夜，候他看了一遍，照了船單，纔敢開船。在船上遠遠望見一個鄉下人，擔着一百多個雞蛋，正在那裏趕緊走路，忽被局丁看見了，叫回來命他納稅。那鄉下人腰中並無一文錢，哀告了半天，那局丁大怒，說要『辦』他。鄉下人聽見，將要舍雞蛋而跑，又被局丁抓住了。正爭持間，忽來了一位老者，口啣着一枝旱煙袋，足有五尺多長，聲稱與他解和。看他所提出的調和條件，就叫那鄉下人拿出二十個雞蛋，給那局丁，並不要納稅的票子。局丁看在這位老者的面上，纔恕過他。那鄉下人口中感謝不止，低着頭，含着淚，纔走了。後來聽見人說，那位拿長煙袋的老者，也是釐金局的司事。

這次出來，在安慶住了一個多月，覺得從前看不慣的事，也漸漸看的慣，再不逃去，恐怕要同化了。所以又到蕪湖住了十多天，同一位朋友往采石磯一遊。到了太平的時候，聽見人說「不好了！太白樓要燒了！」我聽見這話很是驚訝。又見一路上大碑很多，碑文是「張老大人德政碑。」我想「張老大人是誰呢。後來問了一問，纔知就是在北京復辟的那位張大帥張勳，原來他做安徽督軍的時候，帶

許多『辦子兵』住在太平采石一帶，隔日稍久，所以『張老大人』的『德政』，祇有那個地方人心裏還記得，表面上已多看不見了。我到了采石上太白樓去看看。我往日看見太白酒樓，被聯一書所刊的對聯共有一百多幅，這回去看，僅僅殘留幾幅破壞的，和那殼不着的匾，還在上頭。聽人說：『辦子兵』住在太白樓的時候，就把對聯全摘下來，當作鋪板睡覺，睡斷了的，就當作柴火燒鍋，所以如今僅剩了一個破樓了。』由太白樓上翠螺山，山的背面有一灣平地，栽的有桃李幾十株，桑樹幾百株。聽人說：『采石鎮每年出產，以絲和網爲大宗。小小的一個鎮市，每年收入，約在三四萬元』云云。到這鎮中，見有許多老婆子同小女孩子在街心裏績麻，績成了線，就去織網。所以長江一帶，上自蕪湖，下抵鎮江，漁家所用的網，皆是采石鎮的人製的。『辦子兵』住采石時，采石鎮僅剩幾個男子在家看門，婦女們皆跑到別處去了。采石鎮的酒館如翠螺春如第一樓等，都被那『辦子兵』將本錢吃乾了，都歇了業走了，如今纔漸漸的回家。所以他們那裏人公議要把太白樓和三公祠一齊燒了，恐怕後來又要住兵。我想了一想，這莫非就是『張老大人德政』嗎？

我看過采石，搭船到南京，晚間打江口火車站旁經過，見車站旁邊有幾十個女人在那裏愁眉豎眼的勾人，對面站的就是一名『維持風紀』的警察。我因向這位警察問道：『這些賣淫的，豈不是有

「傷風化嗎？」那位警察答道：「你老想是初次到南京的，原來先幾年這個地方大街小巷，都是他們一流人；後來我們廳裏煞費苦心，纔指定這一個地方，給他們做生意；要在別的地方拉人，那就有傷風化了，那就犯法了。」聽他的話，纔知道這火車線兩旁邊，是一個風化以外的所在，是一個法律所不管的所在。

我這一篇『皖江見聞記』，隨便寫來，已有三千多字，却無一句不是悲觀的話。原來社會改良進步，必先覺得對於社會的現狀，有些不安，有點看不慣，纔知道改良，纔能有進步。若人人對於社會都是隨遇而安，不覺得社會有點兒壞處，那就是這社會宣布死刑的日子了。我作『皖江見聞記』的意思，要想在日日所見的小事上着眼；要想使人不滿意於社會現狀，不要為社會現狀所同化；要想使人立在社會外看社會，不要鑽到社會中為那社會融化了。果人人都想與社會現狀作對，那社會現狀就站不住腳了。（新青年）

「愛的教育」譯者序言

夏丏尊

這書給我以盧梭、愛彌爾、裴斯泰洛齊醉人之妻以上的感動。我在四年前始得此書的日譯本，記得會流了淚三日夜讀畢，就是後來在翻譯或隨便閱讀時，還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覺眼睛潤溼。這不是悲哀的眼淚，乃是慚愧和感激的眼淚。除了人的資格以外，我在家庭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親，在教育界是執過十餘年的教鞭的教師。平日爲人爲父爲師的態度，讀了這書好像醜女見了美人，自己難堪起來，不覺慚愧了流淚。書中敘述親子之愛，師生之情，朋友之誼，鄉國之感，社會之同情，都已近於理想的世界，雖是幻影，使人讀了覺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爲世間要如此才好。於是不覺就感激了流淚。這書一般被認爲有名的兒童讀物，但我以爲不但兒童應讀，實可作爲普通的讀物。特別地敢介紹給與兒童有直接關係的父母教師們，叫大家流些慚愧或感激之淚。

學校教育到了現在，真空虛極了。單從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馬燈似地更變迎合，而於教育的生活的某物，從未聞有人培養顧及。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

體，而於池的所以爲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甚麼？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

因了這種種，早想把這書翻譯。多忙的結果，延至去年夏季，正想鼓興開譯，不幸我唯一的妹因產難亡了。於是心灰意懶地就仍然延擱起來。既而心念一轉，發了爲記念亡妹而譯這書的決心，這才儻閒執筆。在東方雜誌連載，中途因忙和病，又中斷了幾次，等全稿告成，已在亡妹周忌後了。

這書原名考萊（Core），在意大利原語是「心」的意思。原書在一九〇四年已三百版，各國大概都有譯本，書名卻不一致。我所有的是日譯本和英譯本，英譯本雖仍作考萊，下又標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記，幾字，日譯本改稱愛的學校（日譯本會見兩種，一種名真心，忘其譯者，我所有的是三浦修吾氏譯，名愛的學校的。）如用考萊原名，在我國不能表出內容，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記，似不及「愛的學校」來得簡單。但因書中所敘述的不但學校，連社會及家庭的情形都有，所以又以己意改名愛的教育。這書原是描寫情育的，原想用感情教育作書名，後來恐與法國佛羅貝爾的小說 感情教育混同，就棄置了。

譯文雖曾對照日英二種譯本，勉求忠實，但以兒童讀物而論，殊愧未能流利生動，很有須加以推

敵的地方。可是遺憾得很，在我現在實已無此功夫和能力，此次重排爲單行本時，除草草重讀一過，把初刷誤植隨處改正外，只好靜待讀者批評了。

東方雜誌記者胡愈之君，關於本書的出版，曾給與不少的助力；鄰人劉薰字君，朱佩弦君，是本書最初的愛讀者，每期稿成即來閱讀，爲盡校正之勞；封面及插畫，是鄰人豐子愷君的手筆，都足使我不忘。

十三年十月一日丐尊記於白馬湖平屋。

附 校畢贅言

章錫琛

從前的古文批評家說：「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下淚者，非忠臣也；讀李密陳情表而不下淚者，非孝子也。」這話雖然迂腐，但也未嘗沒有一部分真理。因爲忠臣孝子，無一不是感情豐富的人。倘使讀了像出師表，陳情表那樣刺戟感情的文字不會下淚，他的感情必是十分麻木，當然難以成爲忠臣孝子的。

夏先生說曾把這書流了淚三日夜讀畢，翻譯的時候也常常流淚，我知道這話是十分真確的。就我在校對的時候，也流了不少次的淚，像夏先生這樣感情豐富的人，他所流的淚當然要比我多。他說他的流淚是爲了慚愧自己爲父爲師的態度。然而凡是和夏先生相接，受過夏先生的教育的人，沒有一人不深深地受他的感動，而他自己還總覺得慚愧，像我這樣不及夏先生的人，讀了這書又該慚愧到什麼地步呢？

我雖然已經做了四個孩子的父親，並且當過幾年中小學的教師，讀了這書，真覺得自己沒有一絲一毫可以爲父爲師的資格。不但這樣，我現在還做着父親母親的兒子，並且受過多年祖父母的寵愛，如果和書中意大利的孩子一比，自己直和螻蟻一般的渺小了。我現在已快近四十歲了，做兒子的日子已經有限，要想從新學意大利的孩子們，光陰已經不容許我了。想到這里，我祇有痛哭。

我希望這書能夠早一點到一般爲子弟爲父師者的面前，給他們能夠像夏先生的多流一點淚。但流淚還是無用的，直要到他們自己覺得可以不必再流淚的時候，那纔可以算得真能夠讀這書的人；而介紹這書的夏先生，那時便可以流歡喜之淚了！

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愛的教育）

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

郭沫若

近世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采氏 (Benedetto Croce) 批評歌德此書，以爲是首「素樸的詩」 (Naive Dichtung)。我對於歌德此書，也有這個同樣的觀念。此書幾乎全是一些抒情的書簡所集成。敘事的分子極少，所以我們與其說是小說，寧說是詩，寧說是一部散文詩集。

詩與散文的區別，拘於因襲之見者流，每每以爲「無韻者爲文，有韻者爲詩」。而所謂韻又幾幾乎限於腳韻。這種皮相之見，不識何以竟能深入人心而牢不可拔。最近國人論詩，猶有兢兢於有韻無韻之爭，而詆散文詩之名爲悖理者，真可算是出人意表之外。不知詩之本質，決不在乎腳韻之有無。有韻者可以爲詩，而有韻者不必盡是詩，告示符咒，本是有韻，然吾人不能說他是詩。詩可以有韻，而詩不一定有韻。讀無韻之抒情小品，吾人每每稱其詩意葱蘢。由此可以知道詩之生命別有所在。古人稱散文其質而採取詩形者爲韻文，然則稱詩其質而採取散文之形者爲散文詩，此正爲合理而易明的名目。韻文——Prose in poem，散文詩——Poem in prose。韻文如男優之坤角，散文詩如女優。

之男角。衣裳雖可混淆，而本質終竟不能變易。——好了，不再多走岔路了。有人始終不明散文詩的定義的，我就請他讀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罷！

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我存心譯已經四五年了。去年七月寄寓上海時，更經友人勸囑，始決計遂譯，起初原擬在暑假期中三閱月內譯成，後以避暑惠山大遭蚊厄而成瘡疾，高熱相繼，時返時復，金鷄納霜倒服用了多少瓶，而譯事終不能前進。九月中旬，折返日本，盡為校課所迫，僅以夜間偷暇趕譯，草率之處我知道是在所不免，然我終敢有舉以介紹於我親愛的讀者之自信，我知道讀此譯書之友人，當不至於大失所望。

我譯此書，於歌德思想有種種共鳴之點。此書主人公維特之性格，便是「狂飈突進時代」(Am und Durch)少年歌德自身之性格。維特之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身之思想。歌德是個偉大的主觀詩人，他所有的著作，多是他自身的經驗和實感的集成。我在此書中，所有共鳴的種種思想：

第一，是他的主情主義。他說：「人總是人，不怕就有些微點子的理智，到了熱情橫溢，衝破人性底界限時，沒有甚麼價值或至全無價值可言。」這種事實，我們每曾經歷過來，我們可以說是一種無需乎證明的公理。侯爵重視維特的理智與材能而忽視其心情時，他說：「我這心情纔是我唯一、

的至寶，只有他纔是一切底源泉，一切底力量，一切底福祿，一切底災難。『他說，他智所能知的，甚麼人都可以知道，只有他的心纔是他自己所獨有。他對於宇宙萬彙，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綜合，去創造。他的心情在他身之周圍隨處可以創造一個樂園；他在微蟲細草中，隨時可以看出「全能者底存在」，兼愛無私者底彷彿。』沒有愛情的世界，便是沒有光亮的神燈。他的心情便是這神燈中的光亮，在白壁上立地可以生出種種畫圖，在死滅中立地可以生出有情的宇宙。

第二，便是他的汎神思想：汎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現，我也只是神底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現。人到無我的時候，與神合體，超絕時空，而等齊生死。人到一有我見的時候，只見宇宙萬彙和自我之外相，變滅无常而生生死存亡之悲感。萬物必生必死，生不能自持，死亦不能自阻，所以只見得『天與地在他們周圍生動着的力，除是一個永遠貪婪，永遠反芻的怪物而外，不見有別的。』此力即是創生萬彙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是物之自身（*Dirigende sich*），能與此力契合時，則只見其生而不見其死；只見其常而不見其變。體之周遭，隨處都是樂園，隨時都是天國，永恆之樂，溢滿靈台。『在「無限」之前，在永恆的擁抱中，我與你永在。』人之究竟，唯求此永恆之樂耳。欲求此永恆之樂，則先在忘我。忘我之方，歌德不求之於靜，而求之於動。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靈以謀

刹那之充實，自我之擴張，以全部的精神以傾倒於一切！維特自從與夏綠蒂姑娘相識後，他說，『自從那時起，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走他們的道兒，我也不知道晝，也不知道夜，全盤的世界在我周圍消去了。』如此以全部的精神愛人，以全部的精神陶醉，以全部的精神煩悶，以全部的精神哀毀，一切徹底，一切究竟；所以他對於瘋狂患者也表極端的同情，對於自殺底行爲，也絕不認爲罪過而加以讚美。完成自我的自殺，正是至高道德——這決不是中庸微溫者流所能體驗的道理。

第三，是他對於自然的讚美：他認識自然是一神之所表現。自然便是神體之莊嚴相，所以他對於自然絕不否定。他肯定自然，他以自然爲慈母，以自然爲友朋，以自然爲愛人，以自然爲師傅。他說：『我今後只皈依自然。只有自然是無窮地豐富，只有自然能造就偉大的藝術家。……一切的規矩準繩，足以破壞自然底實感，和其真實的表現！』他親愛自然，崇拜自然，自然與之以無窮的愛撫，無窮的慰安，無窮的啓迪，無窮的滋養，所以他反抗技巧，反抗既成道德，反抗階級制度，反抗既成宗教，反抗一切的學識，以書籍爲糟粕，以文字爲死骸，更幾幾乎以藝術爲多事；他說，『我忘機於幽居，忘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Ich bin sogar in dem Gefühle von ruhigen Dasein versunken, das meine Kunst darunter leidet。他說，『甚麼是詩？是畫？是牧歌？我們得享自然現象的時候，定要

去矯揉造作嗎？」不錯，人到忘機於自然的時候，硬有時候連詩歌美術也還覺其多事，更何有於學問、道德、宗教、階級呢！

第四，是他對於原始生活的景仰。原始人底生活，最單純，最樸實，最與自然親睦。崇拜自然，讚美自然的人，自然不能不景仰到原始生活去了。所以他於詩歌，則喜悅荷默和莪相，在井泉之旁，覺得古代之精靈浮動；岩穴幽棲，毛織衣，棘帶，是他靈魂所渴慕着的慰安；他對於農民生活亦極表同情，「自栽白菜，菜成拔以爲蔬，食時不僅賞其佳味，更將一切種植之時的佳日良晨，灌之溉之從而樂其生長之進行時的美夕，於一瞬間之內復同時而領略之。」他說，這種人底單純無礙的喜悅，他的心能夠感覺得，真是件快心事。要這種人纔有極真實的至誠，極虔敬的努力，極熱烈的慈愛，極能以全部精神灌注於一切，極是剝那主義，全我生活底楷模！

第五，是他對於小兒的尊崇。美國現代兒童心理學家和邇氏 (Ellis) 以爲「兒童時期是人類之天國，成人生活是從此而墮落者。」(Childhood is the paradise of the race from which adult life is a fall.) 此種言論，近今爲保護兒童運動底先驅。兒童之可尊崇，在古昔數千年前之東西哲人已先後倡導。老子教人「專氣致弱如嬰兒。」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猶太底預言者

以賽亞，說是預言者底黃金時代實現時，『狼要綿羊兒同居，豹要山羊兒同臥，小犢要與稚獅肥畜同遊；一個小孩兒要牽引他們。』（舊約以賽亞書第十一章）耶穌說：『小孩子是天國中之最大者。』小兒如何有可以尊崇之處？我們請隨便尋一個對像來觀察罷。你看他終日之間無時無刻不是在顛倒全我以從事於創造，表現，享樂。小兒底行徑正是天才生活底縮型，正是全我生活底楷範！然我們成人對於小兒時無今古，地無東西，却同一地加以虐待，束縛，鞭笞，叱咤，不許有意志底自由，視之如奴隸囚徒。我們且聽歌德替小兒們道不平罷！『小孩子是我們的模範，我們應得以他們爲師，而我們現在却把他們當着下人看待，不許他們有意志！……這種特權定在那裏？』

『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了！』

『藝壇底明星出現了！』

少年維特之煩惱在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出版，一般之青年大起共鳴，追慕維特之遺風而效學其裝束。青衣黃褲的「維特熱」(Werthersieber)流行於一時，苦於性的煩惱的青年讀此書而實行自殺者有人，自殺之後在衣囊襟袋中每每有挾此小書以殉者。外馬公國(Wemar)的一個宮女也因失戀之故溺死於依爾牟河(Im)中，胸中正懷藏着這本少年維特之煩惱種種傳說喧動一時，

佛朗克府 (Frankfurt am Main) 二十四歲的青年作家，一躍而成爲一切批評、讚仰、傾羨的。

歌德之聲譽日隆，一時知名之士，如宗教家之拉瓦特爾 (I. C. Lavater)，教育家之白舍陶 (J. B. Basedow) 乃至當時德意志詩壇之明星克羅普徐安克 (Klopstock) 均先後趨來，瞻仰此
藝壇新星之光耀。扛與德意志文藝勃興之職命於兩肩之青年歌德，如朝日之初昇，光熊熊而氣沸沸，
高舉決勝之歌，以趨循其天定之軌轍。歌德以前無文藝之德意志，隨之一躍而成爲歐羅巴十八世紀
之寵兒。蓋世雄才拿破崙一世遠征埃及時，亦手此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以起臥於金字塔與「司芬
克司」間古代文明之廢墟。外馬公國夫人佛里德里克大王 (Friedrich der Grosse) 之妹，安娜亞
瑪利亞 (Anna Amalie) 亦遣其子克爾 (August Karl) 親來拜訪歌德。歌德不久 (一七七五
年) 遂成爲外馬宮庭貴客，而外馬遂成爲德意志文壇之中心地點。

一個 Infanzzo

時——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夏。

地——萊因河畔都益司堡 (Duisburg) 某旅館之食堂。

中年紳士數人，挾一青年文士，圍棹暢談，開放文藝與思索之奇葩。

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

中年紳士之一人（突向青年發問）足下，你便是歌德君嗎？

青年（領首）……

紳士 你就是做那名揚四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的嗎？

青年 我是。

紳士 那嗎，我覺得我有表示我對於那本有害無益的著作的恐怖之義務。

我禱告上帝變換你那偏頗的邪心，因為有罪的人會遭橫禍呀。

（一種不快的沈默，人人屏息凝氣。）

青年（和婉地）從你閣下底立腳點看來，你不能不如此批評我，我是了解你的，我敬受你誠懇的叱責。我求你在你的祈禱中別要忘記了我的名字罷。

（座中嬉笑復起，各從暴風雨之豫感解放）——幕）

青年文士不消說便是歌德，耿直的中年紳士是牧師霍生康普 Rector Hirsakampf，就中有

拉瓦特爾與白舍陶在座。有甚愛必有甚憎。維特一方面大受人士歡迎，一方面却又為多少道德憂世之家所反對。霍生康普正此中之一人。同時有著述兼出版家之尼可來氏 (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ï) 更著「少年維特之喜悅」(Die Freuden des Jungan Weithaus) 以對抗敘述維特不曾自殺，終至受婚成禮，如我國有水滸傳必有蕩寇志，有西廂記必有續西廂，有石頭記必有後紅樓，續紅樓，鬼紅樓……可憐的是功利主義的無聊作家之淺薄，狗尾，究竟無補於世，文藝是對，既成道德，既成社會的一種革命的宣言。保持舊道德底因襲觀念以批評文藝，譬之乎持冰以入火。可憐持冰的人太多，而天才之火每容易被滅熄！「天才底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達到高潮，使你們瞠目而驚的靈魂們震憾！……居在潮流兩岸的沈靜夫子們在提防流水汎濫，淹沒了他們的亭園，花塢，菜畦，知道築堤以抵禦呢！」

關於歌德底生涯，在此本想有所敘述，但是歌德八十三年光耀燦爛之一生，絕不是短篇的序文內所能詳盡——歌德生於一七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死於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在此處，只能把此書底本事略略敘出，以供讀者參考。

歌德以一七七一年卒業於市堡大學 (Strassburg) 法科之後，翌年五月遊於威刺勒 (Weimar am Lahn) 此地有德意志帝國法院，當時年少的佛郎克府律師在本地創業出庭以前，照例當來此視習。

威刺勒判官亨利布胡 (Deutscher Ordens Amtmann Heinrich Adam Bull) 有女名夏綠蒂 (Charlotte) 時年十九歲，(一說十五歲) 母親死去，即代母撫育十人之弟妹而經營家政。綠蒂金髮碧眼，康健玲瓏。六月九日夜赴離市二里爾培好仁 (Volpertshausen) 舞蹈會之途中，歌德與女友同車偶來尋訪綠蒂，自此以後，兩人十分相慕。然綠蒂已字人，其未婚夫克司安訥 (Johann Christian Kasiner) 乃翰諾威爾公使館之記室，同時與歌德之交誼甚篤。

歌德爲此無望之相思所苦，屢萌自殺的念頭。一七七二年九月十一日留書綠蒂，毅然離去威刺勒而回佛朗克府。九月十日，克司安訥日記中有下面一段記事：

『十日。此日歌德博士與余同食於園中。入夜，往「德意志館」(Deutsches Haus)——綠蒂之家，彼與綠蒂與余談及來世事。綠蒂問他：已死的人能夠回來麼？三人相約誰先死者，先報生者以死後之消息。歌德覺無精彩，怕是想到他明日要走的緣故。』

歌德回佛朗克府之後，不久便聞以魯塞冷之自殺。

以魯塞冷 (Karl Wilhelm Jerusalem) 以一七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屋爾分別堤 (Wolfsbüttele) 在萊卜其 (Leipzig) 大學曾與歌德同學。一七七一年彭爲池危克 (Brunswick) 公

便館之書記得憂鬱之症 (Melancholie) 對於耶穌教懷疑與其友人公使霍爾德氏 (Herd) 之妻生戀愛而失望，託辭旅行，借克斯安納之手鎗，以一七七二年十月三十日之夜自殺。死時着青色燕尾服，黃色肩褂，黃色腿褲，長靴，靴洞棕色。

以魯塞冷一死，少年維特之煩惱於以誕生。歌德初有作成劇曲之計畫，繼以四禮拜之時日成此小說，以一七七四年三月初旬脫稿，脫稿立即付印而風行一時。

維特出版了。「維特熱」之流行日見猖獗了。「生的悶脫」的怨男怨女，以手鎗自殺相隨繼。就中文人說來司德 (Herr von Kluge) 與其友人妻之情死，尤為世所周知。一七七八年以後維特之煩惱卷頭，歌德有弁首「詩刻在上面了。」

絲蒂與維特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

啊，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迸？」

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

可愛的讀者，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名聞，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語：

『請做個堂堂男子，不要步我後塵。』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三日脫稿

西線無戰事 序言

馬彥祥

……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鴉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錄李白戰城南

上

Poynett 說：『文學是根據於當時代的生活與思想的。』這是無容懷疑的真實。一個時代有一種社會的生活，於是也就有從這社會，這生活中產生出來的文學。正因為莎士比亞生於十六世紀的伊利沙白時代，英國是個快樂的國家，他纔有機會得以那樣地發揮他的藝術天才；假如一八四〇年代的俄國的政治不是如此的黑暗，屠格涅夫也許不會寫出父與子那樣偉大的傑作來。

西線無戰事序言

即就中國的文學而言，唐代開元，天寶之間，沒有兵亂，沒有外患，稱爲盛世；這時期爲一般文學家過的是歌舞昇平的生活。所以作品都是狂醉高歌的浪漫文學，態度既不嚴肅，見解也不深刻。到了天寶十四年，經過安祿山的叛亂之後，社會的困頓流離，人民的死亡勞苦，使我們的文學家不得不從太平的迷夢中醒來，去寫那民間的實在的痛苦，去表現那人生的實在的希望了。在同一世紀中竟截然地分別出這樣兩種性質的文學來，這無非是因時代的背景的轉變，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的緣故。

在思想方面，也是一樣的。試以戰爭爲例：古代的政治，以英雄治世，英雄出則世治，英雄沒則世亂。一般人民因求生活安寧的緣故，所以時時不能忘却嗚咽叱吒的英雄。文學既是時代的產物，文學家自然也不能不崇拜英雄而讚美戰爭了。我們可以聽見當時斯巴達的婦女送丈夫從軍時的叮囑：

You shall come either have it carry shield or load with it.

法將負盾而歸，

否則以盾負汝而歸。

所以在那時候，戰爭文學大都是空泛的，不過做做戰爭的裝飾品而已。等到古典主義的思潮既經沒落，十九世紀前半期浪漫主義盛行的時代，思想是自由了，解放了，但是浪漫的文學是極端主觀

的，主重熱情的文學，專以珍奇怪異的材料來動人想像和情感。所以在描寫一個英雄之類的人物時，依然脫不了神聖的色彩。即偶能有一二感覺靈敏的作家描寫戰爭的罪惡，也不過說說戰禍是如何地慘，被難者是如何地痛苦，却沒有人對於造成戰爭的人有過什麼感觸。又如我們讀了李華的吊古戰場文，覺得「屍填巨港之岸，血流長城之窟。無論貴賤，同爲枯骨。」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給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霧霧。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確是淒涼不堪。其實這也就是大戰的想像，還不是戰場的寫實。浪漫派的作家描寫戰況，未嘗不慘酷動人，然而因爲對於英雄的崇拜，他們的心目中所存在的是一個英雄如何地威武神聖，如何地建立了奇功偉業，縱使覺得有不少罪惡，也一概抹煞了。

這種觀念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後半期左拉創了自然主義方纔消滅。自然主義的文學主重現實，傾向于平凡，醜惡，人生的藝術；一切與浪漫派的條件相衝突的材料，自然主義的作者都一一表現出來。即如在浪漫派作家認爲違背了美的戰爭的罪惡，在普法戰爭之後，左拉在他的 *Les Rougon-Macquart* 中也加以描寫了。

因思潮的轉變，從前的謳歌戰爭的文學，到了這時都樹起「非戰」的旗幟了。

※

※

※

這次世界大戰綿亙五載，生命犧牲達一千萬，財產損失幾五千萬萬元，思想界的各方面所遭的厄運更是不可勝計。這樣兇惡的大風濤是我們這文明世界的過去的歷史中所未曾有過的。在這騷動的時代之下，將給與文壇以極大的影響是很顯着的事情。單就小說而言，最有名的如獲得一九一五、一六年的龔枯爾獎金的般加敏（Rene Benjamin）的Gaspard，巴比塞的火線下（Le Feu），貝脫郎（A. Bertrand）的地面之呼號（L'Appel du Sol）和拉茲古（H. Lantzko）的戰中人（Mensch im Krieg），安特萊夫的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耿濟之君有中文譯文），以至出版日期已在停戰以後的伊本納茲的啓示錄的四騎士（李青崖君有中文譯本，北新出版），羅曼羅蘭的Clembault，最近的A. Zweig的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L. Renn的War，E. Ludwig的Kaiser，William W. Ewart的Way of Revelation……都是關於這次大戰的名作。此外直接或間接與大戰有關的更是不勝枚舉。在這些作品之中，有一本生氣勃勃，富有刺激性的，無疑地被世人認為超逾了其他一切作品的最偉大最有力的戰爭小說，今年突然地陳列在德國的文壇上，不用說就是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了。

這本書雖然用了小說的體裁寫的，但大部分的材料都是根據着作者自己親身的閱歷和經驗寫成的。他未必不像別人一樣地有着熱烈的愛國心，但是我們試看他對於這時代的悲劇的態度是怎樣的。

中

雷馬克本不是文壇上的人物，西線無戰事或者還是他的試筆，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是怎樣的一個卓越的天才了。這本書所寫的是八個尋常的步兵——克脫，克洛勃，賈登，萊爾，繆勒，台脫林，開曼利契和本書主人公保爾自己——在西線戰壕裏所受的痛苦，在後方所經歷的生活和他們對於這時代的劫運的感想。全書十二章，每章都表現着大戰的一面生活，雖都可獨立成篇，但綜合起來，便可以看出大戰時全幅的慘象。作者在描寫戰爭時，態度是何等的誠懇。他並不像其他的作者借着書中的人物來發表「怎樣願意後人記好了這次的教訓，不再讓戰爭發生」之類的愛國主義者的論調；他祇將他冷靜地觀察所得，加以選擇後，一件一件的事實用他最忠實而最簡潔的筆，細細地敘出來，絲毫不掩飾，絲毫不誇張，而且在真理之外絲毫不偏愛地。但是在每一頁紙上都浸透着戰爭的

恐怖，充滿着一般曾經參與過戰爭的人們的大聲疾呼。那些兵士是瘋狂而且疲乏了，炮彈的轟炸，毒氣彈的毒氣已使他們失了思想的本能。他們都很年青，正在開始愛好生命，愛好世界，但是他們不能不把一切都打成粉碎。那炸彈在他們的心裏炸開，使他們拋棄了人生的努力，人生的向上，人生的進步，而專在那裏等候，等候戰，等候死。他們都已成了機械物了。本書的作者說：

從前可不是這樣的……我們對於一生的事業，職業，只曾有過一些不切實際的思想，不能成爲人生的計畫。我們還是裝滿了空洞的模糊的觀念，所以看得人生和戰爭是理想，幾乎是「羅曼諦克」的一件事。可是在軍隊中訓練了十個星期，比在學校裏十年所受的印象還要深刻……那時我們方知軍隊中所注重的不是智力而是刷靴子的刷子，不是聰明而是制度和條理，不是自由而是兵操……我們起先錯想當兵的職務不是這樣的，現在纔知道訓練我們成一個英雄也同訓練一匹馬做馬戲一樣。

——本書二三頁至二四頁——

兵士們也是人，一樣的有情感的人，但是在軍隊裏並不需要這個，他們所信仰的祇是殺，殺，殺……他們並非不知道對方也是和自己一樣有父母妻子的人，他們並沒有一點民族的歧視的觀念，對

於素不相識的敵人也並沒有世仇的憤恨，然而他們不得不殺，因為他們自己要活命。

我們變成了野獸一般。我們並不戰鬥。我們祇向着毀滅保護我們自己。我們拋擲炸彈並不是對人的；對於人，我們知道些什麼呢？……

——本書一二五頁——

我們像貓似的蜷伏着跑，被那緊逼着我們的一陣浪濤所掩沒了……這種浪濤藉恐怖，暴怒和貪生的念頭來增加我們的力，尋求着奮鬥着，不爲着什麼，只爲了我們的活命。假如你自己的父親和他們一同過來，你也會毫不躊躇地擲一個炸彈到他的身上的……

——本書一二六頁——

這是多麼真切而沉痛的話啊！假如沒有上過戰場的人，他們如何會領略這種意義呢？所以在保爾——本書的主人公——告假回家來的時候，後方的人却在驚訝何以不攻破了佛郎特線，直搗巴黎。他們只知道要比利時的全境，法蘭西的煤區以及俄國的土地；他們都會說打碎了法國人就可以得到和平；他們也都會勉勵一般兵士只要拚命就值得最高的榮譽，就可以得鐵十字的獎章，但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前線的兵士們在炮火之下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記得當時在炮火正烈的狂瀾

之下，德國除了那位老作家赫爾曼·海塞(Hermann Hesse)在戰爭爆發時即痛詆破壞歐洲文化的戰爭之外，幾乎是一致的倡言以武力來獲得 Kultur 的勝利，他們都大言不慚地力說本國之戰是爲正義而戰。政府當局固不必說，即缺乏國家觀念的左傾分子，情願犧牲生命爲祖國效勞的青年，爲數亦復不少。其中有很多青年文學家如 Fritz Von Unruh, Rudolf Leonhard 等，高唱着戰歌，喊着打倒敵人的口號而去從軍。但是一到了前敵，受了炮火的洗禮，他們都覺悟了。對於從前所贊助的戰爭甚至明目張胆地咒詛起來。這種情形在未會上過戰場，祇在後方說風涼話的人們看來，或者不免還要加以「不知愛國」的罪名。所以我們的作家不能不大聲疾呼了！——

他們儘管繼續着寫文章，說話，我們親眼看見的却是受傷的死的；他們儘管嚷着說，一個人對國家的義務是最大的的一件事，我們却已經知道死的痛苦比什麼都強烈。雖然如此，我們並非造反的人，並非逃軍，並非怕死的懦夫——這些字眼他們都是隨便使用的。我們愛我們的國家和他們一樣的；每次戰鬥我們都是勇敢地參加，可是我們也能辨別出虛偽的和真實的來……

他們並不是怕死，却不愿意無緣無故的替別人送死。他們很知道戰爭不是單獨的東西，牠後面所站的勢力，有獨裁的君主，有權勢的政治，有軍國主義，有官僚，政客和資本家。因他們的破壞，他們的奸謀，纔產生出戰爭來。所謂戰爭不過是與一切惡勢力因緣極深的極物質，極粗蠻的暴力行爲。所以這裏的幾位被逼被誘上戰場的無產階級的兵士們互相討論着「究竟爲什麼有戰爭呢。」——見本書第七章

「多半是因爲一個國家侵略了別一個國家的緣故。」

「一個國家麼？我不了解。德國的一座山不會侵略法國的一座山，一條河，一座樹林，或是一塊麥田也不會的。」

「……我不是那意思，一種人民侵略了別的一種——」

「那麼這裏絕對沒有我的事，我自己並不覺得人家侵略我呀！」

.....

「呀哈，朋友！他的意思是指整個的人民，指政府——」

「政府——政府！憲兵，警兵，徵稅，那就是你的政府——」

.....

「我們差不多全是平民。在法國大部分也都是勞動者，工人，窮苦的店夥。那麼爲什麼一個法國的鐵匠或是一個法國的鞋匠要攻打我們呢？不，祇有幾個執政者罷了……」

「那麼戰爭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一定有些人，對於他們，戰爭是有利益的。」

「那麼究竟是誰呢？這對於德皇也沒有什麼好處的，他已經得到他所要的一切了。」

「……他從來還沒有過一次戰爭。每一個長成了的皇帝至少需要一次戰爭，否則他不會有名的。」

「還有將軍們呢，他們是經過一次戰爭纔出名的。」

「甚至比皇帝還要有名。」

「在後方還有許多別的，他們可藉戰事得利，那是一定的。」

在這寥寥數百字之中，一切戰爭的黑幕都被他們揭穿了，都被他們說盡了，所以克洛勃的主張

是——

宣戰這件事應該把牠看作一種公衆的盛舉，也要用入場券，也要用軍樂隊，如西班牙的鬥牛一樣。在那大圍場裏，把兩個交戰國的政治長官和軍事長官都請了來，穿着游泳的短衫，拿着棍棒，大家打個痛快；那個沒有死，他所代表的國家就算勝利。這樣的幹法，比較現在的辦法叫許多旁人去實行戰鬥是又簡單，又公道。

——本書四四頁——

這簡直和中國舊劇雙沙河中的番邦公主和中國小將的辦法一樣，大可打倒帝國主義，使一般領袖者無所施其利用。雙沙河中的公主問：

『我們交鋒打仗爲的是什麼？』

『爲的是江山。』小將答。

『江山是你坐，是我坐？』

『你我都不能坐。』

『那麼你爲什麼打仗散了？』

機械式的戰士，一旦忽然有了頭腦，真能將隱謎擊穿，一切「非戰」的學說，也不過如是而已。

這次大戰是過去了，在十餘年後的今日，悲慘的陰影似乎已從我們的心上逐漸淡薄而消逝了。但是讀了這部描寫大戰的巨著，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東北方正在和隣國炮火連天地劇戰的時候，我們將引起怎樣的感想呢？

下

翻譯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難，在某一種意義上，也許是甚於創作。因為創作時，可以隨自己的意思措置，要說什麼便說什麼，想得到不妨多說幾句，想不到就少說幾句也未始不可。翻譯則不同，不但處處受着原作的文字的束縛，而且因為思想情感，各人不同，欲求逼肖無異，確是勢所難能。甚至連我們把自己的作品譯成別國文字——假如能夠這樣做的時候——原作的神韻也未必能完全保存，更不必說由別人去譯了。

我們平常譯書的時候所常感到困難的，大概有下列的幾種情形：

(一)對於外國生活的隔膜——這是最困難的一點。在我個人的意思，以翻譯者曾在外國住過幾年是比較便利的事情。自然，也並不是說這樣就可以絕對沒有困難了。因為生活是多方

面的，一個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極有限，那裏有機會把各種生活都去經歷一番呢？即如在本書中有一段講到「軍營式的 *Barack Fashion* 手淫」，可會「軍營式」的意義在這裏，我們也不敢十分確定，因為我們沒有進過軍隊，自然不會知道軍營中的兵士們的手淫是如何的一種式樣。

(二)意義雖了解而無適當的名詞可譯——這大半是由於生活和語言不同的緣故。有許多外國人所特有的生活語言，我們雖然了解，但因為中國沒有這種生活，沒有這種語言，於是雖是一個極普通的名詞，竟無從表達。縱使找得了比較相近的譯名，總還不能確切。然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在本書中這種例很不少，例如本書的原作第三章中有關於 *Du* 和 *Die* 的一段糾紛，這兩字的意義，就很難找到適當的譯名，勉強一點說，中國的「你」和「您」似乎也含有這種意思，然而細一推敲與原文的意義還是相差太遠。例如易卜生的傀儡的家庭一劇中，*Helmer* 聽見 *Krogstad* 稱他 *Du*，心裏就不高興。這種情形在譯文中便很困難。本書中關於這兩字的一段話，在英譯本中是被刪去了的，我們因為無關宏旨，也把牠刪去了。

(三)同一個字而有幾種解釋——這是譯文時最容易有的錯誤，也是最不應該有的錯誤。原因

不外粗心和不肯多查字典。遇到這種的錯誤時，最足以表示譯者對於原文的知識上的薄弱。例如本書中第二頁的「回來的只有八十幾個人」原文是 *Came back only eighty strong*。這裏的 *Strong* 一字若解作「健全的」那就是笑話。又如一五七頁有一句 *Behind her smiles a blue lake with white-horses*，其中 *white-horses* 一字是「白浪」的意思，若解作「白馬」就是過分的忠實了。

我們在翻譯此書時對於這類的難題都會有過很審慎的攻慮，尤其是在名詞上，比較費思索得更多，嚴復譯天演論曾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們雖沒有到那種程度，但爲了一個譯名斟酌到數小時之久，却是常有的事。對於原作的風格，情感，也都在我們的譯筆的可能中將牠們保存着，以兩個人三個月的時間，纔將這本書譯完，當時爲了便利起見，是根據英譯本譯的，譯完後，經洪深先生就德文原本校對了一遍，又幾乎費了一個月。在我們是已經用了全副的精神，對於譯這本書，這是我們敢於自信的。然而我們還不能說我們所譯的一定沒有錯誤，我們極盼望朋友們的忠實的指教。

端鈞，汝堂，衷民諸老友的帮助，得使這本書早日出版，我們在這裏一併致謝。

談龍集序

周作人

近幾年來所寫的小文字，已經輯集的有自己的園地等三冊一百二十篇，又藝術與生活裏二十篇，但此外散亂著的還有好些，今年暑假中發心來整理他一下，預備再編一本小冊子出來。等到收集好了之後一看，雖然都是些零星小品，篇數總有一百五六十，覺得不能收在一冊裏頭了，只得決心叫他們『分家』，將其中略略關涉文藝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編一集，叫作談龍集，其餘的一百十幾篇留下，還是稱作談虎集。

寄名爲什麼叫作談虎與談龍，這有什麼意思呢？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我們（嚴格地說，應云我）喜談文藝，實際上也只是亂談一陣，有時候對於文藝本身還不會明瞭，正如我們著『龍經』，畫水墨龍，若問龍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大家都沒有看見過。據說從前是一位葉公，很喜歡龍，弄得一屋子裏盡是雕龍畫龍，等得真龍下降，他反嚇得面如土色，至今留下做人家的話柄。我恐怕自己也就是這樣地可笑。但是這一點我是明白的，我所談的壓根兒就是假龍，不過姑妄談之，並不想請他來下雨，或是得

一塊的龍涎香。有人想知道真龍的請去找參龍氏去，我這裏是找不到什麼東西的。我就只會講空話。現在又請到虛無飄渺的龍，那麼其空話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談龍集裏所收的是關於一切人事的評論。我本不是什麼御史或監察委員，既無官守，亦無言責，何必來此多嘴，自取煩惱！我只是喜歡講話，與喜歡亂談文藝相同，對於許多不相干的事情，隨便批評或註釋幾句，結果便是這一大堆的稿子。古人云，談虎色變，遇見老虎的人聽到談虎固然害怕，就是沒有遇見過的談到老虎也難免心驚，因為老虎實在是可怕的東西，原是不可輕易談得的。我這些小文，大抵有點得罪人得罪社會，覺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變之慮，這是我所以集名談虎的由來，此外別無深意。這一類的文字總數大約在二百篇以上，但是有一部分經我刪去了，小半是過了時的，大半是涉及個人的議論。我也曾想拿來另編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壇』上的一點戰功，但隨時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的紳士氣（我原是一個中庸主義者）到底還是頗深，覺得這樣做未免太自輕賤，所以決意模倣孔仲尼筆削的故事，而曾經廣告過的真談虎集於是也成為有目無書了。

談龍談虎兩集的封面畫都是借用古日本畫家光琳（Kōrin）的，在『光琳百圖』中恰有兩張

條幅，圖著一龍一虎，便拏來應用，省得托人另畫一真。『談虎集』的圖案本來早已想好，就借用後「甲寅」的那個木鐸裏黃毛大虫。現在計劃雖已中止，這個巧妙的移用法總覺得很想的不錯，廢棄了也未免稍可惜，只好在這裏附記一下。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周作人于北京苦雨齋。（談龍集）

跋白屋文話

胡適

劉大白先生的白屋文話雖有十幾條，他的大旨只是要正名責實，要革掉「文言」的頭銜，叫它做「古白話文」，（簡稱「古話文」）或叫它做「鬼話文」；要改正「白話文」的名稱，叫它做「今白話文」，（簡稱「今話文」）或叫它做「人話文」。

我是個實驗主義者，向來反對「名教」，因為我深信「名」是最可以給人們用做欺騙的工具的。「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這是古往今來的通例。所以我們在這十幾年來也曾想矯正向來許多不正當的名詞。例如古來的白話小說，向來都叫做「俗話」或「俚語」的作品，我們便叫它做「白話文學」；「活文學」。古文的作品，無論是駢偶的，或散文的，我們都叫它做「死文學」。但我們仍舊沿用了「古文」與「白話」兩個名詞。我們的理由是：（一）「古」字在我們心目中就是「已死」的意思；（二）「白話」是個「中立」的名詞，既不含褒貶，又可包括國語的同方言的作品。我們在這裏卻不免小看了這幾個名詞在人們心理上的作用。我們儘管把「古」字當作「死

『字看，一般人卻把『古』字當作『美』字看。我們儘管說『白話』不含褒貶，一般人卻總想，『既是白話，便不成文。』』

劉大白先生是痛恨死文學而提倡活文學的一個急先鋒，所以他更進一步，做點正名實實的工夫，把古文叫做『鬼話文』，把白話文叫做『人話文』。人們不嫌『作古』，但總不願被『賊故』鬼。古人的病魅咒裏往往說：

吾知汝姓字，得汝姓名。不得久停，急去他方！（佛說咒魅經）

劉先生做的正名工夫只是要嚴分人鬼的界限，對那說鬼話的人們說：

你們是活死人，你們是活鬼；你們的原形已現，不得久停，速回墳墓裏去！

劉先生這在十幾篇短文裏竭力形容那班努力說鬼話的人的種種醜態，他的苦心只是要讀者厭惡鬼，努力做人。他的話都有歷史的根據，說的又很痛快，我讀了自然十分高興，十分贊成。

但我也有點小意見，隨筆寫在這裏，請劉先生指教。

劉先生說，今日鬼話文的餘孽並不會掃除淨盡，依然在那裏滋蔓著，而且聲勢浩大，猖獗非常。劉先生這句話並不是過慮。我們試看近時中央與各省政府發出來的許多『不成話』的駢儷電報，再

看各地報紙上的鬼話社論和「社會新聞」欄裏許多肉麻的鬼話，便可以知道鬼話文的殘餘勢力還不可輕視。我們對於這種事實，應該採取什麼救濟的方法呢？劉先生在這十幾篇裏提出了一個方法，便是學孔二先生的正名方法，來做一個打鬼的鍾馗。這是方法一。

劉先生們在浙江大學大學區裏頒行了許多提倡人話文的政策，如小學禁止用古話文，如初中入學試驗不得用古話文。這種政策的影響已不限於浙江一省了。今年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一些同樣的議案，浙江的幾位代表（劉先生在內）也出了不少的力。這樣用政府的工具來實行鏟除鬼話文，在教育上的勢力，這是方法二。

但劉先生說過：

文學歷史中新主義起來推翻舊主義，新藝術手段起來奪取舊藝術手段底位置，這才是文學革命。而用人腔來代鬼腔，只可以叫作文腔革命。

文腔革命是要把文學的中心從鬼話移到人話，正如歌白尼把地中心的宇宙觀變作太陽中心的宇宙觀一樣。文腔革命自然是文學革命的最重要一步，但十年來的新文學的成績並不能算是滿意，新文學的前途也未可十分樂觀。這也是很自然的一來，時間太短，我們不可太沒有耐心。二來，時局

紛亂，生活困難，作者沒有閒暇做文學的創作。雖然古人有「文窮而益工」的話，其實這話是不可靠的；經濟的壓迫也許壓不死一兩個特殊的天才，但大多數的作家在「等米下鍋」的環境內是不會有耐久的作品出來的。

劉先生提倡的正名方法，只是加力擁護那人話中心的文學革命，他們在他們的勢力所能及的區域裏提倡今語文的教學，只是給文學革命培養將來的人才，希望從今日的中小學生裏有一些能做道地人話文的作家出來代替我們這一代做藍青人話文的文人。但根本的救濟方法還在竭力鼓勵文學的創作。鬼話文同鬼話詩不是單靠孔二先生的正名方法就能完全掃除的。等到中國人話文學裏有了伏爾太福祿貝莫泊桑易卜生契訶夫蕭伯納貝里……一流的作家，鬼話文學自然回到墳墓裏去了。人話文學也不是單靠中小學的教學就能發達的。試翻開今日的中學教本，那一冊裏不是充滿著我們一班熟人在這十年中等米下鍋時的譯作與創作？沒有無數偉大的耐久的創作造成一種活文學的空氣，這幾本選本是不會養成將來的文學家的。

故我對於劉先生的打鬼精神雖然很佩服，但我總覺得鬼的猖獗是由於人的不努力，鬼話文學的繼續存在是因為人話文學的實力還不夠打倒那殘餘的鬼話文學。只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人

話文學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當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滅了。

十七、九、廿二。

附錄

白屋文話自序

劉大白

我所以寫這幾節文話以及彙集付印的原因，已經在第一篇自序上說明了；現在所以再寫這篇自序，是對於胡適之先生底跋語和他底來信有所討論，以及再有一點補充的意見。

我把這幾節文話給胡先生看了；他就寫了一篇跋語寄給我，而且同時附來一封信，對於「藍青鬼話文一代不如一代」的問題，提出一點意見。他底跋語中說：

……根本的救濟方法還在竭力鼓勵文學底創作。鬼話文同鬼話詩不是單靠孔二先生的正名方法就能完全掃除的……我總覺得鬼底猖獗是由於人底不努力，鬼話文學底繼續存在是因為人話文學底實力還不夠打倒那殘餘的鬼話文學。只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人話文學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當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滅了。

這話很對，我完全承認。但是，先定了國民革命軍的名稱，然後加以政治訓練，成爲有主義的軍隊，才能打倒軍閥。現在咱們先釐正了人話鬼話的名稱，然後竭力鼓勵人話文學底創作，養成人話文學底實力，才能打倒殘餘的鬼話文學。所以我認爲這個正名的工作，是初步最重要的工作。胡先生說：

我是個實驗主義者，向來反對『名教』，因爲我深信『名』是最可以給人們用做欺騙的工具的。

『名』是最可以給人們用做欺騙的工具的，這話的確不錯。但是我卻以爲人類是沒法自外於『名教』，逃不出『名教』。老先生底手掌心的胡先生如果不信，實驗主義就是一個『名』。拿實驗主義來打倒『名教』，無非以『名』易『名』。另創一種『名教』，還是在名教。老先生底手掌心裏。文言和白話這兩個『名』，是給活死人們用做欺騙的工具的不正的『名』。咱們拿鬼話和人話這兩個『名』去釐正它，正合拿實驗主義去打倒『名教』一樣，依然逃不出『名教』。老先生底手掌心。所以不論主張正名或不主張正名的，反對『名教』或不反對『名教』的，一樣是『名教』中人，咱們都是『一丘之貉』。反正『名教』是打不倒的，不如先正了『名』，再做循『名』實質的工夫。所以我認爲這釐正鬼話和人話底名稱的工作，是初步最重要的工作。

胡先生底來信說：

「白屋文話已讀過，我已遵命寫了幾句跋語。我近來很忙，有許多話不能都寫出，故我自己也不能滿意……」

有一個問題，我很想討論；可惜時間不許我詳細說明，只好抽出不說了。這個問題，就是「藍青鬼話文一代不如一代」的問題。我底感想是散體古文自唐以後頗有進步。歐陽修、蘇軾、韓柳好，朱熹、歐陽玄、王守仁又比歐陽修、蘇軾好；清代學者底文章，如顧炎武、錢大昕、崔述、高郵王氏父子，都遠過前代有意作文的文人。

這裏面有幾層原因：（一）刻書發達了，讀書人容易得書；（二）古文底風氣已成，專攻的人多了，容易有好文章出來。

這並不是說，晚出的「古文」都勝過前人。但不通如孫樵、皇甫湜，在唐可以稱作者，在宋必不能受人重視的。

胡先生這一番話，在他是很有見地的。但是這合我底「藍青鬼話文一代不如一代」的立論，並沒有什麼衝突。因為他所謂「頗有進步」，是文底進步；我所謂「一代不如一代」，是鬼話底時代越向

後越藍青。並且文底進步底原因之一，正在乎鬼話底時代越向後越藍青，就是時代越向後越受人話底影響而越近於人話。就鬼話方面看，無論如何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譚鑫培底徒弟，也許做工比老譚更出色，但是所唱的畢竟是藍青譚。至於他底徒孫徒曾孫們，自然越向後越藍青，『一代不如一代』了。我說『藍青鬼話文一代不如一代』是指這一點而言的。

對於胡先生底跋語和來信，討論終結了；我還要對於鬼話文在歷史上的價值，把它重新估定一下。

鬼話文底過去的罪惡，和它底醜態，已經在文話中宣布了。但是它在歷史上究竟是否有功足錄呢？咱們如果平心而論，卻也並非沒有。它底足錄的功何在呢？我以為是在中國歷史上文化底統一。這在文話第十四節中，已經說過一點；但是不會詳細說明。大家知道，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繁多的國家。在地勢上，又有山脈河流底阻隔；過去時代的交通，非常不便。漢末以後，經過好幾次的分裂；其中像六朝五代以及南宋時代的分裂，都是長期的。從五胡亂華起，到滿清入據中原止，外來異族底侵入，又幾乎是不斷的。但是中國底文化，二千多年以來，一向是統一的。並且，民族的同化力極強；二千多年當中，有若干的外來異族，都同化在漢族裏面。即使他們當時武力強盛，征服了漢族，在政治上做了

治者結果，都反被漢族底文化征服了。這自然因為這些征服咱們的外來異族，都是武力雖然弱於咱們，而文化卻是低於咱們的；現在合文化高於咱們的外來異族相接觸，是決不能再得到這樣的結果的。然而過去的事實，卻確是如此。那末，中國文化底能夠統一，和對於外來異族的同化力之強，主要的原因何在呢？我以為就在於同文政策底實行。這所謂同文政策，不但是所寫的文字相同，而且所用的文腔文法也是相同。地域很廣，交通很不便，方言方音很複雜，外來的或固有的異族又很多；如果大家各用拼音文字，分別拼出方言方音的人話，便可以有許多種的文字，許多種的文腔，而文化便不能這樣統一了。所以中國歷史上統一文化，同化異族的力量，就仗著：（一）不用拼音文字而用衍形文字；（二）不用各地分歧的人話的文腔，而用標準統一的鬼話的文腔。統一文化和同化異族，並不是一定要仗著衍形文字和鬼話的文腔；試看美國現在用著拼音文字，用著標準統一的人話的文腔，一樣能夠統一他們底文化，而且同化著許多的外來異族。所以前邊的話，並不是謳歌衍形文字，謳歌鬼話的文腔，只是說明過去歷史上的事實。鬼話文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做過統一文化，同化異族的工具，有過這樣的成績，這是不能把它抹煞的。咱們所用的衍形文字，因為咱們所用的語言是孤立語，而孤立語在現在語言學者估定的價值上，又被稱為比較進步的，所以能不能改用拼音文字和要不要改用

拼音文字，都是一個問題，而且這是另一個問題。至於現在用標準統一的人話的文腔，來做統一文化和同化異族的工具，一定合用，而且比標準統一的鬼話的文腔更合用，是可以斷言的。在努力打倒鬼話文的當兒，說明鬼話文在歷史上有功足錄，當然不是預備給它樹立紀功碑，讓它將功折罪，留一個存在的餘地；而只是在它底墓誌銘上作一個功罪底比較，證明它是罪浮於功罷了。

最後，我還得謝謝胡先生底跋語，謝謝徐先生底序文，並謝謝徐先生底促成我寫這文話；但是徐先生底序文中，對於作者，揄揚得太過分了；彷彿「臺房裏鳴彩」似的，難免失掉真相；這是於領謝之餘，應該作局部的璧謝的。

一九二九年，三月廿八日，太白在杭州國立浙江大學。（白屋文話）

「倪煥之」作者自記

葉紹鈞

作者對於自己的作物說什麼話，我想是多餘的事。要說的，說得清白的，應該在作物裏都說了。要是怕作物裏有些沒有說，有些沒有說清白，故而想另外說幾句；這種求工好勝的心固然可邀諒解，但是，同樣的一枝筆，在另外的地方就會高明得多麼？我不能相信。所以我每次刊行作集，都不曾加上什麼話。

現在我還是這樣想。這裏單記着寫作及出版的經過，以備遺忘。這篇文章，去年一月動手，十一月十五日作畢。中間分十二回，每回執筆接連七八天，寫成一部分便投送教育雜誌社。下筆不能輕快，成績雖依然平常，而斟酌字句的癖習越來越深，所以每回的七八天，所有工餘的暇，差不多都給寫作佔去了。教育雜誌把這登完以後，我沒決定出單行本。是可尊先生的意思，說送去付排吧。我仍不決定，請他看了再說。他看過後，爲指示應行修改的處所，結末說不妨出版。我於是依他的意思修改，再送往開明書店發排。我不大歡喜校刊疏忽的書本，這回校自己的書，頗用了點心思。全書排成後又會請調

爭先生精細校閱。如再有失校的處所，這本書苟有再版的機會，還是要把牠改正的。

文學週報第三百七十期載者茅盾先生的文字，論及我這一篇。因為他陳說的圍範很廣，差不多就是國內文壇概觀，留心文事的人自會去取文學週報看，故而這裏單把直接論及我這一篇的轉錄了，丐尊先生的德行藝能，我向來心折，得他說幾句話，並非欲誇耀於人，却自有說不來的歡喜。他果如我的願，爲寫了一文。他們兩位文字裏，都極精當地指摘我許多疵病。我承認這些疵病由於作者的力量不充實，我相信這些疵病超出修改的可能範圍之外。現在既不將這一篇毀了重來，在機構上，這些指摘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對於他們兩位，我何敢泛泛言謝，心感而已。他們也有些獎讚的話，我看了真實慚媿。

應得說明，這篇裏第二十二章的上半，是采用了一位敬愛的朋友的文字。他身歷這大事件，我沒有；他記載這大事件生動而有力，我就采來插入需用的處所。因此，在筆調上，這一處與其他部分有點不同。應是又一端的疵病。

曾有一位朋友問我，寫這篇文章對於其中的誰最抱同感。我不能回答。每一個人物，我都用嚴正的態度如實地寫，不敢存着玩弄的心思，我自以爲這樣的。因此就無所謂對誰最抱同感。然而這就有

人帶譏含諷地用寫實派的名字加給你了。我能說什麼呢。

十八年八月十六夜書。

附 讀「倪煥之」

茅盾

倪煥之曾以「教育文藝」的名目在教育雜誌上發表，就全書的故事而言，這個「教育文藝」的稱呼，卻也名副其實。到第十九章止，差不多佔了全書的大半，主人公倪煥之的事業是小學教員。他和同志的小學校長蔣冰如很艱辛地在死水似的鄉鎮裏試驗新的教育。他們得不到社會的同情，也得不到同事的諒解和熱心贊助；但是倪煥之很有興趣地幹着。這時候，教育是他的終身事業；他又把教育的力量看得很大，「一切的希望懸於教育。」但是「五四」來了，鄉鎮中的倪煥之也被這怒潮衝動，思想上漸漸起了變化；同時他又感到了幾重幻滅，在他所從事的教育方面，在新家庭的憧憬方面，在結婚的理想方面。他感到了寂寞了。他要找求新的生活意義，新的奮鬥方式，從鄉鎮到了都市的上

海。接着便是「五卅」來了。「五卅」的怒潮把倪煥之沖得更遠些；雖然他還是在做什麼女子中學的教員，但一面也參加了實際運動；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時，他也是社會的活力中的一滴。然後，在局面陡然轉變了時，他的心碎了，他幻滅，他悲哀，他憤慨；腸胃扶斯來結束了他的生活的旅程，在彌留的謔嚶中，他這樣說：「三十五不到的年紀，一點事業沒成功，這就可以死麼？唉，死吧，死吧！脆弱的能力，浮動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成功，不是我們配受領的獎品，將來自有與我們全然兩樣的人，讓他們受領去吧！」

在近十年中，像倪煥之那樣的人，大概不少罷。也許有人要說倪煥之這個人物不是個大勇的革命者；那當然不錯。只看他目擊大變之後，只是借酒澆愁，痛哭流涕，便可明白，在臨死的時候，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脆弱，感情浮動，完全不中用了。但是他的求善的熱望，也該是值得同情的。

葉紹鈞以前有過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等五個短篇集；倪煥之是他的第一個長篇，也是第一次描寫了廣闊的世間。把一篇小說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過程中的，不能不說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個人——一個富有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地受十年來時代的壯潮所激盪，怎樣地從鄉鎮到都市，從埋頭教育到羣衆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這倪煥之也不能

不說是第一部。在這兩點上，倪煥之是值得讚美的。上文我所說「五四」時代雖則已經草草地過去，而敘述這個時代對於人心的影響的回憶氣分的小說，卻也是需要這一說，從倪煥之便有個實例了。上文我又說起「五四」以後的文壇上充滿了信手拈來的「即興小說」，許多作者視小說為天才的火花，的爆發時的一閃，只可於剎那間偶然得之，而無須乎修鍊——銳利的觀察，冷靜的分析，縝密的構思。他們只在抓撥片段的印象，只在空蕩蕩的腦子裏搜索所謂「靈感」，很少人是有意地要表現一種時代現象，社會生活。這種風氣，似乎到現在還沒改變過來。所以我更覺得像倪煥之那樣「有意為之」的小說，在今日又是很值得讚美的。

但或者教育雜誌當初是要求葉紹鈞做一篇和教育有關的「教育文藝」，所以倪煥之的前半部全是描寫鄉鎮教育，在全體上發生了頭重腳輕的毛病。這在藝術的意味，不能不說是結構上的缺憾。並且也許有人因此而誤會此書是專譚教育的。

「五卅」運動在本書中有一段正面的明顯的描寫。第二十二章的前半段寫得頗有氣色。倪煥之在此時是一個活動的角色了。但是接下的第一章——二十三章，卻用了倪煥之個人的感念來烘托出當時的情形，而不用正面的直接描寫，在藝術上也不能諱言地是一個缺點。這使得文氣鬆懈，很不合

宜於當時那種緊張的場面。並且二十二章後半段的回敘，倒接在火刺刺的正面描寫底下，也很能夠妨礙了前半的氣勢。在此時的倪煥之大概已經參加了什麼政治的集團了罷。可是二十二章以後寫倪煥之的行動都不會很顯明地反映出集團的背景，因而不免流於空浮的個人的活動，這也使得這篇小說的基調受了不小的損害。作者忙於職業的謀生，小說是偷閒寫的，大概一章一章是間歇地作成的，因而在全般的結構上雖然還保持着一貫，而在局部的穿插上便不免有了罅隙。

最後一章寫倪煥之死後的倪夫人金佩璋突然勇敢起來，這是作者信賴着「將來」的意識使他

有這轉筆，然而和第二十四章開頭所描寫的倪煥之感念中的金佩璋比照起來，便覺得結尾的金佩璋的忽變是稍稍突兀了些。從二十四章到最後一章，中間相隔一年多，而又是極變幻的一年多，所以金佩璋思想的轉變是可能的，但是作者並沒在二十四章以後說起金佩璋的動靜，卻在結尾驀地一轉，好像一個人思想的轉變是「奇蹟」似的驟然可以降臨的，也就失之於太匆忙了。

所以就故事的發展而言，就人物的性格的發展而言，倪煥之的前半部都比後半部寫得精密。在前半部，我們看見倪煥之是在定形的環境中活動；在後半部，我們便覺得倪煥之只在「一張彩色的布景前移動，常常要起空浮的不很實在的印象。又在人物描寫上，前半部的倪煥之，蔣冰如，金佩璋，都是

立體的人物，可是到了後半部，便連主人公倪煥之也成爲平面的紙片一樣的人物，匆匆地在布景前移動罷了。因此後半部的故事的性質雖然緊張得多，但反不及前半部那樣能夠給我們以深厚的印象。大概那時作者是急於要完篇，下筆時已經沒有寫前半部時那樣周詳審度躊躇滿志的心情，而教育雜誌一年十二期的結束也已逼近，事實上不能容許作者慢慢地推敲，怕也是一個原因罷。

✽

✽

✽

✽

我以爲批評一篇小說不應該枝枝節節地用自己的尺度去任意衡量的。一篇小說的藝術上的工夫，最好讓每個讀者自己去領受。所以上文云云，至多不過是我讀後的印象——關於倪煥之的藝術上的印象。我的注意點並不在此。我的注意點，除了上文已經說過的「有意識地描寫「五四」對於某個人有怎樣的影響，並且他又怎樣地經過了「五卅」而到現在這所謂第四期的前夜，」這一點而外，還有該小說的「時代性」。現在請就此後一端再說幾句話。

一篇小說之有無時代性，並不能僅僅以是否描寫到時代空氣爲滿足；連時代空氣都表現不出的作品，即使寫得很美麗，只不過成爲資產階級文藝的玩意兒。所謂時代性，我以爲，在表現了時代空氣而外，還應該有兩個要義：一是時代給與人們以怎樣的影響，二是人們集團的活力又怎樣地將時

代推進了新方向，換言之，即是怎樣地催促歷史進入了必然的新時代，再換一句說，即是怎樣地由於人們的集團的活動而及早實現了歷史的必然。在這樣的意義下，方是現代的新寫實派文學所要表現的時代性！

我們現在再看倪煥之這部小說是否具有這樣意義的時代性。

時代的空氣，不用說是已經表現了的了。雖然主人公在小學教員的時代是確信着「一切希望懸於教育」，但「五四」以後他對於專譚教育的懷疑以及所感到的寂寞，也差不多近於我在上文所說的「五四」以後瀰漫在智識界中間的徬徨苦悶了。其次，時代給與人們的影響，在倪煥之身上也有了鮮明的表現。誰也不能否認倪煥之是受了時代潮流的激盪，而始從教育到羣衆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的。但是倪煥之究竟是脆弱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時代推動他前進，他卻並不能很堅實地成爲推進時代的社會活力的一點滴。他雖然說「我們應該把歷史的輪子推動，讓牠轉得較平常爲快」，可是他實在對於歷史的輪子以及如何推動這歷史的輪子使牠更快，兩者都沒有明瞭的觀念。所以他在那革命局面極緊張的時期，所認爲過慮者是一學生們停下了課，也不打算幾時讓他們開學，而且因此竟感到了幻滅。所以他在局面突變以後，便回復到十幾年前獨個兒上酒店買一

「癡醉的現象了，所以在臨終的昏迷中看見了運動鐵椎穿青布衫露胸的人終於被壓在亂石底下，像一堆燒殘的枯炭，而他對於此的解答是「這時沒有你的分！」所以他即使有迷惘中的將來的希望，也只是看見了妻和子，並沒看見羣衆。

不但倪煥之，便是那更瞭解革命意義的王樂山，也並沒表現出他做了怎樣推進時代的工作。關於王樂山的描寫，用的都是側筆，我們隱約可以推求他的活動，只是不能得到正面的更深切的印象。

※

※

※

※

這便是我所見的倪煥之的時代性的分析。我猜想來，大概有許多人不滿意這部小說。但在目前這樣的時代，在落後的東方，我們便盼望有怎樣了不得的偉大作品，豈不是等於「見卵而求時夜」在目前許多作者是僅僅根據了一點耳食的社會科學常識或是辯證法，便自負不凡地寫他們所謂富有革命情緒的「即與小說」的時候，像倪煥之那樣的「扛鼎」的工作，即使有多少缺點，該也是值得讚美的罷。

.....
話再回到倪煥之罷。

倪煥之作者自記

因爲也是描寫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所以我覺得倪煥之中間沒有一個叫人鼓舞的革命者，是不足病的。再顯明地說，主人公的倪煥之雖然「不中用」，然而正可以表示轉換期中的革命的智識分子的「意識形態」。這樣有目的有計畫的小說在現今這混沌的文壇上出現，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有意義的事。這樣「扛鼎」似的工作，如果有意識地繼續做下去，將來我們大概可以說一聲「五卅」以後的文壇倒不至於像「五四」時代那樣沒有代表時代的作品了。當代的批評多半是盲目的，作家要有自信的精神，要毫不搖惑地冷靜地埋着頭幹！

一九二九，五，四日。

達夫全集自序

郁達夫

男子的三十歲，是一箇最危險的年齡。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殺，總在這前後實行的。而更有痛於自殺者，就是「心死」。自家以爲有點精神，有點思想的人，竟默默無言地，看着他自己的精神的死滅，思想的消亡！試問天下的痛心事，甚於此者，更有幾多宗？

自家今年三十歲了，這一種內心的痛苦，精神毀滅的痛苦，兩三年來，沒有一刻遠離過我的心意。並且自從去年染了肺疾以來，肉體也日見消瘦了，衰老了，若有人笑罵我的，這一箇笑罵者自己，遲早總有知道他謬誤的一日，勇敢的笑罵者呀！你們也大約必定要經過這一箇心的過程的，不過我在這裏却在私祝你們的健康，私祝你們的永不至於經驗到這一種心身的變遷！

在人世的無常裏，死滅本來是一件常事，對於亂離的中國人，死滅且更是神明的最大的恩賚，可是肉體未死以前的精神消滅的悲感喲，却是比地獄中最大的極刑，還要難受。

在未死之前，出什麼全集，說來原有點可笑，但是自家却覺得是應該把過去的生活結一箇總賬

的時候了。自家的精神生活，以後能不能再繼續過去？只有天能知道，不過縱使死灰有復燃的時候，我想牠的燃法，一定是和從前要大異，並且並且隨伴着我的這一種乾略，這一種衰弱，誰能說牠們不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而明日的生涯，又誰能知道更將羈縻於何地？

自己的半生，實在是白白地浪費去了。對人類，對社會，甚至於對自己，有益的事情，一點兒也沒有做過。自己的死滅，精神的死滅，在這大千世界裏，又值得一箇什麼？

自己的在過去浪費了的精神，不信有一點一滴可以永生。自己死了之後，那一層臉上的『永生的靈輝』是決也希冀不到的。自己權且當作一箇也是孤獨的流人，對於過去的自己的孤獨的屍骸，將他的死眼閉上，勉強使他裝成一個瞑目而終的人，也許是目下的最有意義的一點工作，全集的編製，就發源於此了。

回憶起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間，飢寒孤苦，經歷也是不少。感情的起伏，更有甚大的浪波痕跡可尋。自己在過去，雖則沒有做過一點可以記錄的事情，然而這一種孤獨的感覺，却是我自己一箇人的。或者有人要說，『將這些無聊的夢跡穩留住，不只是增加一些煩惱世界中的更煩惱的波浪而已麼，於世何補？』不還我也要說，『這一點淡淡的波紋，於我却有切膚之痛。』

自家的作品，自家沒有一篇是滿意的。臧拙刪煩，本來是有良心的藝術家的最上法門，可是老牛舐犢，也是人之常情，所以這全集裏，又把我過去的作品全部收起來了。

自家今年滿了三十歲，當今年的誕生之日，把過去的污點回視回視，也未始不是潔身修行的一種妙法，這又是此際出全集的一箇原因。但是許多勸我的朋友們却向我說：「可以做一箇很好的紀念！啊啊，紀念？紀念什麼？人類中那有把他的恥辱，拿來作光榮的歷史看的愚夫？」

編訂的次序，不是編年，也不是按文中的內容體裁。偶而在故舊的雜紙堆中翻着的，就拿來付印，有手民和校對者侮辱我的地方，也不過隨便的改正改正，這又是我的病懶的一箇證明。

作品寫完的年月，大抵記在後面，有不寫的，是出於當時的疏忽，現在溯記憶所及，都把牠們補上了。

※

※

※

諸君若再能寬恕我一次，容我的 *Boots* 再顯發一回，我想對諸君將目下正在此地作此序時的周圍境狀來說一說。

昨天自極南的廣東回到了上海，便接到寄住在北京的禽獸般的惡勢力下的妻兒的危急之報。電報上雖祇說是「病篤速回」，然而電後的來信，隱約說是兒子的病，已經是沒有餘望，我的女人在悲痛之餘，也已病倒了好多天。火車不通，明日只好趕海輪奔回北京去。到京之日，只希望不至有更惡的凶聞，被我發見！

痛定思源，這交通的阻絕，這生活的不安，這中國人的流離慘死，又是誰爲之階？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殺賊。我只希望讀我此集的諸君，讀後能夠昂然興起，或竟讀到此處，就將全書丟下，不再將有用的光陰，虛廢在讀這些無聊的囁語之中，而馬上就去挺身作戰，殺盡那些比禽獸還相差很遠的人。那我的感謝，比細細玩讀我的作品，更要深誠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舊歷端午節

序於上海的一家小旅館內（達夫全集）

前夜序

耿濟之

文學的原則是什麼？文學有何影響於社會和人生？

這個問題在自然派講起來，一定回答說：文學的原則就是不用不燻不染的『真實』來描寫現有的生活，不加上什麼理想，也不有些微的剝損。這種『赤裸裸』的描寫固然是近代自然派文學的特色；但是據我看來，他決不能包括文學的實體，也不能確定他的目的。請問：文學家抱着什麼目的甘願做那生活的『回聲』呢？——回聲一定是波動的，回聲一定遜於所欲模倣的聲音。再則：文學家應當不應當彷彿『回聲』似的把所有宇宙間發生的事實一一描寫，而無所別擇？這兩個問題如果能夠回答下來，那末文學的功用實在是如此。但是不能因為既不加上什麼理想，如何有文學家的目的，既沒有些微的剝損，如何能容你有選擇的功夫。所以自然派這樣的解釋未免有不足不盡之處，而這種文學對於社會和人生定無若何鉅大的影響。

這樣看來，文學決不能僅以描寫生活的真實，即爲止境，應當多所別擇，把文學家的情感和理想

寓在裏面，纔能對於社會和人生發生影響。這就是文學的原則。實言之，文學是不應當絕對客觀的，而應當參以主觀的理想。描寫固然應該真實，而同一真實裏不能不加以別擇，以完成文學的目的。文學的目的在絕對客觀的自然派看起來，是不甚要緊的。他們對於藝術應當是有益的一層雖還不否認，却同時以爲他的益處就在於他自己的範圍裏，和華美作品的內容毫無關係；他們並且以爲藝術自能得到他自己範圍內的益處，祇須用藝術的手段來描寫真實的生活；如果現在欲要求什麼目的，那簡直是溢出範圍，而使他不成爲藝術。他們的意思彷彿說藝術的目的就是藝術，藝術祇爲藝術而生。然而這種論調實在是毫無一顧之價值的，因爲那裏能各種事實的描寫都有同樣的意義，並且得同樣的益處。所以藝術——文學——如果祇有他本身的目的，那也祇是沒有用的藝術，——文學。人生的藝術——文學，纔能算做真藝術，——真文學。

上面幾段話是說明文學應當歸結到人生方面；換言之，文學作品的製成應當用作者的理想來應用到人生的現實方面。文學一方面描寫現實的社會和人生，他方面從所描寫的裏面表現出作者的理想。其結果：社會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進步，而造成新的社會和新的人生。這纔是真正文學的效用。

然而這種「人生」的文學作品實在很少的，即以俄國的文學而論——因為我一二年來所研究的祇是俄國文學，其他國的文學委實是不知道的，所以也只好就俄國文學而論——也沒有幾篇作品足副其實的。俄國文學家中帶着這種色彩的也祇能推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屠格涅甫，Тургенев，道司托也夫司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 柯勒基，Топкин 安得列夫，Андреев 數人。其中屠格涅甫的文學作品最適合於吾人說明人生文學之用，因為他的作品並不像托爾斯泰，道司托也夫司基似的大偏於思想和主義的一方面，却是純粹藝術的描寫，又不像極端客觀的寫實派似的祇作赤裸裸的描寫，而不顧到作者的思想方面，却在純藝術中表現時代的潮流和人生的趨向。

屠格涅甫有六篇名著：(一)父與子；(二)前夜；(三)貴族之家；(四)煙；(五)荒地；(六)路丁。這六篇實在是俄國近代文學中的傑作，各篇有各篇的主旨，各篇各描寫一時代的思想和潮流，實在是為研究俄國文學和思想者不能不讀的書。我們介紹俄國文學也最注意於他這六篇著作，主意將他們次第翻譯成中文，因為這六篇是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社會思想的結晶，讀此可以知道俄國思想變遷的痕跡，更可以知道文學和社會及人生其間有多大密切的關係。現在沈穎君所譯的屠格涅甫名著六種中的一篇前夜已告成功了！這本書對於當時的俄國社會有若何的影響，下節當舉以奉告，但是我

信沈穎君用佳妙的手筆來翻譯這種佳妙的著作，他影響於中國的社會也決不少。俄國社會因著這種書而變更一部分的思想，希望中國社會也能因為這種書而變更其平時陳腐虛偽的思想！

有人說：『我看這部書並沒有什麼絕大的深意寓在裏面，他不過是一本描寫愛情的小說。』這個人的話完全是誤會的，他祇看見其表面，其事實，自然得着不正確的見解。這本書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其主旨可以說完全針對着當時俄國社會的情形而發。俄國當一八三〇——一八五〇的時候，西方自由思想慢慢輸入進來，而帝皇的專制手段亦與之俱長。當時的青年一方感受着專制的痛苦，他方又受了自由思想的鼓動，大家都覺悟起來，欲在社會上有所活動。但是政治方面也決無那些覺悟的青年容足之地，便不得不趨於哲學宗教藝術等和現實少有接觸的各方面去。固然一時文風極盛，然而其弊也，離現實而好幻想，喜大言而屏實際。社會上祇聽見軟弱的喊聲，而沒有實地的工作。屠格涅甫有見及此，所以著了這篇前夜的小說，以喊醒衆人的迷夢，使俄國的青年能棄去空言，腳踏實地的做去。書中女主人葉林娜對於白爾森涅夫和蘇賓都存個看不起念頭，獨垂青於保加利亞亡命志士，窮無所歸的殷沙洛夫這個人。這個並不是說葉林娜眼光高，見解特別，却是證明屠格涅甫實在是厭棄白爾森涅夫和蘇賓兩人學問和藝術的事業，而推崇殷沙洛夫這種切志救國，鐵肩擔

道的神。然而讀者不要誤會：屠格涅甫並不是反對學問和藝術的事業，他也知道這種事業在社會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俄國『當時』所最爲需要的並不專是這種事業，却是需要實地改造的力量和精神。他在自己小說裏不但對於白爾森涅甫和蘇賓表示蔑視的意思，並且一切否認與他同時的各種人。小說裏有一處可以證明出他的意思，他說：像股沙洛夫這種人現在是沒有的了，所有的祇是喧噪者，鼓錘子，和從空虛移到虛空的人。這句話真是罵盡俄國當時的人，形容盡俄國當時社會的情形！所以這篇小說實在是俄國青年的興奮劇，凡讀着這本書，便明白自己的責任並不在於空虛飄茫的言論，而在於實地去做改造社會的工作。此書一出，俄國不少青年男女都覺悟過來，爭著學股沙洛夫和葉林娜的榜樣大張『爭自由』、『謀解放』的旗幟，以做各種民間的運動，而促成社會的改革。由此可見文學與社會和人生實在是很有關係的。中國有句成語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現在可以換一句『文學造時勢，時勢造文學』的話了。

以上已把前夜小說的效用約略講明，大概讀者一看，對於這本書也決不會再有什麼懷疑的地方。但是這本書的來歷也不能不敘述一下。屠格涅甫曾對於他六篇名著小說做過一篇自序，內中有四五段講起他所以做這本前夜的原因，不可不摘要翻譯出來，寫在下面，以作讀者的參考，也就算做

我這篇序言的結束。

『差不多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一年中我住在鄉間，一點也不出去游行。村裏隣家中有個爲我最熟識的一人，名叫瓦西里·克拉基夫，(Bacilin Kaputsh)是個年輕的田主，約模有二十五歲的年紀。克拉基夫是浪漫派，熱情派，酷愛文學和音樂，富有滑稽的才能，且富於情感和愛情，性格又很直爽。他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後，便住在村裏父親那裏。他父親每三年一定要發出種憂鬱病，彷彿瘋狂的樣子。他有個姊姊，也死於瘋狂。這些人早就死下；——所以我能隨性的說出來。克拉基夫不得不自己管理家務，但是他實在不慣做這些事情，他祇愛讀書，並和那氣味相投的人談話。不過這種人是很少的。鄰舍都不喜歡他自由的思想 and 嘲笑的言詞……他們恐怕自己妻女一經和他認識，便要傳出危險不名譽的事情來。他時常過臨我家，在那時候他來和我談話也很能解我的悶氣。』

『克里米亞戰爭』一起，政府實行在士族內徵募兵士。那些和克拉基夫不對勁的人想着害他，便鼓動別人，選他爲招募軍隊中的軍官。他一得這個消息，就立刻到我家裏來。我看見他那垂頭喪氣的行徑，很使他驚愕不置。他劈頭第一語就是：『我從那裏是回不來的了；我實在忍受』

不住這個，我將死在那裏了。」他實在不能稱爲強健，他胸脯時常作痛，身體也是很弱的。我暗地裏固然替他擔憂，表面上却極力安慰他，並且說：「不過一年，我們一定能重新相見，捉襟聚譚。然而他依舊固執着自己的意思，後來同我在花園裏遊逛了一會，忽然對着我說道：『我有一件事情請求你。你知道我在莫斯科住了好幾年，你却不知道我在那裏所生的事故，——到現在却不得不把這些歷史說給外人聽。我努力這般做；我自信我沒有一點文學的才能，却勉強做成一本小冊子，現在特地拿來贈送給你。』說畢，他從口袋裏掏出本小冊子來，有十五六葉紙的樣子，隨說道：『你雖然極力安慰我，但是我終信我是回不來家鄉的了。所以我請你把這本冊子拿去，改做成一篇小說，却切不可隨便棄置，那是我萬分希望的。』我正想辭去這個差使，後來一看如果辭去，便要動他的怒，便勉強答應下來了。等他回去後，我拿來一看，裏面所寫的就是後來我這篇前夜的内容；但是他敘述得還沒有完，中間便截斷了。裏面說克拉基夫在他住居莫斯科的時候，愛上一位女郎，那女郎也很愛他；後來那女郎同一個保加利亞人名叫卡德拉諾夫 *Kardalov* 的相識，便移愛於他，同他一塊兒往保加利亞去，在那裏那人不久便死了。這個愛情的歷史的確實有其事。克拉基夫也正沒有文學的才能。就有一段『查里柴諾的旅行』描寫得還活潑，——所

以我在自己小說裏還保存着他許多原來的話語。但是那時候我腦筋裏正迴旋着別種印象，我正預備做路丁小說，但是這種受委託的任務有時還在我面前發生。我讀完克拉基夫這本冊子，不由得喊道：『這就是我所尋找的英雄呵！』那時候俄國還沒有這種人。第二天，我又見着克拉基夫，不但給他說我一定履行他的請求，並且還感謝他能夠從困難引我出來，在我思想上放出絕大的光明。克拉基夫聽着極其喜歡，便和我鄭重叮嚀而別，前去從軍，不幸他到底沒有回到故鄉來。他的預想已經實驗了。他受着疫氣，死於營中。然而我終延遲我那預約的履行：因為我做路丁，又做別的事情，——從事做貴族之家，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冬間我又回到鄉裏來，憶起克拉基夫的事情，便找出那本冊子，想了一想計劃，就動筆起來。我幾個熟識的朋友都已知道這事情的原委，但是我認為還應當和讀者說明，所以寫將下來，使讀者能對於我那可憐的年輕朋友增加些迴憶……』

（民國九年九月十三日耿濟之序於京寓）（前夜）

吳虞文錄序

胡適

凡是到過北京的人，總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迷漫撲人的塵土裏，他們抬着一桶水，慢慢的歇下來，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遠又均勻。水洒着的地方，塵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陽光，偏偏不肯幫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那水酒過的地方，一會兒便晒乾了；一會兒風吹過來或汽車走過去，那迷漫撲人的塵土又飛揚起來了！酒的儘管洒，晒的儘管晒。但那些藍襖藍袴露着胸脯的清道夫，並不因為太陽和他們作對就不洒水了。他們依舊一勺一勺的洒將去，洒的又遠又均勻，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們才抬着空桶，慢慢的走回去，心裏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盡頭的長路上，眼睛裏，嘴裏，鼻子裏，頭頸裏，都是那迷漫撲人的孔渣孔滓的塵土，他自己受不了了，又不忍見那無數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塵霧裏撞來撞去，撞的破頭折腳。因此，他發憤做一個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擔辛辛苦苦挑來的水，一勺

一勺的灑向那孔塵迷漫的大街上。他灑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錢，還時時被那無數吃慣孔塵的老頭子們跳着脚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認得這種孔渣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街上妨礙行人！他們常常用石頭擲他，他們哭求那些吃孔塵羹飯的大人老爺們，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有時候，他灑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遠遠的覷見那望不盡頭的大路的那一頭好像也有幾個人在那裏灑水清道，他的心裏又高興起來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來了。於是，他仍舊挑了水來，一勺一勺的灑向那旋灑旋乾的長街上去。

這是吳先生的精神，吳先生和我的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麼遠，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點。獨秀攻擊孔丘的許多文章（多載在新青年第二卷）專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觀念。當那個時候，吳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許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觀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觀念。吳先生是學過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不同。吳先生自己說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遊東京，曾有數詩，注中多非儒之說。歸蜀後，常以六經、五禮、通考、唐律疏義、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獄之文，與老莊、孟德斯鳩、甄克思、穆勒、約翰斯賓塞、爾遠、籛隆吉、久保天隨諸

家之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比較對勘。十年以來，粗有所見。

吳先生用這個方法的結果，他的非孔文章大體都注意那些根據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俗。他先證明這些禮法制度都是根據於儒家的基本教條的，然後證明這種禮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禮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從思想史的方面，指出自老子以來也有許多古人不滿意於這些欺人吃人的禮制，使我們知道儒教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評與攻擊了，何況在現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

吳先生的方法，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我們對於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應該研究他在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影響？他產生了什麼樣子的禮法制度？他所產生的禮法制度發生了什麼效果？增長了？或是損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麼樣子的國民性？助長了進步嗎？阻礙了進步嗎？這些問題都是批評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的標準。用這種實際的效果去批評學說與宗教，是最嚴厲又最平允的方法。吳先生雖不會說明他用的是這種實際主義的標準，但我想他一定很贊成我這個解釋。

那些『衛道』的老先生們也知道這種實際標準的厲害，所以他們想出一個躲避的法子來。他們說：『這種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人誤解

孔道的結果，你們罵來罵去，只罵着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一班人，却罵不着孔老先生。於是有人說禮運大同說是真孔教（康有為先生），又有人說四教四絕，三慎，是真孔教（顧實先生），關於這種遁辭，獨秀說的最痛快：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爲二，且謂孔教爲後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新青年二卷四號）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爲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去！

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

十、六、一六。（吳虞文錄）

上海中學生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中華書局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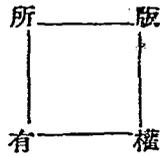
中學生叢書	中學生辭典	中學生創作叢書
中學生讀書指導(上) .50	中學生百科辭典(精) 1.70	一、雲霄 .30
中學生讀書指導(下) .50	中學生科學辭典(平) 1.20	二、追求 .30
中學生作文指導(上) .50	中學生文藝辭典	三、微笑 .30
中學生作文指導(下)	中學生人名辭典	四、湖邊 .30
中學生反日指導		五、弱者 .30
中學生婚姻指導	中學生文學讀本	六、心痕 .30
中學生問題 .50	一、散文集 1.00	七、失蹤 .30
中學生文學 .30	二、應用文集 1.00	八、回家 .30
中學生日記 .40	三、小品文集 1.00	九、往事 .30
中學生遊記 .40	四、創作小說集 1.00	十、兩天 .30
中學生生活 .40	五、翻譯小說集	十一、燈光 .30
中學生書信 .30	六、詩歌戲曲集	十二、雲外 .30
中學生創作(上集) .60		日文新書
中學生創作(中集) .60	中學生文學叢書	標準日華辭典(精裝) 2.60
中學生創作(下集) .60	她的肖像 1.40	標準日華辭典(平裝) 2.00
中學生翻譯	中國民歌千首 1.20	日語漢譯辭典(精裝) 2.60
中學生小說作法 .40	退路(雷馬克著) .70	日語漢譯辭典(平裝) 2.00
中學生小說 .60	母親 .60	速成日語讀本 .70
中學生詩歌	女兒	速成日語文法
中學生戲劇 .40	中學生學術叢書	其他新書
中學生逸話 .40	倫理學綱要 .50	楊杏佛文存 .80
中學生音樂	社會學綱要 .50	現代日本講話 .70
中學生圖畫	中國新史綱 .60	文藝雜誌 .20
中學生演說	中國社會思想史 .30	愛的交庫 1.00
中學生談話	中國資本主義史 .30	初夜的知識 .60
中學生小品	資本主義批判 .30	戀歌與信詩 .60
中學生國學	世界經濟論 .30	夫婦愛的創造 .40
中學生故事	新的作文法 .50	女學生結婚指導
中學生寓言	讀書法入門 .15	
中學生救國		

(本書局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中學生文學讀本（共六冊）

第二冊應用文集

每冊實價洋一元



編者 洪超

校者 柳亞子

題者 蔡元培

印刷者 中央興記印刷所

發行者 中學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中華民國廿一年一月再版

（寄即案函日書局本）

70
70007

#1.00